

世界文學名著

西線無戰事

雷錢
馬公
克俠
著
譯



西線無戰事

All Quiet of Western Front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三版

內政部註冊執照警字第七九四。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原	價	七	
原	著	者	E. M. Remarque:
譯	述	者	錢 公 俠
發	行	者	朱 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 323 號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本書編號：101

這本書，既不是告狀，也不是供狀，更不是
一篇冒險故事，因為在和死面對面的人看來，
死並不是一種冒險呵。這本書不過想簡單地說
出一代人底事實，這代人即使沒有吃着子彈，
卻被戰爭毀滅了。

原书空白页

我們休息了；離開前線有五里路。昨天我們被調放出來，現在我們肚子裏滿是牛肉和青豆了。我們心裏又滿足，又平安。每人另外還有滿滿的一個食罐當作晚飯；而且再加上雙份的臘腸和麵包。這真使人够高興了。我們已經好久沒有過這樣的福氣了。紅頭髮的廚子要我們去吃；有人走過，他就用他的長柄杓和人打招呼，抄一大堆食物給人。他簡直不明白他怎樣按時弄空他的鍋子來燒咖啡。嘉登（Fradon）和莫來（Muller）拿出兩隻臉盆，盛得撲撲滿滿，當作存糧。嘉登是貪嘴，莫來是有先見。嘉登老是瘦得像一個草把，這些食物真不知道吃到那裏去了。

可是更重要的卻是兩份煙。每個人有十支雪茄煙，二十支香煙，和兩塊嚼吃的煙草餅，這才是正好。我用我的嚼吃煙草餅和恰次辛斯基（Kaschinski）的香煙交換，因此我一共有了四十支香煙。抽一天是儘够了。

其實我們是沒有權利可以得到這意外的好處的。普魯士人不是這樣大量的。我們不過因為計算錯誤才得到這些東西的。

十四天以前，我們不得不到前線去調防。我們的區域很平靜，所以留在後方的那個軍需官仍舊發發日常供給整整一百五十個兵士的糧食。可是昨天卻有許多許多英國的野砲隊對我們地方不斷地隆隆地用高炸彈來轟擊，所以我們損失得非常大，只有八十個人回來。

昨夜我們退回來，難得安定下來好好睡一覺。恰次辛斯基說得好，只要能多睡點覺，這個戰爭也就不算壞了。在戰線上我們簡直不曾睡過覺，而且接連的十四天，真是長極了。

我們第一個人還沒有爬出我們的地方，已經是正午了。半小時以後，每人都拿了食罐，大家聚集在油香的廚房裏。站在一行人最前面的都是那些最餓的人——小亞培爾特·克拉拍（Aburt Kropp）他是我們這些人中間最聰明的思想家，

所以他第一個做了小排長；還有莫來，他還帶着他的學校課本，做着考試夢，他在大砲轟擊的時候還喃喃念着物理學的定理；還有李爾（Leer），他滿臉鬍鬚，他倒很喜歡那些營妓中間的姑娘。他賭咒說過他們在接待上尉和更上級的軍官，按軍令應該穿絲的襯衫並且洗個澡。第四個呢，就是我自己了，我叫保羅·鮑滿（Paul Bäumer）。我們四人都是十九歲，都是從同一學校同一級出來參加這次戰爭的志願兵。

緊跟在我們後面的是我們的那些朋友，嘉登他是一個和我們同年的瘦鎖匠，是隊裏最吃得下的人。他坐下來吃的時候瘦得好像是一隻炸蟻，站起來的時候就大得像一隻懷孕的臭蟲；還有海·威直斯，也是同年，他是一個掘泥炭的，他能夠拿一個軍用麪包掉掉有餘地握在手裏說道：「猜猜看，我的拳頭裏有什麼東西？」他的後面是第脫林（Detling）一個農夫，他除了他的田莊和他老婆以外，就不轉別的念頭。最後面的是史登尼斯勞斯·恰次辛斯基（Stanislaw Kaczynsky），他是我們這羣人的領袖，精明狡猾，性情倔強，四十歲，面如土色，藍的眼睛，彎下的肩膀，他的鼻子非常出色，能夠嗅得出壞的天氣，好的食物，和輕鬆的工作。

我們這一幫人就是廚房面前這一排人的領隊。我們慢慢地忍耐不住起來了，因為那廚子絲毫不關心我們。後來恰次辛斯基對他喊道：「喂，亨利，把湯鍋子開開來吧。誰都知道青豆已經燒好了。」

他懶洋洋地搖着頭說道：「你們先要大家到齊才好。」嘉登癡笑道：「我們全到齊了。」這廚房頭子還是一點都不理睬。你們自然好，他說：「可是其餘的人在什麼地方呢？」

「今天用不着你給他們吃了。他們有的在醫院裏，有的已經葬在土裏了。」

這事實提醒了廚子，倒使他十分慌亂，沒主意起來了。我卻是燒好給一百五十個人的哩——」

克拉拍推推他的肋骨說道：「那麼我們總算有一次够吃了。來呵，動手吃吧！」

嘉登突然想到了一個念頭。他那尖削的老鼠樣的臉生動起來，他的眼睛狡猾地眯得小地，牙牀骨扭動着，粗聲低語道：「喂，那末你也弄了一百五十個人吃的麪包嗎？」

廚房頭子點點頭，他此刻簡直心神不在，弄得糊裏糊塗了。

嘉登抓住他的便衣外掛：「臘腸也一樣嗎？」

勤結爾（Ginger）又點點頭。

嘉登的牙牀抖起來。「煙也是一樣嗎？」

「是呵，每件東西都是一樣。」

嘉登得神了：「多麼偉大的青豆筵席呵！所有這些食物都是我們的！每一個人得到——等一等，我想想看——是呵，的確確兩份哩。」

於是勤結爾振起精神說道：「那不行。」

於是我們興奮緊張起來，開始圍攏去。

「爲什麼不行，你這老紅頭？」恰次辛斯基責問他。

「八十個人不能夠有燒給一百五十個人的東西。」

「我們立刻就給你顏色看，」莫來咆哮道。

「這些蒸菜我不管，可是我只能發八十個人的糧食。」勤結爾堅持地說道。

恰次辛斯基發怒了。「你大量一次罷。你不是領八十個人的食物。你是領給第二隊的。那末就給我們罷。我們就是第二隊啊。」

我們動手推撞這個傢伙。沒有一個人對他有好意的，因爲有兩次他把食物送到我們戰線上，送得太遲，並且已經冷了，在砲火下面他不把廚房搬到離我們很近的地方，因此我們擡湯的人不得不比別隊的人多跑些路。譬如第一隊勃爾克（Berke）那傢伙就好得多了。他胖得像一隻冬天的肥鼠，可是在必要的時候，他還將他的鍋子一直推到前線來。

我們正在氣頭上，如果我們本隊的司令官不來，一定會引起騷動。他查明了爭端，只是說道：「是呵，我們昨天損失很大。」

他向大鐵鍋裏望望。『這些青豆看像很好呵。』

勤結爾點點頭。『是跟肉和脂油一道燒的。』

那中尉望望我們。他明白我們在想些什麼。他也明白許多別的事情，因為他到這隊來的時候，是一個下士，而且是從行伍裏升上來的。他再揭起那鍋蓋來嗅嗅看。然後一路走過去，一路說道：『把所有的都分派出來罷。我們吃得了它們。替我也拿一個滿盤來。』

嘉登在勤結爾的周圍手舞足蹈，使勤結爾不好意思起來。

『這又不費你什麼錢呵！人家真要以爲軍需官的糧食是他的了！現在照着辦罷，你這老蠢漢可也不要算錯呵。』

『你這殺頭的！』勤結爾罵出口來。事情已經弄得沒有辦法，他只能屈服，任別人擺佈了。他簡直氣炸了。他似乎要表示現在無論什麼事情對他都是一樣，因此他自願地將半磅人造蜜分給我們了。

今天真好極了。郵件到了，差不多每個人都有兩封信和報紙。我們往營房後面的草場上閒步過去。克拉拍挾着一個人造牛奶油桶的圓蓋。

草場右面剛造好一個大的公共廁所，建築得周密，很牢固。可是這間廁所只是預備那些新兵用的，他們還不會盡量利用他們所遇到的東西。我們在尋找着好一點的東西。各處都散佈着一個一個的箱子，用處也和上面所說的一樣。這些箱子是四方形的，很清潔，四邊都是木頭做的，而且有非常使人滿意的坐位。箱子邊上都有扶手，可以把它們搬來搬去。

我們搬了三個圍成一個圈子，很舒服地坐下來。我們都在這裏坐了兩個鐘頭，沒有站起來。

我很記得我們在營裏當新兵的時候，不得不用那公共廁所，真是窘極了。沒有門，二十個人並排坐着，好像在火車裏一樣。因此一眼就可以把所有的人都檢閱一下，因爲兵士是一定老是受着監視的。

後來我們懂得多了，不再以爲這種無禮貌的事情是可恥的。再後來更壞的事情，我們也漸漸不以爲意了。

可是在這兒露天地地方，這工作完全是一件快事了。我不明白爲什麼從前老是覺得這件事很不好意思，是可羞的事。其實

呢，這件事是和飲食一樣很自然的。我們初入伍應募的時候，不大喜歡這些箱子；我們覺得它們很新奇，因此在我們的生活裏面沒有如此重要——可是現在它們老早已經成爲當然的東西了。

兵士對他的腸胃比別人總來得要更好。他的字彙有的四分之三是從這些地方來的。當他喜極和怒極的時候，他的腸胃總也深切地影響到他所說的話。用別的方法來說，就無論怎樣也不會這樣清楚簡明了。如果我們回家去，我們的家人和師長準會聽了大吃一驚，可是在這裏這卻是一種普遍的言語。強制的公開使我們對於這些事情完全莫知莫覺。它們後來更成爲一種當然的事，做起這種舒服的事來簡直像打撲克得到同花順子一樣有趣。「廁所流言」這個名詞發明出來不是毫沒來由；這些地方乃是軍隊的「閒話鋪子」和「公用室」。

我們此刻真覺得比在任何鋪着白瓷磚的宮殿式的「廁所」還好。那種地方不過衛生罷了；這裏卻是美麗呵。

這種時候真是最無憂無慮了。上面的是藍的天空。地平線上浮動着明亮的黃色的太陽照着的偵察的氣球，和許多高射砲彈所發出小羣的白煙。它們常常一簇一簇地跟在一個飛機手後面升上去。我們聽見隱約的隆隆聲，不過像很遠的雷響一樣，嗡嗡飛過的成羣的馬蜂就可以蓋過這些砲聲了。我們周圍是多花的草原。草兒搖擺着它們的長莖；白色的蝴蝶在周圍飛撲着，在晚夏柔暖的風上浮動着。我們看看信，念念報紙，並且抽抽煙。我們脫下便帽放在我們的旁邊。風吹弄着我們的頭髮，它吹弄着我們的言語和心思。三隻箱子是站立在灼灼的紅色的鸚鵡花中間。

我們將人造牛奶油桶的蓋放在膝上，因此我們就有了一隻玩葉子戲的桌子。克拉拍帶着紙牌。每一次起牌，輸家就放些錢到公注裏去。我們真能够這樣永遠坐下去哩。

手風琴的調子從營房裏飄過來。我們常常將紙牌放過一邊，而環顧四周。一個就會說道：「好呵，弟兄們……」或者「那時候真危險呵……」於是大家都靜默了一會兒。我們每個人心裏都有一種強自鎮定的感覺，這一點我們大家都感到，不必將它說出來。今天我們也許不能够坐在這些箱子上，這是很容易發生的事情；那一次簡直要發生快了。所以現在每一件東西都是新鮮的勇敢的，紅的鸚鵡花和好的食物，香煙和夏天的微風。

克拉拍問道：「近來有誰見過開末力黑（Kemmerich）嗎？」

「他在聖約瑟夫醫院裏，（St. Joseph's）我告訴他。」

莫來說他的大腿受了傷，傷勢很兇哩。

我們決定下午看他去。

克拉拍拿出一封信來。「康托雷克（Kantorok）向大家致意。」

我們笑着。莫來丟了他的香煙說道：「我但願他也在這裏哩。」

康托雷克曾經做過我們的教師，他是一個很活動的矮小身材的人，穿一件灰色的燕尾服，他的臉像一隻尖鼻鼠。他的身材和希曼爾、托司小隊長差不多，那小隊長就是稱爲「克洛司探堡」（Klosterberg）的恐怖的人。這是很奇怪的，世界上的不幸往往是矮子們造成的。他們比長大的漢子來得更更有精力，更不安協。我老是留神避開那些矮小的司令所管的隊伍。他們大多是可惡的矮小的嚴厲的軍官。

在上操的時候，康托雷克老是對我們演說，一直到我們全班的人都聽了他的騙策到區司令那裏投軍去。這時候我看得見他，他照例從他的眼鏡裏矚視着我們，動人地說道：「同志們加吧！」

這些先生老是將情感放在他們背心袋裏備用，每天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拿出來。然而那時候我們並沒想到。

其實當時，我們中間的確有一個同學躊躇着，不願入伍。那就是約瑟夫·倍姆（Josef Behm）一個肥壯的土老兒。可是他被人勸服了，因爲否則社會一定要吐棄他。這念頭也許我們多想到，可是沒有人敢抵抗，因爲那時候每一個人的父母都預備了「懦夫」這個字眼；沒有人絲毫想到我們參戰是爲了什麼。最聰明的正是窮人和頭腦簡單的人。他們知道戰爭是一件不幸的事情，而那些境遇好一點的人反而樂不可支，雖然他們應該更能夠斷定那未來的結果。

恰次辛斯基說這是他們的教養的結果。他們的教養使他們變呆了。恰次所說的話都是經過思考的哩。

說起來真古怪，倍姆是最初陣亡的一個人。有一次進攻的時候，他的眼睛受傷了，我們以爲他死了，便讓他躺在那裏。我們

不能帶着他跑，因為我不得不忙亂地趕回來。下午我們突然聽見他喊叫，看見他在外面向我們爬過來。起先他不過是被打得暈過去罷了。因為他眼睛已經看不見，並且痛得發狂了，所以他沒有伏在障礙物的下面，因而誰都來不及拉他進來，已經中彈在地上了。

自然，這件事我們也不能怪康托雷克。如果每一個人都要追問，那麼這世界怎麼得了呢？世界上有成千成萬的康托雷克，他們都以爲只有一個方法行得通，這就是他們自己的方法。

這就是他們害得我們這樣苦的原因。

我們這些十八歲的孩子，應該由他們做居間的嚮導，領我們往成年的世界去，往工作的世界去，往責任的世界去，往文化的世界去，往進步的世界去。——往未來走去。我們常常拿他們開玩笑，但是我們心裏卻是信託他們的。他們所代表的權威的觀念，在我們的心裏是和更高的識見和更偉大的聰明是連一起的。可是我們一看見這第一次的死亡以後，這個信仰就打碎了。我們不能不看出我們這一代人比他們那一代人可信託一點。他們只有辭令和乖巧是勝過我們的。第一次的轟炸就使我們知道我們錯誤了，他們所指示我們的世界也在這一次轟炸裏打得粉碎了。

他們繼續做文章，繼續談論，我們卻眼看着人們受傷自己看着人們死亡。他們告訴我們對國家的義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們卻已經知道臨死的痛苦還要利害。雖然如此，我們卻並不是叛變的兵士，並不是逃兵，並不是懦夫——他們是隨意使用這些名詞的。我們和他們一樣愛護我們的國家；我們很勇敢地去一切工作；可是我們同時又辨別了真和假，我們突然學會了怎樣觀察。我們看出他們所說的世界已經絲毫沒有存在了。我們突然非常孤單；而且我們一定要孤單地完成這件事了。

在去看開末力黑以前，我們將他的東西包裝起來。他回家的時候是需要這些東西的。

醫院裏忙碌得很；照例發出炭酸、麻醉劑、和汗水的氣味。在兵房裏我們大都已經受慣這些氣味，可是這裏卻簡直要使我們昏暈。我們打聽開末力黑，他躺在一個大房間裏，見了我們就微弱無力地表示他的歡喜和絕望的憤恨。在他昏迷的時候

有人把他的錶偷去了。

莫來搖搖他的頭說道：『我老是對你說，沒有一個人可以用這樣一隻好錶的。』

莫來真有些鹵莽不見機得很，否則他是會不開口的，因為無論什麼人都看得出開末力黑永遠不會離開這個地方了。這隻錶找到也好找不到也好，都沒有什麼關係。至多只能够把它寄給他的家屬罷了。

『法朗茲（Franz）怎麼啦？』克拉拍問道。

開末力黑的頭垂了下去。

『並不怎末壞……可是我的腳上痛得利害。』

我們看看他的被。他的小腿放在一隻鐵絲架的下面。那條被拱起來蓋住這個架子。我踢踢莫來的腳骨，因為他正要對開末力黑說出傳令兵在外面所告訴我們的話來：開末力黑已經失去他的腳了。他的小腿已經截去了。他神氣陰森，面色枯黃慘白。他的臉上已經有了那種我們熟悉的拉緊的皺紋，這種皺紋我們已經看過幾百次了。這與其叫做皺紋，反不如叫做記號。在皮膚下面，生命已經不再跳動，它已經擠到軀體的邊界上。『死』已經從裏面工作起來。『死』在他的眼睛裏已經有了權力。這裏躺着我們的同伴開末力黑，沒有多少時候以前他還和我們在一塊煮馬肉，並且在砲彈炸成的地洞裏蹲伏着。這身體仍舊是他，卻又不再是他了。他的容貌已經在扭動而模糊起來，好像一張底片上拍了兩次照一樣。連他的聲音散失了。我想到了我們離家的時候。他的母親是一個很肥壯的主婦，將他帶到車站上來。她不停地哭着，哭得臉也浮腫了。開末力黑窮得很，因為她是一個最不能鎮定的人；她已經哭得成一個淚人兒了。於是她看見了我，便一次一次地抓住我的手臂，求我到那邊以後照顧法朗茲。他的確有一個孩子的臉，他的骨頭太脆弱，因此一經四星期的背包袋，他的腳已經壓扁了。可是，一個人在戰場上怎麼能够照顧別人呢？

『現在你立刻就可以回家去，』克拉拍說：『你一定要等三四個月才可以請假。』

開末力黑點點頭。我不忍看他的手，它們看來好像是蠟做的一樣。指甲下面是戰壕裏的泥土，顏色藍而黑，好像是毒質一

般。我忽然想到了一個念頭，我想這些指甲在開末力黑死後還要像長條的奇異的地窖裏的草繼續生長起來。我看見這圖畫，指甲扭成螺旋旋樣子，生長着生長着，頭髮跟它們一起，在潰爛的頭亮上，正像肥土上的草兒，真像草兒，怎麼可能呢！

莫來彎下身去。『法朗茲，我們把你的東西帶來了！』

開末力黑用他的手做姿勢。『放在牀下面罷。』

莫來照做了。開末力黑又開始說起那隻錶。我們怎能安慰他，不使他猜疑呢？

莫來拿出一雙飛機手的長靴，從牀下爬出來，是一雙很漂亮的英國靴子，是用柔軟的黃色的皮做成的，高到膝頭，從上到下都有帶子——這真是令人愛慕的東西呵。

莫來見了這雙靴子很快樂。他將那靴底和自己的靴底比一比，說道：『法朗茲，你要把這雙靴子帶去嗎？』

我們三個人都想到同樣的念頭；即使他的病能夠好起來，他也只能穿一隻——這雙靴子對他沒有用處了。可是就在的事情看來，將它們攔留在這裏是可惜的，他一死那些傳令兵就一定將它們搶去。

『你肯將這雙靴子留給我們嗎？』莫來又說一遍。

開末力黑不願意。這雙靴子是他所認為最寶貴的所有物了。

『呃，我們交換吧。』莫來又提議道：『這雙靴子在外面是很用得着的。』可是開末力黑還是不肯。

我踏踏莫來的腳，他不情不願地將這雙漂亮的靴子又放到牀下去了。

我們又談了一會兒，然後告辭出來。

『好好地吧，法朗茲。』

我答應他明天早晨再來。莫來也這樣說。他是在想着那雙滿是帶子的靴子，他想在他死的時候，他也在場。開末力黑呻吟起來。他在發熱。我們在外面拉到一個傳令兵，要求他給開末力黑一服嗎啡。

他拒絕我們的請求。『如果我們將嗎啡給每個病人，我們就該有滿滿大桶的嗎啡才好——』

「你們只有見軍官們才肯好好地服侍，」克拉拍兇狠地說道。

我急忙插進去，給他一枝香煙。他接了香煙。

「那麼，平常是不是可以給嗎啡的呢？」我問他。

他有點不耐煩了。「如果你以為不可以，那你何必問呢？」

我又將兩枝香煙塞到他的手裏去。「請你行個好事吧——」

「好，就這麼辦吧，」他說道。

克拉拍和他一道進去。他不信託這個人，要去看。我們在外面等着。

莫來又回到靴子的題目。「那雙靴子非常和我合式。穿了這雙靴子，我就一個泡一個泡地長着。你想他可能拖延到明天操練以後呢？如果今晚上去世，我們知道那雙靴子——」

克拉拍回來了。「你們以為——？」他問道。

「完了，」莫來用力地說道。

我們回到木屋來。我想到我明天一定要寫給開末力黑的母親的信。我心裏寒顫着。我要喝口烈酒才能寫。莫來拔了點草嚼着。突然小克拉拍丟掉了他的香煙，用腳野蠻地踏着，一張懊惱的慌亂的臉望着四周，訥訥地說道：「惡蕪，惡蕪！」

我們繼續走了好一會兒。克拉拍鎮靜下來：我們知道他發怒了，這裏每一個人都有時候要發脾氣的。

「康托雷克寫信給你說些什麼？」莫來問他道。

他笑起來。「我們是鐵血青年。」

我們三個人全苦笑着。克拉拍諷罵着：他能說話，所以他很快活。

是呵，這就是這些幾十萬個康托雷克的想法！鐵血青年！我們沒有一個過二十歲的。可是年輕嗎？青年？那已經老早過去了。我們是老年人了。

想到家裏我的寫字臺的抽屜裏有一篇剛起稿的劇本「掃羅」和一束詩，真是點奇怪事。我曾費了許多黃昏工作著——這類事我們全都做過——可是在我現在看來，這些事情已經非常虛渺，我再不能明白了。一到這裏我們早年的生活，不用我們一舉手之勞，立即割斷了。我們常常回顧過去，想找一個解釋，可是從沒有十分成功過。因為在我們二十歲的青年，如克拉拍莫來李爾我自己，和所有康托雷克稱爲「鐵血青年」的人看來，每件事情都是非常空虛的。凡是年紀大一點的人，都是和他們以前生活連屬着的。他們有妻子，有孩子，有職業，有心裏注意的事，他們的背景這麼堅固，爲戰爭所不能磨滅。可是我們二十歲的青年，卻只有雙親，有的人也許還有一個姑娘——這並不算多，因爲在我們這種年紀的時候，雙親的影響是很微弱的，而姑娘們卻還不能左右我們。除此以外就很少了——某種輿論，幾種嗜好，和我們的學校。我們的生活沒有跑出過這個範圍。可是這些東西，現在一點都沒有遺留了。

康托雷克又要說我們是剛在生命的初步了。看來也許是的。我們一點根基也沒有。戰爭將我們掃掉了。在其餘的那些年紀大一點的人看來，戰爭不過是一種中斷罷了。他們能夠想到這次間隔以前的事情。可是我們呢，卻被它所緊握住，也不知道結局是個什麼東西。我們只知道經過了一種奇怪淒慘的情況，我們已經變成一塊荒蕪的土地。可是一切都是一樣的，我們也並不常常傷心哩。

雖然莫來能得到開末力黑的靴子，一定很高興，他其實也和別人一樣富於同情心，不忍在這悲傷的時候想到這些事情。他不過把事情看得很清楚罷了。如果開末力黑能用這雙靴子，那麼莫來寧可赤腳在鐵絲網上走，也不願圖謀那雙靴子。可是事實上，這雙靴子對於開末力黑這種情形，完全沒有用處，而莫來卻大有用處。開末力黑就要死了；無論誰拿這靴子都沒有關係。那麼，莫來爲什麼不去承受呢？他的權利總比一個醫院裏的傳令兵大一點。開末力黑一死就太遲了，因此莫來早已

在守着。

別的顧慮我們全想不到；因為它們都是做作的。只有事實是真的，對於我們很重要。況且好靴子是難得的呵。

曾有過一個時候不是這個樣子的。當我們到區司令那裏去入伍的時候，我們一級剛有一二十個青年，有許許多人在進營房以前，有生以來第一次很驕傲地修了修面。我們對於將來並沒有確定的計劃。我們對於一生的事業和職業所有的觀念還太不切實際，所以不能有什麼生活上的計劃。我們對於生活，對於戰爭，都充滿着模糊的觀念，以為它們是理想的，並且簡直是浪漫的。我們在軍隊裏受了十個星期的訓練，這十個星期所給我們的影響，比學校裏十年所給我們的還要大。我們明白了一粒明亮的鈕子比叔本華（Schopenhauer）的四冊書還要重要。起先我們吃了一驚，後來憤恨起來，終於而不知不覺了。我們認識了重要的不是思想，而是鞋刷，不是聰明，而是紀律，不是自由，而是操練。我們剛來的時候，乃是熱誠的高興的兵士，可是他們將這些感情都弄掉了。三星期以後，我們就懂得一個戴着紋線章的郵差，對我們比從前我們的雙親教師，和從柏拉圖到歌德的全部教化，來得更更有權力。我們用年輕而警醒的眼睛看出教師所抱的祖國的傳統觀念，在這地方瓦解而成了一種拋棄人性，就連我們對最下賤的奴隸，也不願這樣要求——例如行禮，迅速的立正，檢閱，托鎗，向右轉，向左轉，碰鞋跟示敬，衝鋒，和成千種瑣屑的事情。我們心裏空想，以為我們的工作不會如此，卻不料竟發見我們好像一隻馬戲場的小馬一樣訓練出來去幹英雄勾當。可是我們立刻就過慣了。事實上我們所學的有一部分是必須的，可是其餘的全是做做樣子罷了。兵士辨別這些事情真有一個好鼻子哩。

我們一級人三三四四分屬於各個分隊，和佛裏斯蘭（Friesland）地方的漁夫，農人，和工人混在一起，我們不久便跟他們成了朋友。克拉拍，莫來，開末力黑，和我到第九分隊，受希曼兒司托司的指揮。

他在軍營裏是出名嚴厲的教練官，而且引以自傲。他是一個身材太矮小的人，有一撇狐狸似的光亮的小髭，他曾經從軍十二年，退役以後便做郵差。他特別不歡喜克拉拍，嘉登，韋直斯，和我，因為他覺得我們有一種不作聲的倔強。

有一個早晨我將他的牀重鋪了十四次。每一次他都找出一點不對的地方，將它抖亂。我將一雙有史以前的硬得和鐵一

樣的靴子揉捏了二十個鐘頭——當然中間也有休息的時候——一直弄到那雙靴子軟到和像牛油一樣，連希曼兒司托司也不能找出，還有什麼不到的地方。我又曾依他的命令去用一枝牙刷竭力地擦乾淨排長赴宴的外衣。他又給克拉拍和我一個差使，要我們用一把掃帚和一個畚箕去掃除營場的雪，如果後來不偶然來了一個中尉來，我們準備工作下去一直到凍僵了的，那中尉拿希曼兒司托司斥責一頓。可是結果還不過使希曼兒司托司更恨我們罷了。接連六個星期，每星期日我都輪到守衛，並且做了同樣時期的勤務兵。我必須背着全副行裝和來福槍在一片軟濕的新犁過的田野上練習『預備前衝，衝呵！』和『伏下去！』——直到我變成一團泥塊終於軟癱下來。四小時以後我必須擦乾淨我的衣服，兩隻手擦傷了流着血，去報告希曼兒司托司。我又和克拉拍、韋直斯、嘉登一起立正在冰雪之中，一口氣站了一刻鐘，不帶手套，而希曼兒司托司卻伺察着來福槍鐵筒上我們的赤露的手指有沒有動一動。因為我的襯褲腳垂出板櫓的邊沿三寸，就須在清晨兩點鐘只穿一件襯衣從營房的頂層到天井來，來回跑上八次。那一隻板櫓就是我們安放全部東西的地方。排長希曼兒司托司在我旁邊跑着，踏着我們赤裸的腳趾頭。在槍刺練習的時候，我老是和希曼兒司托司鬪着，我用一件沉重的鐵器，他用一件方便的木器，因此他很容易打着我的手臂膀，一直打到兩臂受傷變成青黑色方止。有一次，真地，我氣極了，我向他盲衝過去，在他胃部狠狠刺了一下，將他打倒了。當他向隊司令報告我的時候，那司令笑笑他，叫他得常常張開眼睛；他很明白希曼兒司托司，因此他吃了虧他顯然沒有一點不快活的樣子。玩雙槓我是個老手，我努力在翻躍方面勝過我的教練——我們本來一聽見他的聲音就怕得發抖，可是這匹溜韁的郵馬也從來沒有佔過我們的便宜。

有一個星期日，正當克拉拍和我擡着一個糞桶走過營房的草場的時候，希曼兒司托司走近來，他打扮得非常整潔而飄逸，預備出去。他立定在我們的前面，問我們覺得這種工作怎麼樣。我們按耐不住，竟故意失足將桶裏的東西完全倒在他的兩腿上面。他咆哮起來，可是這就是限度了。

『這是應當監禁的。』他大聲喊道。

克拉拍聽得够了。『先要調查，』他說道，『然後我們再卸貨。』

「留神你怎樣對一個無委狀的軍官說話！」希曼兒司托司嚷着。「你瘋了嗎？你一定要等人家問到你才可以說話。可是你到底預備怎樣？」

「把你的真相暴露出來，排長，」克拉拍說，他的姆指放在他褲子線縫上面。（這是侮辱的表示——譯者。）

希曼兒司托司看出我們的意思，一句話也不說跑開了。可是在走掉以前，他怒吼道：「你們得因此受罰！」——可是他的權威到此便完結了。他再用掣過的田野上的「預備前衝，衝呵！」和「伏下來。」來試了一次。我們服從每一個號令，因為號令到底是號令，是應該服從的。但是我們做得非常慢，使希曼兒司托司絕望得發狂。我們小心地跪下來，然後用手撐着，再做其它的動作；那時候他憤怒極了，因此又發出一個號令。可是在我們還沒有流汗以前，他的喉嚨已經啞了。從此以後他聽我們自由了。他的確老是把我們叫做豬獾，可是，他的聲音裏卻有一點的重敬的語氣了。

排長還有許多，大多數是比較還好的。可是總而言之，他們每一個人都想盡力保持他們後方的好地位，他們要做到這一點，那末待新來的兵士只能嚴酷了。

實際上全營所思想得到的磨練的工作都加在我們的身上，我們常常暴怒地吼叫着。有許多人因此害起病來。瓦爾夫實在因為肺的發炎而死亡的。可是如果那時候我們一屈服，便太覺可嗤了。我們的性情變成剛愎，狐疑，殘忍，兇狠，頑強——而這卻是很好的，因為這些性格正是我們最缺乏最需要的東西。如果我們沒有這一個時期的訓練，那麼我們到戰壕裏以後大多數人一定會發瘋。只有這樣訓練，方使我們對付未來的事情有了準備。我們並沒有崩潰，我們只是忍受着；我們二十年功夫，也會給我們許多別的這樣痛苦的事，都是有助於我們的。但是最重要的，卻是在我們內心喚醒了一種強有力的實際的互助精神，在戰場上發揚而成爲戰爭所產生的最好的東西——同伴的友誼。

我坐在開末力黑牀邊。他一直在沉重起來。我們四周非常騷亂。一輛病車剛剛開到，醫院裏在選出那些可以移開的病人。醫生走過開末力黑的牀，一眼也不看他。

「下次見吧，法朗茲，」我說道。

他用肘撐在枕頭上擡起身來，「他們把我的小腿截掉了。」

那末他也知道了。我點點頭答道：「你能脫險，真是應當感謝的呵。」

他不作聲。

我再說道：「法朗茲，有時候兩隻腳都截掉哩，韋格勒（Wegeler）失去了他的右臂。那更糟了。而且，你就可以回家去了。」

他對我看：「你想能這樣嗎？」

「當然。」

「你想能這樣嗎？」他再問一遍。

「自然，法朗茲。你手術一過以後就可以回去了。」

他招呼我俯下身去，我俯近他，他便低語道：「我不這樣想呢。」

「不要胡說，法朗茲。兩三天以後你自己就可以明白了。割了一隻腿，算得什麼呢？這裏他們醫治着比這利害許多的傷哩。」

他舉起一隻手。「可是你看看這些手指吧。」

「這是施了手術的結果。好好地吃點東西，你就可以復原了。他們可好好地照顧你呢？」

他指着一隻還剩一半的菜碟。我高興起來。「法朗茲，你一定要吃呵。吃是最重要的事情。這碟菜看來也還好哩。」

他掉過身去。過一會兒他慢慢地說道：「我想做一次林務官。」

「你還能做呵，」我使他安心。「現在有一種很漂亮的人造四肢，你簡直看不出一些缺點來。它們是按在筋肉上的。你能够移動那手指，能够工作，甚至於用一隻人造的手來寫字。除此以外，他們還老是在造出改進的東西哩。」

他靜靜地躺了一會兒。然後說道：「你把我那有帶子的靴子帶去給莫來吧。」

我點點頭，不知道怎樣來鼓勵他。他底嘴唇鬆落，他的嘴變大了，他底牙齒豎出來，好像是鉛粉做的。他的肉已經消失，他的額頭突得更出了，他的顴骨也突了出來。整個骷髏在消磨完盡了。兩眼已經凹進。一兩個鐘頭以內就要完結了。

他這種情形並不是我第一次所看見的；可是我們是在一起長大的，這卻有點不相同了。我抄過他的文章。在學校裏他常穿一件有一根束腰帶和磨光的袖子褪色的上衣。我們中間也只有他一個人是能够在雙槓上『大翻身』的人。翻的時候，他的頭髮像絲一樣飄在他的臉上。康托雷克因爲他這個本領，覺得很驕傲。可是他受不了香煙。他的皮色非常白；他有幾分頗像女子的地方。

我望一眼我的靴子，又大又笨重，禿腳管塞在裏面。站起來的時候，在這兩個巨大的陰溝管裏，看來就似乎是又魁梧又強壯的人了，可是當我們去洗浴而脫去衣服的時候，我們突然有了纖瘦的腿和細小的肩膀了。我們不再是兵士，而不過比小孩子稍爲大一點罷了。沒有人相信我們是能够擡大包裏的。我們裸體站着真是一個古怪的時候；那時候我們才成爲老百姓，而且簡直覺得是真的老百姓了。法朗茲開末力黑洗浴的時候，我們看他細小柔弱得和一個嬰孩一樣。現在他躺在那裏了——可是爲了什麼？全世界的人都應該走過這張牀說道：『這是法朗茲開末力黑，十九歲半，他不情願死。別讓他死吧！』

我的思想紊亂起來了。石炭酸和腐肉的氣味塞塞人們的肺部，它好像是一種濃厚的麥粥一樣，能够把人悶住。

天暗下來了。開末力黑的臉色變了，他從枕頭上擡起臉來，蒼白到發着光一般。他輕輕地動一動他的嘴。我靠近他一點，他低聲說道：『如果你找到我的錶，送到我家去——』

我沒有答話，這已經沒有什麼用處了。沒有人能够安慰他。我絕望得不知道怎麼是好。這個太陽穴凹下的額頭，這張只見一條裂縫的嘴，這個尖削的鼻子！我還一定要寫信給家裏那個哭着的婦人。如果這封信已經寄掉那才好！

醫院裏的勤務兵拿着瓶和桶來來去去走着。有一個人走過來向開末力黑望了一眼又走開了。你能够看得出他是在等着，顯然地他要這張牀罷了。

我靠近法朗茲俯身下去和他說話，好像這樣能够救活他一般；『也許你可以回到克洛司探堡在那些別墅中間，在家養病，於是你就能够從窗裏望過田野，望到地平線上那兩棵樹。現在是一年之中最可愛的時候，小麥正在熟了；傍晚時候，夕照的田野好像是珍珠母一樣。還有克洛司透巴哈河邊白楊夾道的小徑，我們常在那地方捉棘魚的！你可以再造一個水族館

養起魚來，你可以隨便出去。不必請求什麼人出入，甚而至於如果你要彈鋼琴也可以。

我俯近那黑影裏的臉，他仍舊在輕微地呼吸着。他的臉濕了濕，他正在哭着。我這些蠢話竟把事情弄得這樣糟！

『可是法朗茲！』——我把臂膀圍抱着他的肩，我的臉靠着他的臉，『你現在要睡嗎？』

他不回答。眼淚流到他兩頰上面。我想揩掉它們，可是我的手帕太骯髒了。

一個鐘頭過去了。我危坐着，觀察他的舉動，防他要說什麼話。如果他竟開了口，那麼他要說出什麼話來呢？可是他只是哭泣着，把頭掉在一邊。他並不說起他的母親，或者兄弟姊妹。他什麼話都沒有說，這一切都落在他的後面了；現在他是完全孤獨了，只有十九箇小小的生命伴着他，這小生命要離開他了，所以他哭着。這是我所見過的最使人心亂最難受的離別了。梯哀琴臨死的時候也是非常苦惱的：他喊着他的母親——像一隻大熊，狂野的眼睛裏充滿着恐怖，用一把刺刀趕開醫生，不許走近他的牀，一直到他斷氣。

突然開末力黑哼起來，喉嚨裏開始咯咯作聲。

我跳起來，跌跌撞撞奔到外面叫道：『醫生在什麼地方？醫生在什麼地方？』

我一看見白圍巾的人，便抓住了它：『快來，法朗茲，開末力黑要死了。』

他掙脫了身子，問一個站在旁邊的勤務兵：『是那一個呢？』

他答道：『二十六號病牀，截掉腿的。』

他哼了一聲：『叫我怎麼知道，今天我截過五隻腿了。』他把我推開，向醫院的勤務兵說道：『你去辦這件事吧，』便奔到手術房裏去了。

我和那勤務兵一同走着，氣得發抖。他對我看着便說道：『從早晨五點鐘起一次一次的手術。你知道單是今天一天已經死了十六個人——你的朋友是第十七個了。一共大概要有二十個人。』

我頭眩了，頓時我什麼事情都不能做。我不能再罵人了，這真沒有意思，我簡直可以跌下去永遠不再起來哩。

我們在開末力黑的牀邊。他已經死了。他的臉孔還是濕濕的都是眼淚。他的眼睛張開一半，黃得好像是舊的角質鈕子一樣。

勤務兵推推我的肋骨。「你想把他的東西帶去嗎？」我點點頭。

他繼續說道：「我們立刻就搬掉他，因為我們要用這張牀了。外面他們躺在地板上呢。」

我收集東西，把開末力黑的符號牌子解下拿走。勤務兵問我要餉銀簿。我說也許在傳令室裏，就走了。在我後面他們已經把法朗茲拖到一條不透水的毯子上去了。

走到門外，黑暗和晚風使我如釋重負。我拼命深呼吸，臉上覺得微風吹拂着，從來沒有這樣和暖柔軟的。姑娘，多花的草場，白色的雲兒，都突然的跑到我的腦裏來了。我的腳在我的靴子裏開始向前移動，我走快一點，我終於跑起來了。兵士走過我身邊，我聽見他們的聲音，卻不知道說些什麼。大地湧出一種力量，打我的腳底流遍我的全身。黑夜好像閃電一般爆裂着，前線的砲聲好像許多鼓在合奏着。我輕快地移動我的四肢，我覺得我的骨節很強壯，我深深地吸氣。夜生活着，我也生活着。我覺得非常餓，這飢餓比單從肚子裏出來的還要利害。

莫來站在木房面前等我。我把靴子給了他。我們走進去，他穿着看，很合腳。

他在他的糧食裏翻找了一會兒，給我一塊美味的乾香腸，再加上蕪茶和烈酒。

補充隊到了。空位置已經補足，一捆一捆的草蓆已經鋪在木房裏面。有幾個是老兵，可是有二十五個是從後方不久招募得來的。他們大概比我們小兩歲。克拉拍用肘撞撞我說道：「看見那些毛頭嗎？」

我點點頭。我們挺出胸部，在露天修面，把手猛插在袋子裏，去檢閱那些新兵，覺得我們自己是石器時代的老兵了。

恰次辛斯基加入我們。我們閒步走過運馬的車子到補充隊那裏，他們都已經發過防毒面具和咖啡了。

「你好久沒有吃過好的東西了吧，呃？」恰次問一個孩子道。

他做個鬼臉。「早飯，大頭菜麵包——中飯，大頭菜湯——夜飯，大頭菜肉片，大頭菜生菜。」恰次狡猾地吹哨着。

「大頭菜做的麵包嗎？你們總算運氣，木屑做的也不希奇呢。可是加香料的法國豆子呢？可有嗎？」

那孩子臉紅了：「你不能騙我。」

恰次辛斯基只說道：「拿着你的食罐。」

我們好奇地跟着。他帶我們走到他的草棚邊，一隻桶旁去。桶裏差不多裝到半滿的是牛肉嫩豆。恰次辛斯基站挺在桶前。

好像一個將軍，他說道：「尖銳的眼睛和輕快的手指！」這是普魯士人說的話。

我們都驚奇起來。「好東西呵，恰次，你怎麼弄得來的？」我問他道。

「我拿了來勤結繭很快活。我用三塊做落下傘的綢來和他交換。冷豆也是很好吃的哩。」

他不情不願地給了那孩子一份，並且說道：

「下次你拿食罐來的時候，另外一隻手拿一枝雪茄或是一塊咀嚼煙來。懂嗎？」於是他轉身向我們說道：「你們當然不

必破鈔。」

恰次辛斯基從來不短少什麼東西；他的感覺特別靈敏，這樣的人各處都有的。可是起初人們不能賞識他。每一隊裏總有一兩個這樣的人。而恰次辛斯基卻是我所知道的最機靈的人，他是做皮匠生意的，這個我相信，可是那並沒有什麼關係；他一切生意都懂得。跟他做朋友真不錯，像克拉拍和我，還有海·韋直斯多少全有點交情。可是海卻是遇到要動武的時候便聽了恰次的命令去實行的手臂。幹這件事情他最有他的資格的。

舉個例吧，有一次夜裏我們到了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一個苦地方，什麼東西都吃光了。我們駐紮在一個黑暗的小工廠裏。爲了住兵，已經裝修過。裏面有牀，可是與其說牀，不如說是鋪架罷——不過是攤開的鐵絲網放在兩根木條上面罷了。鐵絲網硬得很。又沒有東西可以鋪在上面。我們的防雨布太薄了。我們用毛毯把自己蓋起來。

恰次望望這個地方，於是對海·韋直斯說道：『隨我來。』他們出去尋找。半個鐘頭以後他們捧了許多的草蒿回來。恰次發見一輛裏面有草蒿的運馬車子。現在如果我們不是餓得這樣兇，我們就可以睡覺了。

恰次問一個在鄰近住過些時的砲手：『附近有軍隊酒食店嗎？』

『有什麼東西？』他笑道。『這裏什麼東西都沒有，這個地方你連麵包皮這樣大的東西也找不到。』

『那末附近有什麼居民呢？』

他吐口唾沫。『是呵，有一對。可是他倆老是在廚房左近閒蕩求乞哩。』

『這真壞透了！——那麼我們只能腰帶收緊點，等到明天早晨飯食送來罷。』

可是我看見恰次戴上了他的便帽。

『那裏去，恰次？』我問道。

『再去搜尋一下這個地方呵。』他走開去了。那砲手蔑視地嚥笑道：『由他去找罷！可不要希望太大了。』

我們失望地躺下來，考慮我們能不能試一試那應急糧。可是這太危險了，所以我們試想只得設法甜睡一飽。

克拉拍把一支香煙分成兩段，送一半給我。嘉登描摹他的家鄉菜——大豆和醃肉。如果不加上香料，他就不喜歡了。『干

呵，都燒在一起罷，不要把番薯、青豆、醃肉分開燒呵。」有人吼叫起來，說如果嘉登還不住嘴，就要將他舂成香料。於是這個大房間完全靜寂了——只有插在兩隻瓶頸裏的蠟燭在閃搖着，還有那砲手時常在吐痰。

門一開，恰次進來的時候，我們方騷動了一下。我想到我一定在做夢；他臂下來着兩塊麵包，手裏拿着一隻血污的沙袋，裏面全是馬肉。

砲手的煙斗從他的嘴上落下來。他摸摸那麵包。「真的麵包，天呵，還熱哩！」

恰次也不加說明。他已經有了麵包，其餘便沒有關係！我相信如果將他放到沙漠的中心，半個鐘頭以後他就能夠收集些灰肉、棗子、和酒來弄晚飯吃。

「去砍些木頭來，」他簡單地對海說道。

於是他從上衣裏拿出一隻炒鍋，又從袋裏拿出一把鹽和一塊脂油。他一切事情都打算到。海在地板上生起火來。這火將工廠的這空屋裏照亮了。我們爬出了牀。

砲手不知道怎麼是好。決不定要不要贊美恰次，因而自己也可以吃到點東西。可是恰次辛斯基連看也不去看他，把他當做稀薄的空氣一樣。他咒罵着走掉了。

恰次知道怎樣將馬肉焙得嫩的方法。他說不可以把馬肉一直就放到鍋裏去，這樣會使馬肉發韌的。應該先在微量的水裏滾過。我們拿了刀圍成一個圓圈坐下，把肚子塞得飽飽的。

恰次就是這個樣子的。如果一年之中，只有一個鐘頭在唯一的某個地方，有點可吃的東西，恰次就會在那個鐘頭以內，好像古人看見了異象一般，戴起便帽，一直走到那個地方，找到那個食物，好像跟着一隻羅盤針一般。

他每一件東西都找到——如果是天冷，就有一隻小火爐和木柴，乾草和草蒿，一張桌子和幾張椅子，——而最重要的還是食物。這真不可思議；人們還要以為是他用魔術從空氣裏變出來的哩。他的傑作是找到了四箱的龍蝦。可是老實說我們卻還想不到點上等牛排哩。

我們剛在木房裏受到陽光的地方坐下。有一種黑油，和夏天汗腳的氣味。恰次坐在我的旁邊。他想談天。今天因為嘉登沒有向一個營長行禮，所以我們剛才練習行禮，恰次總忘不了這件事。

「你們看，我們就要打敗仗了，因為我們行禮行得太好了，」他說道。

克拉拍捲起褲腳管，赤着腳騰步走過來。他把洗過的襪子攤在草上曬乾。恰次擡眼向天，放了一個大響屁，於是道歉着說：「每一粒小豆應當看得見，也應當聽得見。」

兩個人開始爭論起來。同時他們拿出一瓶啤酒，來賭正在我們上面的飛機空中戰爭的勝敗。恰次辛斯基不願變動他的意見，正像一個老兵一樣；於是他哼着：

給他們大家同樣的糧食和同樣的薪俸。

那麼戰爭在一天以內就可以過去而完工。

克拉拍在另一方面是一個思想家。他說戰爭應該像一種普通的盛會，有入場券，有音樂隊，好像鬪牛一樣。在鬪場上，兩個國家的大臣和將軍穿着游泳褲，拿着棍子，由他們自己決個勝負。那一個不死，那麼他的國家就算勝了。這樣就比現在這種擺佈也可以辦法簡單些，公平些，因為現在是不相干的人在打仗呵。

這個題目談過了，於是談話又轉到操練上去。

我的眼前出現了一張圖畫。營房操場上正午的太陽焦炙炙的。方場上全是熱氣。營房裏已經沒有人了。一切都睡着了。我們聽見的只有鼓手在那裏練習。無論什麼地方他們都到，於是斷斷續續地，沈悶地，單調地練習起來。多麼和諧！正午的熱，營場和打鼓！

營房的窗戶是空洞而黑暗的，有的窗房裏面掛出褲子來曬。房間裏很涼快，我們渴慕地望着它們。

哦，黑暗的，污臭的分隊營房，鐵的牀架，方格的被單，櫃子和板櫈！連你們木房本身也會成為願望的對象了；這裏有和家裏相似的地方；你們的房間裏盡是敗壞的食物的氣味，睡覺，煙氣，和衣服！

恰次辛斯基把這一切都生動地描畫出來。如果我們能够回去，我們什麼東西都可以拿出來給人，可是這一方面的念頭我們不應該追想下去了。

這些早晨的訓導——「九八式來福鎗各部的構造如何。」——正午的體操——「雙行進！向右看齊跑步到廚房裏報到倒番薯。」來！

我們沈醉在回想裏面。克拉拍突然笑起來說道：「在洛恩換車！」

這是我們這一排最心愛的玩意。洛恩是一個鐵路的唧接的地方，因為防我們請假出去的人，在這裏迷路。所以希曼兒司托司常叫我們在營房裏練習。我們必須明白在洛恩要到支線上去，一定要走過一條地道。牀鋪代表地道，每人都立正在牀的左邊，於是下了命令：「在洛恩換車。」每人都像電光一樣飛快地打牀底到那一面去。我們將這個練習了整整一個鐘頭。

這時候德國的飛機被打了下來。在火煙中飛機的頭向前好像一個慧星一般，爆出一股煙倒栽下來。克拉拍一瓶啤酒輪掉了。他不快地從他的袋裏數出錢來。

「當然希曼兒司托司做郵差的時候為人決不和現在一樣。」我說道，這時候亞爾伯特的失望已平下去了。「那麼爲什麼他做了兵操教練官就是這樣一個惡漢呢？」

這問題使克拉拍高興起來，更因為他聽說軍隊酒店裏沒有酒了。「不單希曼兒司托司一個這樣人，還有許多許多哩。他們一領到一根帶子或者一個星章，就換了一個人，硬得和吞了三合土一樣。」

「這是制服的關係，」我說道。

「大概說起來是的，」恰次說道，他預備來一個長篇大論了；「可是這事情的根本卻在另外一個地方。譬如你訓練一隻狗吃番薯，而後你在他面前放一片肉，他馬上會搶得去，這是他的本性。假如你給一個人一點權威，他也正是這樣做法，馬上搶得去了。事情是完全一樣的。人類根本也是一隻野獸，他不過用一點禮貌來掩飾罷了，正像一片麪包塗上牛油一樣。軍隊

的基礎就是建築在這個上面的；一個人總須有權管其餘的人。其缺點就在乎每一個人的權都嫌大了。一個沒有委任狀的軍官能够磨折一個士兵，一個副官能够磨折一個沒有委任狀的軍官，一個隊長能够磨折一個副官，直到那被磨折的人發瘋才息。因為他們知道他們可以磨折人，所以他們全立刻多少養成了這種習慣。舉一個極簡單的例吧：我們從大操場上操回來，已經疲倦極了。忽然下令要我們唱歌。我們正欣幸能够拖着鎗休息一下，卻只得沒精打采地唱着。立刻全隊掉個頭，再要操練一個鐘頭當作處罰。在操回來的時候，又下令要我們唱歌了，於是我們又開始唱起來。這一切有什麼用處呢？不過是司令的腦子因為有這麼大的權力而起變化罷了。沒有人怪他的。倒是他反因為嚴厲而受人贊賞了。這當然不過是一個極小的例子，可是其它非常不同的事情也是一樣。現在我問你們，在和平的時候無論什麼人如果他也這樣做。人家不打扁他的鼻子嗎？他只能在軍隊裏這樣做。你們知道他們全有這個念頭。平日越是低賤的人，得到權力便越壞。」

「他們當然說必須有紀律，」克拉拍冒昧地沈思地說道。

「不錯，」恰次怒吼道，「他們老是這樣說的。這也許是的，可是權力不能濫用，而你倒去對一個鐵匠，或者一個勞動者，或一個工人，解釋一下看，你倒對一個頭腦簡單的兵說明一下看——這裏大多數全是這些人呵。他所知道的就是他曾受過正式的訓練，所以他到了前線，他以為他所明白在無論那一種情形之下他所應做的事情。這簡直是怪事，我告訴你們，普通的兵士在前線上竟能活到這麼長久。簡直是怪事！」

沒有人反駁他。每一個人都知道訓練到前線才停止，而後面幾里地方又在開始了，還是那些無意識的敬禮和檢閱。兵士在無論什麼地方都須有事做，這是一條鐵律。

談到這裏嘉登漲紅了臉走過來了。他激動得說不出話來。他滿意地訥訥說道：「希曼兒司托司正在路上。他要到前線來了！」

嘉登最恨希曼兒司托司，因為他在營房裏曾用一種特別方法教訓他。嘉登夜裏睡着的時候遺尿。希曼兒司托司說這不過是懶惰罷了，他發明了一種醫治嘉登的方法。

他從鄰近的木房裏設法另外找到一個遺尿的人，名叫金達范脫（Kindicator）使他和嘉登睡在一個地方。木房裏是普通的牀架，總是上面一張下面一張，這樣一對一對的牀褥就是一塊鐵絲網。睡在下面的那個人當然恨極了。第二天夜裏他們交換，下面的人到上面去，因此他可以報復。這就是希曼兒司托司的自修制度。

這個主意是下作的。可是想得卻不壞。可惜不能成功，因為第一個假定是錯的：他們兩個人的毛病並不是懶惰。無論什麼人看見了他們的病黃色的皮膚就可明白這一點。這事情的結果使是有一個人老是睡在地上，所以常常傷風。

這時候海坐到我們旁邊來。他對我眈眈眼睛，而深思地搓着他的手掌。我們曾經有一次在一起度過我們軍隊生活最好的日子——就是我們到前線去的上一天。我們曾被派遣到一個新組成的隊伍裏去，可是卻最先調回到衛戍軍部去等軍器，當然不是補充軍需處，而是另外一個營房。我們應該明天老早就開拔的。在那黃昏我們就預備和希曼兒司托司算一算帳。

我們幾個星期以前就賭咒要做這件事。克拉拍竟想到，在和平的時候到郵局去辦事，等希曼兒司托司做差的時候，便做他的上司。他得意地想像他怎樣磨難希曼兒司托司。他不能壓倒我們，就是這個緣故。——我們老是盤算到日後，等戰爭完結的時候，我們一定要報仇。

那時候我們決定好好打他一頓。如果他沒有認出我們，那末我們明天早晨就開拔，他有什麼辦法呢？

我們知道每晚他常去的小酒店。回到營房來的時候，他就得走一條黑暗的荒涼的路。我們就在那裏躲在一堆石頭後面等他。我帶一條被單。我們緊張得發抖，希望他一個人來。終於我們聽得他的腳步聲了，這聲音我們一聽辨得出，因為每天早晨門一拉開就聽見他叫道，『起來！』那腳步聲，我們真聽得熟了。

『一個人？』克拉拍低聲問道。

『一個人。』

我和嘉登悄悄地盤過這石頭堆。

希曼兒司托司似乎有點醉，他在唱着。他的皮帶扣子發着亮光。他毫不疑心地跑過來。

我們抓住那條被單，急跳過去，從後面將被單蓋住他的頭，把他包起來，使他站在白布袋裏面，連臂膀也不能舉起來。歌聲停止了。沒一刻兒海·韋直斯來了，伸出他的臂膀把我們推到後面去讓他先幹。他得意地擺好姿勢，舉起他的臂膀，好像是一根信號桅桿，他的手好像是一把煤剷，非常用力地往白布袋打下一拳去，簡直能打倒一條公牛一般。

希曼兒司托司被摔倒了，他滾了五碼路，開始叫起來。可是我們早防到這一點，曾帶了一個墊子來。海蹲下來，把墊子放在膝上，摸出希曼兒司托司的頭在什麼地方將它緊壓在墊子上面。他的聲音頓時塞住了。海常常讓他透一口氣。可是等他預備大叫的時候又立刻塞住了。

嘉登解下希曼兒司托司的吊褲帶，拉下他的褲子；這時候嘉登把鞭子嘴裏咬着。於是他站起來開始工作了。

這是一幅奇怪的圖畫。希曼兒司托司躺在地上，海俯身在他上面。瘴惡的笑着。他的嘴張開，好像要吃人的血似的。希曼兒司托司的頭在他的膝上。那震顛的有條紋的襯袴，那相碰的膝，每吃一拳，那拉下的短褲就做出一種新奇的動作來，而高高地伏在上面的就是那毫不疲倦的好像一個樵夫一般的嘉登。末了我們不得不拉開他讓我們來幹了。

最後海把希曼兒司托司扶起使他站住，來一個最後的個人的報復。當他伸出他的右臂預備打他一個耳括子的時候，他簡直好像要倒落一顆星來一般。

希曼兒司托司站立不穩。海又把他立起來。做好姿勢，再用左手着實打過一拳去。希曼兒司托司大叫一聲，倒在地上，咒罵着。他那有條紋的郵差的臀部在月光中發着光。

我們拚命逃走了。

海再回頭看看。暴怒地，滿意地，而且有點神祕地說道：

「報仇真和臘腸一樣啊。」

希曼兒司托司該快活了；他說我們須互相教育，現在自己吃到報應了。我們已經成爲他的方法的成功的学生。

了。他永不會打聽出他應該感謝誰。無論怎麼樣他到底因此得到了一條被單；因為我們幾個鐘頭以後曾去找過，已經不見

這一晚的工作使我們第二天早晨開拔的時候多少有點滿意了。一個老傢伙很高興地把我們稱爲「年輕的英雄」哩。

四

我們要去張鐵絲網了。天黑以後運輸汽車開到，我們爬了進去。這是一個溫暖的黃昏，薄暮的光，好像是一個傘蓋，我們這個傘蓋的下面，覺得格外親熱些。連那各營的嘉登也給我一支香煙和一個火。

我們擠在一起站着，肩膀靠着肩膀，沒有可坐的餘地。可是我們本來也不想坐。莫來今天難得很高興；他穿着他的新靴子了。

引擎噹噹地響着，車子顛簸得格勒格勒地叫，路已塌了，盡是些洞。我們不敢弄出一點亮光來，所以我們只得搖晃着，有時候差不多要跌出去了。可是我們卻並不因而煩惱。要發生就發生吧，一隻折斷的臂膀總比腹上一個洞好些。而且有許多人正因為能借此機會回家去，簡直感恩得很哩。

在我們旁邊是運輸軍械糧草的長長的列隊。他們正在努力趕路。追上了我們。我們拿他們取笑，他們也回報過來。

我們看見了一座牆壁，原來路旁有一所房子。我突然豎起我的耳朵。是我聽錯了嗎？可是我又清清楚楚聽見鵝叫的聲音。我向恰次辛斯基望一眼，他也向我望一眼；我們互相意會了。

『恰次，我聽得那邊有幾個渴望油炸鍋的東西哩。』

他點點頭。『我們回轉的時候來幹吧。它們的數目我已經知道了。』

恰次當然知道它們的數目。半徑十五英里以內的鵝有多少他全都知道哩。

運輸車到了砲兵線。砲座用樹枝遮蓋着，以防空軍偵察。這樣子好像武裝的結茅節了。這些樹枝，如果下面沒埋着砲，看來真是很有趣的呵。

空氣中因為有鎗砲所發出的煙和霧而刺鼻起來，火藥的煙氣管在舌頭上非常苦。號砲的吼聲使我們的車子震搖着，這

隆隆的聲音洶湧地滾到後面去，每一件東西都動撼了。我們的臉不知不覺地變了。其實我們並不是在前線而是在後援隊裏，可是在每一個人的臉上都可以念得下面的話：這是前線，現在我們在它的懷抱裏了。

這並不是恐懼，像我們這樣常在前線的人膽子已經很大了，只有年輕的新兵才慌張起來。恰次解釋給他們聽道：「那是十二吋口徑的砲，你們先聽見炸裂然後才聽見砲聲。」

可是那深沉的開火的聲音，並沒有傳到我們這裏來。它被前線一般嘈雜的聲音所掩沒了。恰次一面聽着，一面說道：「今夜一定要來一次轟炸了。」

我們都留神聽着。前線很緊張。「英國兵已經開火了，」克拉拉說道。

開砲的聲音我們聽得很清楚。這是我們這小隊的右面的英國砲隊。他們早一個鐘頭開始了。照我們算法他們總是準十點鐘開始的。

「他們怎麼了？」莫來說道，「他們的鐘一定快了。」

「就要來一次轟炸，我告訴你們，我的骨頭裏能夠覺得這件事。」恰次聳聳他的肩膀。

三個砲彈落在我們旁邊。爆裂的火煙穿過了夜霧，那些碎片發出吼叫的大聲。我們顫慄着，想到明天老早就可以回到木房裏真快樂極了。

我們的臉並不比平日蒼白一點或者紅漲一點，也不緊張一點，也不鬆弛一點——可是卻和平日兩樣了。我們覺得在我們的血裏有一種接觸的感覺。這並不是形容，這是事實。這是前線，是前線的感覺，造成這一種「接觸」的。第一次砲彈削過。空氣被炸藥所爆裂的時候，頓時我們血管裏，我們手裏，我們眼睛裏就有一種緊張的期待，一種注意，一種高度的警備，一種感覺的深遠的生長和奇怪的尖銳。我們的身體一下子非常靈敏了。

我常覺得這好像是那波動的，顫抖的空氣無聲息地跳到我們身上來；或者是前線放射出一股電流驚醒了一種不知名的神經中樞。

每次都一樣。我們到前線來做普通的兵士，既不快樂，也不淒慘；於是第一次看到砲座了，我們每一句話都有一種新的意味了。

恰次站在木房面前說道：『就要有一次轟炸了，』那不過是他自己的意見；可是如果他在這裏這樣說，那末這句話立刻就有比月光之中的刺刀的鋒利，它一直刺進那個念頭，它插得更深，對我們內心驚醒的不知名的東西，說出一種陰沉的話：——就要來一次轟炸了。也許是顫抖着而提防起來的東西，乃是我們最內部最祕密的生命吧。

在我看來，前線乃是一個神祕的旋渦。雖然我還在靜水裏面，離開渦心還很遠，可是我覺得那旋渦正在慢慢地，無從抵抗，無從逃避地將我吸到它那面去。

一種支持的力量從泥土從空氣裏流到我們身上來——而大多是從泥土裏來的。泥土對於兵士比對於無論什麼人都用得更多。當他將身子緊貼着她的時候，當他因為怕被砲火打死，而將他的臉和四肢都深深埋在土裏的時候，她就是她唯一的朋友，他的弟兄，他的母親了；在她的靜默和安全之中他抑制了他的恐懼和哀叫；她庇護他，借給他十秒鐘的生命，然後再接受他，常常是永遠接受了他。

大地！——大地！——大地！

你的起伏，凹陷和小洞，一個人可飛跳過去蹲下來！在恐怖的艱難之中，在毀滅的呼聲之中，在爆藥的吼叫的死亡之中，大地呵，你賜我們新得來的生命的巨大抵抗的波濤。我們的性命差不多完全被那暴風雨的犯潮所帶走，卻又從你經過我們的手再流了回來，而我們，你所贖回來的人，投身在你的懷抱裏，在無聲的希望的苦痛之中，用我們的嘴唇咬住你，度過這長久的幾分鐘！

第一次聽見砲彈的轟聲的時候，我們的生命的一部份就退到一千年以前的狀態了。有一種動物的本性從我們內心驚醒過來，我們就由它領導由它保護。這不是意識；它比意識要快得多，確定得多，而且更少錯誤。我們簡直解釋不來。一個人在走着沒有什麼思想，也不注意什麼東西；——突然他仆在地上，碎片狂暴地無害地飛過他身上；——可是他並不記得他會

聽見砲來，或者曾想到要撲到地上去。然而如果他聽命於這種衝動，他現在就是一堆炸碎的肉了。將我們丟到地上在我們不知不覺之中救了我們生命的，就是這在我們內心的另外一個我，第二個視覺。如果不這個樣子，那麼從佛蘭德斯（Flanders）到佛日（Voeris）就沒有一個活人了。

我們整步而來，有的抑鬱，有的高興，——我們一走進前線的界內，就立刻成爲人性的畜類。

一座望夫很貧乏的樹林接受了我們。我們走過那些羹湯車，在樹木掩蓋之下爬出車來。運輸汽車回去了。它們明天早晨黎明以前再來載我們。

曠野上盡是霧和鎗砲的煙，有齊胸這般高。月亮照耀着。沿路有軍隊成單行走着。他們的頭盔在月光裏面柔和地閃耀着。人的頭和來復鎗露出在白霧外面，點動着的頭，搖晃的背鎗砲的人。

再前面的霧少起來了。人頭變成了人形；上衣，褲子，和靴子從霧裏出現，好像是從一個牛乳的池裏出來一樣。他們成了一個縱隊。這縱隊整步上前，一直向前，漸漸化成一團，再看沒出一個人了，前面尖，後面闊，這黑色的楔子向前插進去，上面是詭怪的人頭和兵器，在牛乳池飄掉了。是一個縱隊——完全不是人了。

砲和軍火馬車在一條橫路上走着。馬背在月光下面發着亮光，它們的行動很美麗，它們的頭俯仰着，它們的眼睛閃耀着。砲和馬車在月光所照的境色的黑暗的背境前面浮動着，那些御者戴着鋼盔好像是已經遺忘的時代的騎士；這樣子真奇麗迷人極了。

我們往前鋒擁擠擠上去。我們有的將失頭的和扭曲的鐵棍扛在肩膀上；有的將光滑的鐵棍穿過一捲一捲的鐵絲擡了去。這些東西真笨拙而沉重呵。

地上更破裂了。前面說着警告：「注意，左邊有深的砲洞，」——「留神，戰壕哩，」——

我們留神看着前面，我們用腳和棍子先點點前面的地然後才敢跨過去。突然這一行人停止了；我的臉撞到前面那人擡着的鐵絲捲上，我罵起來了。

路上有幾輛被砲彈所炸毀的運輸汽車，於是又來一個命令道：『香煙和煙管弄熄。』我們走近前線了。這時候天色已黑得如漆。我們繞過一座小樹林，前線就在我們面前了。

一種不固定的，紅光從天空的這一端伸展到那一端。這紅光老是在動着。再加上那些從砲隊的大砲所爆出的火焰。發亮的火球升到這紅光上面，銀色的紅色的球爆裂開來好像落雨一般，洒下一陣一陣紅色，白色，和青色的星來。法國的流星升上去。張開一把絲傘慢慢地落下來，它們把一切東西都照得日裏一樣，它們的光也照到我們，我們看見我們的影子很清楚地映在地上。它們在燦滅以前，在空中飄蕩了一分鐘之久。突然又是一顆新鮮的射到天上來了，又是青的，紅的，和藍色的星。『轟炸了，』恰次說道。

砲聲混合成爲一個深沉的吼聲，於是又分爲各別的炸裂的聲音。機關鎗乾脆地爆炸着。我們上面的空氣裏充滿着看不見的迅速的變動，有呼呼噓噓和嘶嘶的聲音。它們乃是較小的砲彈；——在它們中間，野砲和重砲好像風琴一般響徹那黑夜。它們有一種粗啞的，遙遠的吼鳴，好像是一隻懷春的牡牛，透過那些小砲的呼呼的嘶嘶的聲音。我一聽到這聲音，便想到那一羣一羣的野鴉。去年秋天野鴉一天一天地在砲彈中飛過去。

探海燈開始掃射着黑暗的天空。牠們在天空上溜過，好像一條巨大的滑尺，有一道光停頓了，微微抖動着。一剎時另外一道光旁着它，它們捉住了一條黑蟲，它想逃——那飛機手，他猶豫着，目光照眩了，而跌了下來。

每一定的時候我們就打一次鐵樁。兩個人拿着一捲鐵絲，其餘的人就將這些有刺的鐵絲拉開來。這個東西密密的排着長的尖刺。我沒有弄懂這個工作，所以把手弄破了。

幾個鐘頭以後完工了。可是要等運輸車來還有些時候。我們大多就躺在地上睡覺。我也試試看，可是地上太寒了。在海邊上人們是常常被寒氣所弄醒的。

一會兒我卻睡着了。於是突然驚醒，不知道我在什麼地方。我看見星，我看見火球，當時我還以爲是在一個花園勝會裏睡着了。我不知道現在是早晨還是黃昏，我躺在微光的蒼白的搖籃中，諦聽着就要和我說的柔語，又溫和又親近——我在哭

嗎！我把手放到眼睛上去，真詭怪極了，我是一個小孩子嗎！光滑的皮膚；——這情境只有一秒鐘，於是我認出了恰次辛斯基側面的黑影。這個老兵，他很安靜地坐着吸着他的煙斗，——當然是有蓋的。他看見我醒就說道：『使你吃了一驚了。這不過是一粒小彈罷了，落在那邊的叢林裏面。』

我坐起來，我覺得自己怪孤獨的。恰次在這裏便好。他深思地凝視着前線說道：

『如果不是這麼危險，它們倒是極好極好的煙火哩。』

一個砲彈落在我們後面。兩個新兵嚇得跳起來。兩分鐘後又來了一個，這次近點了。恰次敲熄他的煙斗說道：『它亮光的。』於是砲火熱烈起來了。我們盡力趕快爬開。又一個簡直在我們中間落下了。兩個人喊起來。青色的流星射出到天上，去，密射了。泥土飛得很高，碎片嘶嘶地飛過，砲聲在炸藥爆響好久以後才能聽到。

在我們旁邊躺着一個恐怖到極點的美髮的新兵。他用手遮住他的臉。他的頭盔已經跌落。我拿起那頭盔想將它戴到他頭上去。他仰視着，推開那頭盔，好像一個小孩子似一般爬到我的臂膀下面，他的頭貼着我的胸部。那小小的肩膀聳動着。真像開末力黑的肩膀呵。我讓他去。所以那頭盔我只用來放在他的臀部上面——並不是開玩笑，而是由於想照應他，因為臀部是他最高的部份了。雖則臀部有許多肉，可是吃了子彈卻也非常痛哩。而且，他就得整個月輾轉睡着住在醫院裏，日後總有一隻腳要跳掉了。

砲彈已經重重地傷了人了。我們在炸裂的聲音中間，聽得見呼號的聲音。

終於這聲音靜下來。砲火飛過我們落到後援隊去了。我們想冒險去看一看。紅色的流星射上天空。很明顯地要來一次進攻了。

我們所在的地方還是很安靜。我坐起來搖搖那新兵的肩膀。『已經完全過去了，孩子！現在沒有危險了。』

他昏茫地看看四周。我對他說道：『你就會弄慣的。』

他看見了他的頭盔，便戴了上去。漸漸地他清醒過來了。於是他突然漲紅了臉，昏亂得很。他小心地把手放到他屁股上去，

顛喪地看着我。

我立刻明白了：這是砲火昏。可是那並不是我把他的頭盔放在他的臀部上的理由。「這並不可恥，我使他安心：『在你以前有許多人在第一次的轟炸以後弄得一褲子的屎尿。快到你那樹林後面去，把你的襯褲丟了吧，去吧——』」

他去了。情形也稍爲平靜點，可是那呼號的聲音並沒有停止。「有什麼事亞爾伯特？」我問道。

「那邊有兩縱隊，受了重擊。」

那呼號繼續不斷。這不是人類，是不會叫得這樣可怕的。

「受傷的馬，」恰次說。

這是忍受不住的。這是整個世界的哀號，這是殉難的衆生，痛苦得發狂，充滿着恐怖而呻吟着呵。

我們臉孔轉白了。弟脫林站起來。「上帝呵！看上帝面上，射死它們吧！」

他是一個農夫，非常愛馬的。簡直愛極了。於是那些砲火好像有意地又靜了下來。這些牲畜的叫聲更響了。現在在這片平靜的，銀色的景物之中，我們真辨不出這聲音是什麼地方來的；它好像鬼一般的，又看不見，似乎彌漫在一切地方，它在天地之間無窮盡地傳開去。弟脫林狂怒起來，大叫道：「射死它們，射死它們，你們能够嗎？你們這些可咒詛的人呵！」

「他們一定先要去，看顧那些受傷的人呀，」恰次安靜地說道。

我們站起來設法去找尋那聲音在什麼地方。只要我們能看見那些動物，我們就容易忍受一點了。莫來有一副望遠鏡。我們看見一羣黑的，有人擡着架牀，還有大一點的一堆一堆黑的在走來走去。這些黑堆就是受傷的馬。然而並不完全是受了傷的。有的奔到遠處，跌倒了，又向前奔去。有一隻馬的肚子已經裂開了，裏面的肚腸都拖出來。它給這些肚腸絆住而跌倒了，然後又站了起來。

弟脫林舉起他的槍瞄着，恰次立刻將它推向天空去。「你瘋了嗎——？」

弟脫林顫抖着，將他的來福槍丟到地上了。

我們坐下來，掩住耳朵。可是那可怖的聲音，這些呻吟和哀呼卻刺透我們，它刺透了一切地方。我們本能够忍受一切事情，可是現在我們迸出汗來。我們一定要站起來逃，不管逃到什麼地方，只要能不聽見這些聲音就好了。而這還不是人，這不過是馬罷了。

那些架牀又從那羣黑的移開了。於是射擊的聲音爆裂出來了。那一堆黑的抽縮着，爲數少起來了。最後的！可是還沒有完結。他們追不上那些牲畜，它們在痛苦中飛奔着，他們張大的嘴裏充滿着苦痛的呼聲。一個人蹲下來，一槍——一匹馬跌倒了一——又是一匹馬。最後一匹用前腳支持住，在一個圓圈裏拖動着好像玩着；它又蹲下來，靠在僵硬的前腳上繞成圈子，很明顯地，它的背脊已經斷了。那兵士追上去射它。它慢慢地無力地倒在地上。

我們將掩在耳朵上的手放下來。呼號的聲音沒有了，空氣之中只有一種拖長的，將死的嘆息流露着。於是又見有紅色的流星，砲彈的歌聲，和那些星——它們奇妙地照耀着。

弟脫林踱來踱去的罵着：『我倒要聽聽它們做了什麼有害的事。』他又說到馬了。他的聲音是激動的。他說道：『我告訴你們，在戰爭裏用馬是最罪惡的事。』說這話的時候，他的聲音簡直好像很有威嚴的樣子。

我們走回來。這是我們回進運輸汽車的時候了。天色已經稍爲亮了一點。正是早晨三點鐘。微風是新鮮而涼快的，這昏暗的時辰，使我們的臉也灰白了。

我們成單行難苦疲憊地向前走去，穿過戰壕和砲洞又重新回到霧的區域里。恰次辛斯基有點煩躁，這是一個不良的預兆。

『什麼事呵，恰次？』克拉拉拍問道。

『我希望回家去。』家——他是指那木房而言。

『不會怎樣長久了，恰次。』

他有點膽怯的樣子。『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架；我們走到交通壕，然後走到曠野上來。小樹林又出現了；這地方我們每一尺地都熟悉。這兒有墓地，有許多墳和黑的十字架；

這時候我們的後面又開火了，那砲聲增高着，吼叫着，轟炸着。

我們俯下身子——一堆火燄向我們前面一百碼遠的地方，射了過去。

沒一刻兒第二個砲彈把樹林的一部分炸得慢慢地升到空中去，有三四棵樹飛升上去，然後裂成粉碎。砲彈開始好像安全擲一般嘶嘶地響起來——猛然的砲火——

『躲伏吧！』有人叫道——『躲起來吧！』

這地方是很平坦的，樹林太遠，而且很危險——唯一可躲的地方只有墓地和墳堆了。我們在黑暗中跌跌衝衝走過去，好像失去了靈魂一般，我們緊貼住墳堆躺在那裏。

我們躲避得一點都不嫌快。黑暗好像瘋了，牠汹涌着，憤怒着。比夜更黑的黑暗用巨步向我們衝過來，衝過我們而去了。砲彈的火燄把墓地照亮了。

無論什麼地方都不能躲避。我借了這砲火的光去看看曠野什麼樣子，它是一個波濤汹涌的海，砲彈炸裂出來的許多火燄，好像急流一般跳起來。無論那一個要穿過它是不可能的。

樹林消滅了，它被炸壓得粉碎。我們一定要守在這個墓地裏了。

土地在我們前面炸裂開來。天上下雨一般落着泥塊。我覺得我吃了一下。我的衣袖被一片鋒利的碎彈撕掉了。我捏住拳頭。沒有痛苦。可是這還不能使我安心。受傷常常到以後才會覺得痛的。我把我的臂膀完全摸一下。我不過被擦過，那還是安全的。可是現在我的頭上卻又來一下了，我開始失去了知覺。我轉了一個像光一樣快的念頭說：不要昏迷呵，跌倒黑色的泥土裏去，立刻又爬上來。一塊彈片劈到我的頭盔上來，幸虧它已經飛過許多路，所以沒有打通它。我把眼睛上的泥土揩掉。我的前面炸出了一個洞。砲彈是難得有兩次落在一個洞裏的，我得爬進去。我一跳便飛掙下來，躺在地上平直直的好像一條

魚一般。又在呼嘯了，我立刻縮攏來，抓着可以遮蓋的東西，我在左邊摸到一點東西，我擠到它旁邊去，它塌倒了，我呻吟起來，土地跳躍着，我的耳朵只聽見轟炸的聲音，我爬到那塌倒的東西的下面去，將它把我自己來遮蓋起我，將它拉在我的上面，它是木頭，是布，掩蓋，掩蓋，用來抵當嘶嘶的碎片的，不幸的掩蓋啊。

我張開眼睛——我的手指抓住一隻衣袖，一隻臂膀。一個受傷的人嗎？我喊他——沒有回答——一個死人。我的手再摸索過去，有些木片——現在我又記起我們是躺在墓地裏了。

可是砲聲比一切都利害。它把知覺都掃掉了，我只是更往棺材裏爬，它得保護我，尤其因為死神自己也睡在這裏呵。

我的面前一個砲洞張着口。我凝視着它，好像用手抓住一樣用勁。我一跳就跳了進去。我的臉吃打一下，一隻手抓住我的肩膀——那死人活轉了嗎？——那隻手將我搖搖，我掉過頭來，在第二次火光之中，我看見了恰次辛斯基的臉，他張大嘴喊着。我什麼都不聽見，他叱罵我，又走近點，在暫時靜寂的一瞬間，我聽見了他的聲音『毒氣——毒——氣——毒——氣——毒——氣——毒——氣——』

我急忙找着我的防毒面罩，離開我稍遠的地方有一個人躺着。我只想到那傢伙一定要知道：毒——氣——毒——氣——我喊着，我俯身過去。我用皮袋打他，他並不覺得——我再打一下，再一下——他不過更縮得緊點——這是一個新兵！我絕望地看看恰次，他已經帶好面罩了——我也把我的帶上了，我的頭盔偏到一面去，它從我的臉上滑下去，我挨到那人他的皮袋放在靠近我的這一邊，我抓住那面罩便套在他頭上，他明白了，我便讓他去，一跳又落到那砲洞裏來。

毒氣砲沈重的聲音混雜着高射砲的爆炸的聲音。在這些爆裂之中有鐘聲，鑼聲，和各種槌擊金器的聲音，警告每一個人——毒氣——毒氣——毒——氣。

有人突然在我背後坐下，又來一個。我將我的面罩的眼鏡上的霧氣揩掉。原來是恰次，克拉拍和另外一個人。我們四個人全在沈重的，注意的緊張之中躺着，盡力把呼吸減輕來。

最初這幾分鐘用這面罩決定我們的生與死：它繃得緊密嗎？我記起醫院裏可怕的样子了：那些中了毒氣的病人整天悶

塞着將他們燒焦的肺成塊地咳出來。

我小心地將嘴貼在一個瓣上呼吸着。毒氣還是爬遍地上，沈到一切的四陷裏去。好像一條巨大的柔軟的水母一般，它浮到我們的洞裏來，可惡地停滯着，我用肘輕觸恰次，爬到洞外躺在上面，比留在這個毒氣聚集最多的地方總好些。可是我們還沒有爬出來，第二次轟炸開始了。現在不像那砲彈在吼叫；這簡直是大地自己在發怒了。

一個黑的東西爆裂一聲往我們壓下來。它緊緊落在我們的旁邊；一隻棺材被拋了上去。

我看見恰次爬動，我也爬過去。那是棺材打着了，我們洞裏的第四個人伸展出來的臂膀。他想用另外一隻手撕開他的防毒面罩。克拉拍正來得及抓住了他，將他的手直扭到他在背後去，緊緊地握住。

恰次和我動手解放那受傷的臂膀。棺材蓋早已鬆掉裂開了，我們很容易把它拿掉。我們把裏面的尸首拋出來，他落到洞底下去了，於是我們設法弄掉落下的那一部份。

幸而那人昏了過去。而且克拉拍也能來幫助我們。我們用不着再當心了，只要工作下去一直到那棺材被我們從底下掘進去的鏟子所移開才停止。

天亮了。恰次拿了一片棺材蓋墊在那壓碎的臂膀下面，我們用我們所有的綁布來包裹起來。暫時我們所能做的只有這一點了。

我的頭在防毒面罩裏面，轟隆轟隆響着，——將要爆裂了。我的肺緊縮着，因為它們老是吸這些同樣用完的熱空氣，我的太陽穴裏血管粗漲起來，我覺得我要悶死了。

一點灰色的光透了進來。我爬出了砲洞口。在那污暗的微光之中躺着一條完全被炸離本身的腿；靴子還是完全，我一眼把這些都看見了。在幾碼遠的地方有一個人站着。我措措眼鏡，我一激動那眼鏡立刻又模糊了，我窺望出去，那人沒有戴上他的面罩。

我等了幾秒鐘——他沒有場倒——他看看四周，走了幾步——我的喉嚨裏咕嚕咕嚕響着，我也除下我的面罩，我跌倒

了，空氣像冷水一般往我身上流進去，我的眼睛要爆烈了。這波浪掃過我全身，把我淹沒了。

砲火已經停止了。我拖到坑穴邊，告訴其餘的人。他們除下了他們的面罩。我們擡起那受傷的人，一個人拿着他那被炸的臂膀。然後我們就急忙地顛頭顛腦走去了。

墓地成爲一片破殘的東西。棺材和尸首各處散佈着。他們又被殺了一次了；可是每一個飛跳起來的屍首都救活了我們一個人哩。

籬籬已經壞掉了，輕便火車的鐵軌已經被裂斷直豎起來成爲大拱門形。有人躺在我們的面前。我們站着；克拉拍一個人將那受傷的人擡去了。

躺在地上的那個人是一個新兵。他的臀部上盡是血；他已經精疲力盡，因此我伸手去摸我那盛着甜酒和茶的水瓶。恰次拿住我的手，俯身對他說道：

「什麼地方受傷，同伴？」

他的眼睛轉動着。他已經軟弱得不能夠答話了。

我們留神地割掉他的褲子。他呻吟起來。「輕輕地，輕輕地，最好是——」

如果他的胃受了傷，那就什麼東西都不喝了。並不嘔吐，這是好的現象。我們將他的臀部裸出來。簡直是一片肉醬和碎骨片。骨節被打着了。這孩子再不會走路了。

我用一隻蘸濕的手指去潤濕他的太陽穴，並且給他喝一口酒。他的眼睛又轉動了。我們這時候看出他的右臂也在流着血哩。

恰次展開兩束繃布，弄得非常闊，使它們能夠包購傷口。我找點東西將它鬆鬆地的紮起來。我們沒有什麼東西，所以我將那受傷的人的褲腳再撕掉點，使他的襯褲的一片可以用來做繃布。可是他並沒有穿襯褲。我向他仔細端詳一下原來他就是適才那個美髮的孩子。

這時候恰次已經從一個死人的袋裏拿出一塊繃布來，我們小心地包紮那傷口。

我向那眼睛一動也不動地看着我們的孩子說道：『我們去拿一張架牀來——』

於是他張開他的嘴，低語道：『別走呵——』

『我們馬上就回來的，』恰次道。『我們是替你去拿一張架牀呵。』

我們不知道他究竟明白不明白。他好像一個嬰孩似地輕哭着，並且抓着我們：『別走開呵——』

恰次看看四周，低聲說道：『我們要不要就拿一支手槍了結他呢？』

這孩子這樣擡去一定不會活，而且至多他也只能活幾天功夫。他以前所受的痛苦比了他未死以前將受的痛苦真不算什麼。現在他是麻木的，並不感覺到什麼。一個鐘頭以內他就會因為受不了極利害的痛苦而縮成一團呼號着了。他能活一天，這一天就是一個哀呼的受難。而他不能活下去和誰有關係——

我點點頭。『是呵，恰次，我們一定要將他從痛苦裏解救出來。』

他靜靜地站了一會兒。他已經下了決心了。我們看看四周——可是我們已經不止三個人了，有一小羣人在走攏來，還有許多頭從炸裂洞和壕溝裏露出來。

我們拿到了一張架牀。

恰次搖搖他的頭。『這樣一個小孩子——』他反覆地說：『年幼的無辜的人——』

我們的損失比我們所預料的少——死五人傷八人，事實上這真是一次很短的轟炸，我們之中的兩個死躺在翻開的墳墓上。我們只要把泥土推上去好了。

我們走回來。我們成單行一個跟着一個沉默地急急地走着。受傷的人送進了醫院。早晨是陰天。擡牀的人嚷着號數和票子紛擾着，受傷的人輕聲哭着。開始下雨了。

一個鐘頭以後我們走到了我們的運輸汽車旁邊，我們爬了進去。車子裏現在比來的時候空得多了。

雨大起來了。我們拿出防雨布來罩在我們的頭上。雨嘩啦嘩啦地落下來，好像流水一般從我們的腰衝下去。運輸汽車跌跌撞撞開過地上那些洞，我們就半醒半睡地前後搖擺着。

站在運輸汽車前面的兩個人拿着很長的丫叉。他倆留心那些橫掛在路上面密密的電話線，這些電線是很容易把我們的頭拉掉的。這兩個人在剛好的時候將電線叉起來，挑過我們的頭。我們聽見他們喊道：「留神——電線！」就半醒半睡屈一屈膝，然後再站挺來。

運輸汽車單調地搖擺着，那兩個人單調地喊着，雨單調地下着。雨下在我們的頭上，下在前線上死人的頭上，下在那臀部受傷太大的新兵的身上，下在開末力黑的墳墓上，下在我們的心上。

有個地方發出砲彈炸裂的聲音。我們嚇得一跳，我們的眼睛緊張起來，我們的手預備撐着車側而跳倒路旁的陰溝裏去。可是第二個砲彈並沒有來——只有那單調的呼聲：「留神——電線！」——我們屈一屈膝——我們又半醒半睡了。

五

如果一個人有幾百隻虱子，那末一隻一隻摺殺起來真是一件麻煩的事了。這些小蟲很硬，老是用指甲來摺，沒一會就覺得討厭了。所以嘉登用一根鐵絲來吊起一個靴油罐的蓋子，罩着一根燃着的臘燭頭。只要把許多虱子放進這個小盤裏面，喀喇！就完結了。

我們圍坐着，我們把內衣放在我們的膝上，我們的身體在溫暖的空氣裏面赤露着，兩手就工作起來。海的虱子卻是特別的好種：它們的頭上都有一個紅十字架，他說這是他從吐魯（Thourhout）地方的醫院裏帶回來的，它們在那裏專門侍候一個警官。他說他要用那在蓋子裏慢慢積成的油來擦他的靴子，說了這個笑話，他自己大笑了半個鐘頭。

可是今天他卻沒有怎樣成功；實在爲了別的事情而在心神不定了。

流言證實了。希曼兒司托司已經來了。昨天他是出現的，我們已經聽到那熟悉的口音。他在家鄉整過的場地上對待兩個年輕的新兵太兇了，卻不知道當地的長官的兒子在觀察他。這可糟了。

他在這裏一定要遇一些可驚的事情的。嘉登化了好幾個鐘頭去考慮對他說什麼話，海深思地凝視着他的巨大的手掌，並且對我眯眯眼睛。那一次的痛打真是他一生最得意的事了。他告訴我他常常夢裏做到這件事情。克拉伯和莫來兩人卻自得其樂。克拉伯不知從什麼地方，也許是前鋒廚房那裏，偷了滿滿的一食罐的青荳。莫來饑餓地斜視着那食罐，可是卻抑制住自己說道：「亞爾伯特，如果現在突然又是太平時代，你打算做什麼事呢？」

「再不會有和平的生活了。」亞爾伯特率直地答道。

「呃，如果會有——」莫來固執地說，「你打算怎麼辦呢？」

「脫離這種生活！」克拉伯吼叫起來。

「那當然。然後呢？」

「喝酒醉，」亞爾伯特說道。

「不要胡說，我是正正經經地——」

「我也是正正經經呵，」克拉拉說道，「別的叫一個男子再做什麼事呢？」

恰次被他們說得有趣起來了。他在克拉拉拍的青豆罐子裏抽點稅，吞下了一些，然後想了一想，說道：「當然最初你一定喝一個醉，可是以後你就要乘下一班車回家看母親了。太平時候呵，亞爾伯特——」

他在他的油布袖珍簿裏摸出一張照片來，突然拿來傳給大家看。「我的老伴！」於是他又放了進去，咒罵道：「可咒詛的可鄙的戰爭呵——」

「你說這句話是很不錯的，」我告訴他。「因為你有一個妻子和幾個孩子呵。」

「的確，」他點點頭，「我應該看顧他們，使他們吃飽哩。」

我們大笑起來。「他們不會沒有得吃的，恰次，你會從別處去奪來的。」

莫來還是不滿意，不能安靜下來。把海·韋直斯從夢裏推醒過來。「海，如果現在是太平時候，你打算怎麼辦呢？」

「你說這種話應該把屁股給人家踢一腳，」我說道。「倒底怎麼會有太平的時候來呢？」

「牛屎怎麼會到屋頂上的呢？」莫來簡截地反駁道，他又立刻再去和海·韋直斯討論了。這可使海不耐煩起來。他搖着他的雀斑臉說道：

「你是說當戰爭已經過去的時候嗎？」

「正是。你已經說過了。」

「呃，那當然有女人嘍？」——他舐舐他的嘴唇。

「自然。」

「天曉得，」海說道，他喜形於色，「那麼我就搶一個肥媚的女人，一個真正的廚房姑娘，身上有許多可以揪得住的肉，你們知道，就一直跳到牀裏去。想一想吧，孩子們，一張真正的烏毛牀，有彈簧褥子；我要一個星期不穿褲子了。」

每一個人都不作聲。這張圖畫太好了。我們的肉爬動着。終於莫來振作起來說道。

「然後怎麼辦呢？」

停頓了一會兒。然後海有些忸怩地說道：「如果我是一個沒有委任狀的軍官，那末我就和普魯士一齊過着，服務到滿期爲止。」

「海，你真發癡了！」我說道。

「你會掘過泥炭嗎？」他和氣地反駁道。「你去試試看。」

於是他就從他的靴口裏抽出一把食匙來，放到克拉拍的食罐裏去。

「掘泥炭總不會比掘戰壕還要苦些吧，」我冒昧說道。

海一面嚼着一面謔笑道：「可是來得時間長久些。而且不能脫身。」

「可是在家裏當然好些呵。」

「有些地方是好些的，」他說道，張開了口做起白日夢來了。

你可以猜得出他在想些什麼。在澤地上的一間貧乏的小茅屋，在炎熱之中從早到夜在荒地上的困苦的工作，那微薄的工錢，那醜惡的工作衣。

「在軍隊裏太平時候就什麼事情也不用煩神，」他繼續說下去，「你的食物每天都弄好，否則你就搗蛋；你有一張牀，每一個星期換一件乾淨的內衣，好像一個實足的紳士，你盡你無委任狀軍官的責任，你有一套很好的衣服；一到黃昏你就是一个自由的人，可以到酒館裏去了。」

海非常醉心於他的主意，他已愛上這個主意了。

「十二年過了以後，你領到你的養老金，成了個鄉村警察，你可以整天來去走着了。」

他說得高興極了。『你只要想一想人家將怎樣地款待你。這兒一口，那兒一杯。每一個人都願意和一個警察親近的啊。』

『可是你永遠不會做一個無委任狀的軍官的啊。』恰次插話道。

海默不作聲憂傷地望着他，他的念頭依舊轉着，那秋天的清朗的黃昏，那草野上所過的星期日，那鄉村的鐘聲，那和女僕們在一起混的下午和黃昏，那油煎的醃肉和大麥，那夜酒店裏放浪的黃昏。

他不能這樣兀突地和這些夢想完全脫離；他只是咆哮道：『你所問的盡是多麼愚蠢的問題啊。』

他將他的襯衫套過他的頭，把他的軍用便衣鈕起來。

『你怎麼辦呢嘉登？』克拉拍問。

嘉登只想到一件事，『留神到讓希曼兒司托司走過我眼前。』

很明顯地，如果他能將希曼兒司托司關在一個籠裏，每天早晨用棍子去戳他，那便是他最喜歡的事了。他對克拉拍溫和地說道：『如果我在你的地位，我就設法做一個副官。那麼你可以好好磨折他，弄得他屁股裏的水也沸滾起來。』

『你呢？弟脫林。』莫來問道，他好像一個裁判官了。他是天生的，一個教師，全是問題。

弟脫林是很寡言的。可是在這個題目上他卻發表意見了。他望着天空，只說一句話：『我就一直去收獲。』

他站起來走開了。他煩惱起來了。他的妻子必須看顧那農場。他的兩隻馬已經被人家拿去。他每天總念送來的那些報紙，看鄂爾郭堡他那小地方可在下雨。他們還沒有將乾草搬進去哩。

正在這時候，希曼兒司托司出現了。他一直向我們這羣人走來。嘉登臉色轉紅。他伸直了身子躺在草上，窘迫地合上了眼睛。

希曼兒司托司有些躊躇，他的腳步慢起來了。於是他又整步向我們走過來。大家都毫無動靜，沒有站起來的樣子。克拉拍有趣地擡頭望着他。

他仍舊站在我們面前等待着。因為沒有人說什麼話，他便說一聲，「好呵！」兩秒鐘過去了。很明顯地，希曼兒司托司不知道怎麼是好。他極想再使我們忙起來。可是他似乎已經學到這兒是前線，並不是一個校場的教訓。可是他仍舊要試一下，他不向大家而向一個人說話，希望可以得到回話。克拉拍離他最近，因此他就和他談起來了。

「呃，你也在這裏嗎？」

可是亞爾伯特並不是他的朋友。他反斥道：「比你早一點，我想。」

紅鬍髭扭一扭：「你們不再認得我了嗎？」

這時候嘉登張開了他的眼睛：「我卻認得。」

希曼兒司托司掉身向他：「不是嘉登嗎？」

嘉登擡起他的頭：「你可知道你是什麼東西呢？」

希曼兒司托司有點慌張起來：「我們從什麼時候起這樣親熱的？我不記得我們曾一起睡在一條溝裏呵。」

他不知道怎樣解決這個局勢，他沒有料到這樣公開的敵視。可是他也在提防着：有人曾對他說過胡話，說他背後會有一

鎗打過。

關於溝的問題使嘉登瘋狂得有急智了：「不，你一個人睡在那裏。」

希曼兒司托司開始大怒起來。可是嘉登卻搶在他前面。他一定要洗掉他所受的侮辱：「你不是知道你是什麼東西嗎？一

隻醜醜的狗，就是你，我等許多時候要把這句話告訴你了。」

當他吐出「醜醜的狗」的時候，幾個月的滿意在他的呆滯的豬眼裏照耀着了。

現在希曼兒司托司也說起激烈的話來了：「這是什麼話，你這糞耙，你這偷泥炭的賊站起來，你的長官向你說話的時候，

兩腳眼必須靠攏。」

嘉登正正經經地眯眯眼睛。『你自己先跑一跑跳一跳吧，希曼兒司托司。』希曼兒司托司是一本狂怒的軍法書。連德王凱撒受了侮辱也不會再利害一點的。『嘉登，我以你的長官的地位命令你站起來！』

『除了這個，你可還有別的命令沒有呢？』嘉登問道。

『你聽不聽我的命令？』

嘉登茫然地用一句著名的古典的句子來回答。說不曉得。

同時他側轉屁股放了兩個屁。

『我要叫你受軍法審判，』希曼兒司托司暴怒道。我們看他向長官辦公室那方面起了海和嘉登正像個掘泥炭夫一般大笑起來。海笑得太利害，竟把下巴也笑脫了。突然站在那裏，毫無辦法地張大了嘴。亞爾伯特只得對準他的嘴打一拳去使它復原。

恰次擔心起來，『如果他報告，你那事情倒有點嚴重了。』

『你以為他會去報告嗎？』嘉登問道。

『自然去的，』我說道。

『最少你須受五天的重禁錮，』恰次說道。

這個並不使嘉登擔心。『五天鏈條就是五天休息呵。』

『如果他們把你送到砲臺去呢？』尋根究底的莫來問道。

『好極，那末就我而論戰爭暫時等於已經完結了。』

嘉登是一個快活的人。在他看來世上沒有什麼要擔心的事情。他跟海和李爾一道走開了，使他們在這個最初的激動之中找不到他。

莫來還沒有問完他的話。他又挑惹克拉拍了。

「亞爾伯特，如果你現在真的在家裏了，你打算怎麼辦呢？」

克拉拍這時候很舒服，而且稍爲遲就點了：

「我們這一級實數還有幾個人呢？」

我們計算二十個人中間死七個傷四個，還有一個在瘋人院裏。他們是十二個士兵。

「有三個是副官，」莫來說道。「你們猜想他們還肯受康托雷克的壓制嗎？」

我們猜想他們一定不肯的。就那事而論我們也不肯受壓制哩。

「威廉推爾的三層要旨是什麼意思？」克拉拍回憶地說道，大笑起來。

「格丁根詩社的目的是什麼呢？」莫來突然誠懇地問道。

「禿頂查理有多少孩子呢？」我溫和地插話道。

「哦，你這一生一定毫無用處，」莫來沉着地說道。

「沙那戰爭在那一年？」克拉拍問道。

「你缺少研究的頭腦，克拉拍，坐下，三減——」我睜大眼睛。

「來喀古士（Lyonsburg）以爲一個國家最重要的職務是什麼呢？」莫來問道，假裝除掉他的夾鼻眼鏡。

「那一句好一點：「我們德國人敬畏上帝，除了上帝，世界上別的無論什麼東西都不怕，」還是：「我們，德國人，敬畏上

帝——」我提出來叫他們判斷。

「墨爾本有多少的居民？」莫來問道。

「你這個也不知道，你一生怎樣有什麼成就呢？」我激烈地問亞爾伯特。

他立刻連下去問道：「內黏力是什麼意思？」

這些沒用的垃圾我們記得很少了。無論如何，它們對於我們絲毫用處也沒有。在學校裏從沒有人教我們怎樣在暴雨中點着一支香煙，或者怎麼用濕木頭來生火——也沒有人教我們最好把槍刺刺到肚子裏去，方不至於夾住而拔不出來，像刺到肋骨裏去那樣。

莫來深思地說道：『有什麼用處！我們還是要回去坐在課室裏的。』

我以為這是決不可能的了。『我們也許要受一次特別的考試。』

『這需要預備。如果你過了考試，然後怎樣呢？學生的生活並不比其它的生活好一點。如果你沒有錢，你就得像鬼一般拚命工作。』

『學生生活是好一些的。可是他們所教你的，總是一樣的胡說罷了。』

克拉拍贊成我的話：『如果一個人到這裏來過，你叫他怎能把這些東西認真看待呢？』

『可是你仍舊要有一種職業呵，』莫來堅執地說道，好像他自己就是康托雷克一般。

亞爾伯特用一把小刀修着指甲。這樣的精細真使我們奇怪。可是這不過是在深思罷了。他放開小刀繼續說道：『對啦，恰次弟脫林和海一定回去做他們的行業，因為他們本來已經有了。希曼兒司托司也是這樣。可是我們卻從來未曾有過。我們經過了這種生活，』——他用手點着前線，『以後怎樣還能過得慣什麼行業呢？』

『我們弄一筆私人的收入，那麼我們就可以住在樹林裏了，』我說着，可是我立刻因為這種荒謬的主意異常而難為情起來。

『我們回去以後真地會發生什麼事情呢？』莫來有些想不通，連他也擔心起來了。

克拉拍聳一聳肩膀。『我可不知道。讓我們先回去再說，然後我們會明白的。』

我們完全沒有主意了。『我們能做什麼事情呢？』我問道。

『我什麼事情都不願做，』克拉拍厭倦地答道。『你總有一天要死掉的，那麼還有什麼關係呢？我想我們永遠不得回去』

了。」

過一刻兒我說道：『當我想到這件事情的時候，亞爾伯特，』我滾轉了我的身子，『當我聽見太平日子這四個字的時候，我就想到這件事情，如果太平日子真地來了，我想我要做一件想像不到的事——那一件事，你們知道，要使我们值得躺在垢污裏的。可是無論什麼事情，我連想你也想不出來。我所知道的就是這些關於職業，讀書，和薪俸等等的——使我煩亂，使我憎厭。非但現在如此，而且老是如此。我什麼東西都不見呵——我絲毫都看不見呵！亞爾伯特。』

突然一切的事在我看來都是紛亂而無辦法了。

克拉伯也感到這一點。『我們都將要有些爲難了。可是家鄉的人都沒有一個爲這些事擔憂的。兩年的砲彈和炸彈——我們不能像脫掉一隻襪那麼容易地擺脫這些東西呵。』

我們同意認爲大家都是一樣，不但是我們這裏幾個人，每一個地方，每一個和我們同年的人都是這樣；有的利害些，有的輕微些。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共通的命運呵。

亞爾伯特說道：『戰爭把我們一切都毀壞了。』

他說得不錯，我們已經不是青年了，我們不願意襲擊這個世界而一鳴驚人。我們逃避着。我們離開我們自己了。離開我們的生命。我們本來是十八歲，剛要開始愛生命和愛世界；可是我們卻不得不將它射得粉碎。第一個炸彈，第一次炸裂，在我們心裏爆開了。我們失去了活潑，奮鬥和進步的精神。我們不相信了，這些東西，我們只相信戰爭。

長官辦公室活動起來了。希曼兒司托司似乎好像已經將他們鼓動起來。快步走在一行人前面的乃是肥胖的副官。這真是奇怪，差不多一切發款的副官都是肥胖的。

希曼兒司托司在他後面跟着一心想報復。他的靴子在太陽下面閃耀着。我們站起來。

『嘉登在什麼地方？』軍曹長喘出來。

當然沒有人知道。希曼兒司托司怒視着我們。「你們總知道的事實是你們不肯說罷了。說出來！」那胖子往四周察探一下；可是看不見嘉登，他用別的方法來試試看。

「十分鐘以內須親自往長官辦公室報到。」

嘉登在於是用力地走開了，希曼兒司托司跟在後面。

「我心裏想下次我們去張鐵絲網的時候，我就將一細鐵絲打到希曼兒司托司的小腿上去，」克拉柏說道。

「我們真要好好鬧一下玩笑哩，」莫來大笑道。

我們的唯一的野心乃是打倒一個郵差的自傲。

我走進木房，把消息告訴嘉登，便隱藏起來。

於是我們就改變我們的地位再躺下來玩牌。我們懂得怎樣玩；玩牌賭咒和打架。這在二十歲的青年算不得什麼，——可是山二十年功夫而論，卻又太過分些了。

半個鐘頭以後，希曼兒司托司又回來了。沒有人理會他。他探問嘉登。我們聳聳我們的肩膀。

「那麼你們還是找到他的好，」他堅持着。「你們有沒有找過他呢？」

克拉柏躺到草地上去並說道：「這個地方你以前可曾到過？」

「這完全不是你的事，」希曼兒司托司反斥道。「我只要一個回答。」

「很好，」克拉柏說道，他站了起來。「擡頭看看那邊有小小的白煙的地方。那些就是高射砲。昨天我們在那個地方。五個死掉八個受傷。這真有趣極了。下一次，如果你跟我們一陣去，那麼那些人未死之前他們會到你這裏來，立正然後強硬地問你：「請問我能走嗎？請問我能逃嗎？」我們等一個像你這樣的人等了好久了。」

他又坐了下來，希曼兒司托司像一個彗星一般走掉了。

「三天的監禁，」恰次猜測道。

「下一次我來罵他一頓，」我對亞爾伯特說道。

然而這就是結局了。晚上這案件便開始審問。長官辦公室裏坐着我們的副官槃聽克（Bertink）傳我們一個一個進去。我須做一個見證，說明嘉登的違抗的理由。

那遺尿的故事給人很深的印象，希曼兒司托司又被傳進來，我把我的話再說一遍。

「這個對不對？」槃聽克問希曼兒司托司。

他設法閃避這個問題，可是終於承認了，因為克拉拍也把同樣的故事說了一遍。

「那麼當時爲什麼沒有人報告這件事呢？」槃聽克問道。

我們不作聲。他總知道在軍隊裏報告這種事情有多少用處。在軍隊裏誅苦是少有的。可是他已經明白了他對希曼兒司托司訓話，叫他明白這裏是前線，不是校場。於是輪到嘉登，他吃了一頓長長的教訓。並且輕禁鋼三天。他又向克拉拍拍映眼晴，給他輕禁鋼一天。「沒有別的辦法了，」他向克拉拍懊惱地說道。他是一個合理的人。

輕禁鋼是很有趣的。那囚房就是養鸚鵡的屋子。我們可以到那邊去探望囚犯，我們知道怎樣辦理這些事。重禁鋼便是地窖了。

他們以前老是把我們綁在樹上的，可是現在已經不准了。有許多方面我們現在已經被當作人類看待了。

加登和克拉拍被禁在鐵絲網後面的一個鐘頭以後，我們設法走到他們那裏去。嘉登歡叫地迎接我們。我們玩起牌來，一直玩到深夜。當然嘉登勝了，這個交運的可憐的人呵。

散場的時候恰次對我說道：「弄幾隻燻鵝你以爲如何？」我同意，「不壞呀。」

我們爬上一輛運軍火的貨車。車費是兩枝香煙，恰次把那地點記得很準確。那個棚是屬團部司令部的，我同意由我去燻鵝，並且聽取了恰次的指導。那小舍在牆後面，門是只用一個柱子門住的。

恰次將我托起來。我的腳踏在他的手上，爬過了牆。恰次在下面守望。

了。我等了一會兒，使我的眼睛能够在黑暗裏看得見東西。於是我辨認出那個小棚了，我輕輕地躡足過去，拔出栓木把門開了。

我看出了兩塊白色的東西。兩隻鵝，這可難了！如果我抓住一隻，零外一隻就要叫起來。好，兩隻一來——如果我手腳快，事情就成功了。

我跳了過去。我抓住一隻，又抓住一隻。我好像一個瘋子一般拿它們的頭往牆上撞擊，使它們發昏。可是我的力量還不夠。兩隻鵝叫起來，它們用腳和翅膀掙扎着。我拚命地鬪着，可是天哪！一隻鵝踢一腳的力量真不小！它們掙扎着，我就有點站立不穩。在黑暗中這幾片白色東西真叫人害怕。我的臂膀好像長了翼翅，我簡直怕我要飛到天上去了，好像我兩手捏着兩個離開地上的輕氣球一般。

於是喧嘩的聲音開始了；有一隻掙脫了我的手，好像一隻鬧鐘一般跑開了。在我還沒有做什麼事情以前，有一個東西從外面跑進來；我覺得一陣風，我直挺挺躺倒在地板上，聽見可怕的狗吠。一隻狗。我向旁邊偷望一眼，它撲上來要咬我的喉嚨。我仍舊躺着，我的下巴往領頭裏縮進去。

這是一隻猛犬。過了許久許久，它才縮回頭，在我旁邊坐下來。可是如果我稍微動一動，它就吠起來。我考慮着唯一的辦法就是拿住我的小手槍，而且要在有什麼人來以前，一寸一寸地我移動我的手去拿手槍。

我覺得這個工作做了一個鐘頭之久。稍微一動，就是一聲可怕的吠叫。我仍舊躺着，再試一下。終於我拿到手槍了，我的手便開始抖起來。我把手槍按在地上然後對自己說道：「陸地拔起手槍，在它來不及咬我以前就開槍，然後跳起身來。」

慢慢地我深吸了一口氣，鎮靜一點。於是我屏氣，拾起手槍，格勒一響，那條狗便號叫着跳到一旁去，我急向棚門走去，可是在一隻鵝身上跌了一交。

我飛快地又抓住了它，將它拋出牆，然後自己也爬上去。我剛剛爬到頂上，那條狗兒又已經狼靈活地跳起來，向我撲過來。我很快地跳了下去。恰次站在十步以外的地方，臂下挾着那隻鵝。他一看見我，我們就跑了。

終於我們能够休息一下了。鵝已經死了。恰次老早就注意到。我們想不告訴別人私下燻這隻鵝。我從木房裏拿出一隻燻子和一點柴，於是我們爬進一間荒廢的小棚裏去，這個是我們用來幹這些事情的地方，唯一的一扇窗已經厚厚遮住。有一個灶，就是一個鐵盤放在幾塊磚頭上面。我們生了火。

恰次拔去鵝毛並且將它洗乾淨。我們很小心地將這些鵝毛放在一邊。我們想用來做兩個墊子，上面題道：『柔軟地睡在砲火之下。』這時候前線砲火的聲音直趨進到躲藏的地方來。砲火的紅光照亮了我們的臉，影子在牆上舞着。有時來一個沈重的爆裂，連我們的木房都搖動起來。飛機在轟炸。有一次我們聽見一聲悶住的呼號。定是有一間木房被打中了。

飛機嗡嗡地響着；機關槍搭克搭克的聲音爆裂出來。可是我們並沒有被人家看得出的光呵。

我們對坐着，恰次和我，兩個穿着襤褸的上衣的兵士，半夜裏燒一隻鵝。我們不大談話，可是我相信我們兩人之間卻有一種比戀人更完美的默契。

我們是兩個男子，兩個生命的微細的火星，外面是夜和死機。我們坐在死亡的界線上，在危險了中蹲伏着，油從我們的手上滴下去，我們在心裏是互相很親切的，這個時間好像一個房間：房裏密佈着靜火所映出的我們感情的光亮和暗影。他知道我什麼？我知道他什麼？從前我們是不會有一個同樣的年頭的——現在我們對坐着，中間是一隻鵝，我們的感覺是一致的，我們親密話也說不出來了。

燻一隻鵝要許多時候，這是一隻又肥又年幼的鵝，所化的時候也不短。因此輪流照管。一個躺下去睡的時候，另外一個就加油。一種很好的香氣漸漸地充滿在這小棚裏面。

那些喧嘩的聲音並不加多它們傳送到我的夢裏，還在我的記憶裏面飄蕩着，我在半睡半醒的狀態之中看見恰次將長柄匙放進去而又拿出來。我喜歡他，他的肩膀，他的瘦削的僵曲的體格——同時，我看見他後面的樹林和星。一種清晰的聲音說出話來給我和平，給我一個穿着大靴子，有束帶和背囊的兵，在高高的天空下面踏上躺在他面前的路，很快地就把事情忘記，難得悲哀。在這廣闊的夜空下面，他永遠地向前走。

一個小兵和一個清晰的聲音，如果有誰去愛撫他，他是不大理會的，這個兵有一雙大靴子和一個閉塞的心，他整步走着，就因為他穿着大靴子，他除掉在走着以外其它什麼事情都忘掉了。在地平線的後面是一個多花的鄉野，非常靜寂，他真想哭泣。有些景像他還沒忘記，因為他從來沒有見過它們——它們是迷惑人的，然而失掉了。他的二十個年華不在那地方嗎？我的臉溼了嗎？我在什麼地方？恰次站在我的面前，他那巨大的，僵曲的影子落在我的身上。他溫和地說話，他笑着又回到火旁去。

然後他說道「成了。」

「是呵，恰次。」

我活動起來。在房間的中央這棧色的鵝發着光。我們拿出我們的可摺疊的叉和我們的小刀，每一人削一隻腳。我們拿軍用麵包浸點湯和腳一道吃。我們慢慢地吃得很有味。

「滋味如何，恰次？」

「好！你的呢？」

「好，恰次。」

我們是兄弟了，我們揀最好的肉來互相奉敬。吃好以後我吃一支香煙，恰次吃一支雪茄。鵝還剩着不少。

「我們帶些給克拉拍和嘉登好不好，恰次？」

「當然。」他說道。

我們割下一塊，很細心地用新聞紙包起來。其餘的我們想拿到木房去。恰次笑起來，只說道：「嘉登。」

我同意了，我們要將所有的全帶去。

所以我們就到養雞鴨的屋子去喚醒他們。可是事先我們把鵝毛已經包起來了。

克拉拍和嘉登把我們當做魔術家，於是他們的牙齒就着忙起來，嘉登兩手拿着一隻翅膀腳在嘴裏，好像一隻口琴，便嚼

起來了。他拿起鍋來喝着湯，作啓唇聲說道：

『我永不忘記你們！』

我們走到我們的木房裏。又是高高的天空，星和將臨的黎明，我在這天空下面向前走，一個穿了大靴子的兵，肚子飽飽的，一個小兵在大清早——可是在我的旁邊，僵而瘦削的，走着恰次，我的同伴。

木房的輪廓在黎明中映在我們身上，好像一個黑暗的深沉的睡眠。

六

有進攻的謠言。我們比平日早兩天到前線去，路上我們走過一間被砲彈所打壞的學校。在學校的側面，堆着兩層黃色的，未油漆的嶄新的棺材。它們還發出杉木、松木和樹林的氣息。至少總有一百具。

「這是爲這次進攻的很好的準備呵，」吃了一驚的莫來說道。

「是爲我們用的，」第脫林怒吼道。

「不要胡說，」恰次憤怒地對他說道。

「你得到這樣的棺材，真要感恩不盡了，」嘉登穆笑道，「他們還不是給你一塊油布把你這木塊似的屍首包包起來算了？」

其他的人也說笑起來，一種不愉快的說笑，可是除此以外還能做什麼事情呢？——這些棺材的確是給我們用的。軍事機關在這方面真做得不遺餘力呵。

在我們前面每一件東西都在沸鳴着。第一夜我們設法明白我們的地位。在很靜的時候，我們能夠聽見敵人戰線後面運輸車不停地滾動着，一直到黎明。恰次說這些車子並不回去，它們在輸送軍隊——軍隊，軍火和砲彈。

英國砲隊已經更強固了，這是我們立刻探出的。農場的右邊至少增加了四架二十五生的的大砲，白楊的後面他們又設着戰壕白砲。除此以外，他們還帶些小法國野獸，它們有極快的導火管。

我們精神很不振作。我們在壕穴裏兩個鐘頭以後，我們自己的砲開始落到戰壕裏來了。這是四個星期以來的第三次了。如果只是算得不準確，那麼誰也不願說什麼話，可是事實卻是砲管壞掉了。射出來的砲總是那麼不穩定，落在自己的戰線裏面。今天夜裏我們有兩個人就是因此受傷的。

前線是一個籠子，我們在裏面恐懼地等待着任何可以發生的事情。我們躺在拱形飛着的砲彈網下面，在一種茫茫的憂慮中生活着。在我們上面機會翱翔着，如果一砲打來，我們能伏下身去，盡於此了，我們既不知道，也不能決定，那砲彈會落到什麼地方去。

就是這個機會倒使我們淡漠起來了。幾個月以前，有一次我正坐在一個壕穴裏玩牌；過了一會，我站起身來去看看在另外一個壕穴裏的朋友。在我回轉的時候那第一個壕穴已經不存在了，它已經被一次對準的射擊炸成粉碎。因此我再回到第二個壕穴去，卻正當是去幫忙他們再掘起來。因為在我來回的一剎那它也被炸沒了。

我能夠仍舊活着，或者竟被打死，這都是機會。在一個防炸彈的壕穴裏面，我也許會被搗成肉醬，而在露天的十個鐘頭的轟炸之下，或者我竟毫不受傷。沒有一個兵士能夠逃過一千次的機會。可是每一個兵士都相信機會並且信託他的運命。

我們一定要留心我們的麪包。老鼠近來比以前更多，因為現在的戰壕已經很污糟了。第脫林說這是將臨的轟炸的確實的預兆。

這裏的老鼠特別的討厭，它們生得很肥——我們稱它們死屍老鼠。它們有嚇人的，醜惡的，無毛的臉，它們的長長的赤裸的尾巴看了真使人嘔吐。

它們似乎餓得很兇，差不多每一個人的麪包都被它們咬到。克拉拍用油布將麪包裹起來，放在枕頭下面，可是他睡不着，因為它們在他的臉上奔來奔去要吃那塊麪包。第脫林想用智力來勝過它們：他在屋頂上扣住一根鐵絲，然後將麪包吊在上面。夜裏他撥開電筒，他看見那根鐵絲蕩來蕩去。在麪包上面騎着一隻肥大的老鼠。

終於我們給它一個了結。我們不能將麪包丟掉，因為我們已經沒有別的東西剩。下預備早晨吃，所以我們細心地將老鼠所咬過的地方一片一片切掉。

我們將切下的碎片堆在地板中央。每一個人都拿出他的鏟子躺下身子預備敲打。第脫林，克拉拍，和恰次都拿好他們的電筒。

幾分鐘以後我們聽見第一次的拖曳聲和拉拉扯扯的聲音。聲音漸漸地大起來，現在有許多小腳的聲音了。於是電筒扭亮，每一個人都向那一堆東西打下去，老鼠都一衝而散，結果很好。我們將打死的老鼠拋到壁壘外面去，再躺下來等著。

這個工作我們連做了好幾次。最後那些畜牲懂事了，或是它們已經聞到血腥氣了。它們不再回來了。可是天還沒有亮，地板上剩下的麪包已經被它們運走了。

在隔鄰的戰壕裏它們進攻兩隻大貓和一條狗，貓狗將它們咬死，並且吞掉了它們。

第二天發一份伊達姆的乾酪。每一個人差不多得到一磅脫的乾酪。在一方面講來是很好的，因為伊達姆是很可口的。可是在另一方面卻是壞的，因為這種肥的紅乳球早已就是一種不幸時期將臨的預兆。分出甜酒以後我們的惡兆更增加了。當然，我們喝甜酒，可是我們心裏並不怎麼舒服。

有好幾天我們老是閒着跟老鼠打仗，炸藥和手榴彈更多了。我們連刺刀也檢查過——那是說那種刀背上有鋸齒的刺刀。如果那些傢伙用這種刺刀刺住一個敵人，那敵人當場就被殺死了。在隔壁的區域裏面我們方面有幾個曾被發現出來，他們的鼻子割掉，他們的眼睛挖出，這都是使用他們的槍刺來幹的事，他們的鼻子和嘴都塞着鋸屑，因此悶死了。

有幾個新兵有這種槍刺，我們將它們拿掉，給他們那些普通的槍刺。

可是槍刺實際上已失去了它的重要性。現在流行的總是用炸彈和鏟子來突擊。尖銳的鏟子是一種比較方便而且有許多鋒口的兵器，不但可以用來刺一個人的下巴，而且打起來也好得多，因為它很重，如果用它打在頭頸和肩膀中間，它可以一直把胸膛部裂開。槍刺一刺進去，就夾住不能移動，必須用力猛踢那受刺的人的肚子才可以拔出來，而在那時候他自己也很容易吃一刺。而且槍刺的鋒口也常常容易壞掉。

晚上他們放出毒氣來。我們預料到未來的攻擊，便帶着面罩躺下來，準備第一個人影出現的時候，就將它們拉掉。

黎明到了，沒有什麼事情發生——只有敵人戰線後面那永遠永遠不停止的，神經都要裂開的滾動的聲音，火車，火車，運輸汽車，運輸汽車，可是他們在集中什麼東西呢？我們的砲隊繼續地向那地方開火，可是它還不停止。

我們臉色疲倦極了，避免着別人的眼光。「要像索漠河戰役一樣了，」恰次憂鬱地說道。「那時候我們一直受了七日七夜的砲攻。」自從我們到了這裏以後，恰次便失去他的談諧的習慣，這是很糟的，因為恰次是一個前線上的老兵，他能開得出將要發生的事情。只有嘉登很樂意這好的糧食和甜酒；他以為我們甚至於可以什麼事都不發生便回去休息。

真好像是這樣了。一天一天地過去。夜裏我蹲在探聽敵人動靜的地方。我的上面有流星和傘光射上來，又再飄了下去。我留神着，很緊張，心跳動着。我的眼睛一次又次掉向我的夜光錶的錶面：那兩隻針不肯移動了。我的眼皮真想垂下來，我的腳趾，在我的靴子裏扭動着，使自己警醒。直到我散班的時候還沒有發生什麼事情——只有那邊永不停止的滾動的聲音。漸漸地我們鎮靜起來，繼續玩着紙牌和撲克。也許我們竟有好運氣呵。

整天那天天空上浮蕩着那些偵察的輕氣球。謠傳敵人在行政擊的時候要用鐵甲車和低飛的飛機。可是那沒有新式的射火器使我們感到興趣。

我們在半夜裏醒過來了。大地轟轟地震動了。沉重的砲火落到我們上面來。我們蹲伏在屋角裏面。我們辨認得出每一種口徑的砲彈。

每一個人都抓住他的東西，每一分鐘都向它們看看，使自己相信它們還沒有失去，據穴升動起來，夜在轟鳴着，閃爍着，我們在極短促的一次閃光之中，我們互相看看，我們臉色蒼白，兩唇緊閉，搖搖我們的頭。

每一個人都覺得沈重的砲彈在把壁壘打倒，掘起土壘，並且把水門汀的上層破壞。當一個砲彈落到戰壕裏的時候，我們覺得那深沉的，兇烈的爆裂是怎樣像一隻憤怒的猛獸的大掌的一擊。到了早晨有幾個新兵已經臉色發青嘔吐起來，他們太沒有經驗了。

慢慢地灰色的晨光透進了哨兵屯所，它使那些砲彈的閃光也蒼白起來。早晨到了。地雷的爆裂和槍火混合在一起。這是最可怖的震動，它們所到的地方都變成了一個墳墓。

替班的人出去，偵探兵跌跌撞撞走進來，渾身是泥，顫抖着。一個人沉默地躺在角裏吃着，另外一個是預備後援兵，哽咽着，

他有兩次被砲彈的炸裂摔到壁壘外面去，他並沒有受傷，不過怕砲彈罷了。

新兵看着他，我們一定要看守他們，這種事情是傳染的，有幾個人的嘴唇已經開始顫抖了。天在亮起來了，這是好的；也許進攻在上午就要來了。

轟炸並不減少，它也落到後方去。我們所看得見的就是它迸出像泉水一般的泥和鐵。很廣闊的一帶地方正被抓掘着。進攻並沒有來，可是轟炸卻繼續着。慢慢地我們沈默起來，難得有人說話。我們不能使自己爲人所了解。

我們的戰壕差不多全完了。有許多地方只有十八吋高。它是被洞口，火坑和大土堆所毀壞的。一個砲彈恰準地落在我們哨兵屯所的前面，頓時一切都黑暗了。我們已經被泥土所埋沒，不得不自己鑽出來。一個鐘頭以後進口的地方又清楚了，我們都鎮靜一點，因爲我們有點事情做了。

我們的司令爬進來，報告我們兩個壕穴已經毀了。那些新兵看見了他就鎮靜下來。他說今晚要想法把糧食送過來。

這句話使人安心。事先除了嘉登以外便沒有人想到這件事。現在外面的世界似乎和我們近一點。那些新兵想如果糧食能送過來，那末情形就不怎麼壞了。

我們並不提醒他們：我們知道糧食和軍火一樣重要，所以糧食要運過來。

可是運送沒有成功。第二批的人出發，也回來了。最後恰次去試一下，連他也沒有帶什麼東西便回來了。沒有一個人能夠走過去，這樣的砲火就是小到一隻蒼蠅也飛不過去呵。

我們把腰帶收緊些，用三倍的時間來咀嚼食物，可是食物卻仍舊不能維持；我們餓得兇極了。我拿出一片麪包，吃那白的，將麪包皮放到我的背囊裏去；我常常悄悄吃它。

夜是忍受不住的，我們睡不着覺，只能瞪視着前面，打着瞌睡。嘉登懊悔我們把那些被老鼠咬過的麪包屑浪費在老鼠身上。我們現在真想再吃它們了。水我們也短少，可是還沒有怎麼嚴重。

將近早晨天還沒有亮的時候，發生了騷動。進口的地方衝進一大羣逃難的老鼠，它們想猛攻牆壁。燈火把這個混亂照得

遞亮，每一個人都喊叫着，詛咒着，屠殺着。許多鐘頭以來的瘋狂和絕望都在這次的爆發裏發洩了。我們的臉扭曲着，臂膀伸出來打這些畜牲。厲叫着；我們及時停止，以免真的互相打起來。

這次的殺戮使我們精疲力盡。我們躺下來再等，我們這哨兵屯所到現在還沒有死亡，真是一件奇事。我們的壕穴是極少的幾個很深的壕穴之一。

一個伍長爬進來，他帶一個麪包來。有三個幸運的人在夜裏竟穿過戰線，帶些糧食來。他們說砲火內的地方都受到轟炸。敵人從那裏弄來這許多的砲彈，真是件神祕的事了。

我們等着等着。到日中的時候，我所預料的事情發生了。一個新兵突然發癩。我曾注意了他許多時候，他磨着他的牙齒，張合着他的拳頭。那兩隻被追獵的突出的眼睛，是我們所太熟悉的了。在後來幾個鐘頭裏面，他只有外表是鎮靜的。他像一棵枯爛的樹一般倒下來了。

這時候他站了起來，偷偷地伏下身子走過去，猶豫了一會，便向門邊溜過去。我攔住他說道：「你到什麼地方去？」

「我立刻就回來，」他說道，他想把我推開走過去。

「等一等，砲火就要停止了。」

他聽着，他的眼睛暫時清楚起來了。於是他的眼睛又發着光，好像瘋狗一般，他不作聲，把我推開。

「再等一分鐘，孩子！」我說道。恰次看見了。正當這新兵推開我的時候，恰次跳過來了，我們扯住了他。

於是他開始怒叫道：「不要管我，讓我出去，我要出去！」

他什麼話也不聽，揮拳打人，他的嘴裏有許多口沫，說出半塞住的，無意義的話。這是一種幽閉恐怖病，他覺得他在這裏真要悶死了，所以無論如何要出去。如果我們讓他走，他就會在各處毫不想到遮蔽地亂跑。他並不是這樣子的第一個人。

雖然他狂亂地喊着，眼睛旋轉着，可是沒有法子，我們只能打他一頓，使他恢復知覺。我們很快地毫不慈悲地幹這件事，到底他安靜地坐下來了。其餘的人臉色都轉白了；我們希望這一下能够會止他們。轟炸對於這些可憐的孩子實在太利害了。

他們從募兵處一直便送到砲火裏來，這砲火是能使一個老兵的頭髮都灰白起來的呵。

這個事情以後，那些黏性的，沈悶的空氣在我們的神經上工作得更利害起來。我們好像坐在我們的墳墓裏等着掩埋。突然可怕的轟聲和閃光來到了。我們的壕穴在一個直射的砲擊之下，各處的樞鈕都格勒格勒響起來，幸而這不是個小的砲彈，所以水門汀的壘臺還能吃得住。它發出金屬的響聲，牆壁旋轉着，來福鎗，頭盔，泥土，灰塵，往各處飛着。硫磺的臭氣湧進來了。

如果我們不在這個深的壕穴裏面，而在那種最近剛造好的淺的壕穴裏面，那麼我們現在便沒有一個活的了。

可是這一下的結果還是很糟。那個新兵又發起狂來，另外還有兩個學着他。一個人跳起來衝了出去，我們正忙着另外兩個。我出發追趕那個逃走的人，打不定主意要不要射擊他的小腿——可是砲聲又厲叫起來，我立刻撲倒，等我站起來的時候，戰壕的壁上已經塗着冒煙的碎片，肉塊，和制服的零片了。我爬了回來。

第一個新兵似乎真地瘋了。他好像一隻山羊一般拿頭往牆上撞過去，我們今夜一定設法子把他送到後方去。這時候我們把它綑住，可是縛得很鬆，如果一有進攻，立刻就可將他解開。

恰次提議玩紙牌。一個人有事情做的時候就好過些。可是沒有用處，我們諦聽着每一次逼近來的爆裂，把牌算錯，而且忘記跟張。我們不得不停止了。我們似乎坐在嘶嘶響着的汽缸裏面，缸外面各處都受着打擊。

又是夜。我們被過分的緊張所弄軟了——一種致命的緊張好像一把有刺的刀在我們的脊骨上刺着。我們的腿不能移動，我們的手顫抖着，我們的身體是一層薄皮，痛苦地伸展着，蓋住了瘋狂，蓋住了一種簡直不能抵抗的，爆發的吼叫。我們已經沒有肉也沒有筋，我們不敢互相看一眼，因為我們怕着一種料不到的事情。所以我們緊咬住牙齒——它會終止的——它會終止的——也許我們能逃過吧。

突然靠近我們的砲彈停止了。砲火還繼續着，可是它已經擡高，落到我們後面去，我們的戰壕是沒有危險了。我們抓了手榴彈，擲到壕穴前面去，我們便跳起來跟在它們後面。轟炸已經停止，沈重的砲彈現在落到我們後面去，進攻已經來了。

沒有人會相信在這吼叫着的荒地上還有着人；可是鋼的頭盔現在從各處的戰壕裏出現了，離我們五十碼的地方，有一架機關槍已經放在適當的地位格格格格叫起來了。

鐵絲網已經打得粉碎。可是它們還發生阻礙。我們看見衝鋒隊在過來。我們的砲隊開火。機關槍軋軋響着；來福槍爆裂着，突擊在過來了。海和克拉拍開始用起手榴彈來。他們盡力趕快地捧着，其餘的人傳給他們，柄子和繩都已經拉出。海擲七十五碼，克拉拍六十碼，這是量過的，距離是重要的呵。敵人奔過來，在未到四十碼以內的地方是不能做什麼事的。

我們認得清這些扭曲的臉，和光滑的頭盔。他們是法國人。他們走到那殘餘的有刺的鐵絲網的地方，已經很吃苦。整整一行人都死在我們機關槍的面前。於是我們停頓了好多次，他們逼近來了。

我看見一個，臉朝天，跌到一個鐵絲架裏去。他的身體軟倒，兩隻手弔着好像正在禱告。於是他的身體完全落下，只有打掉的手和殘臂現在還掛在鐵絲上面。

正當我們要退的時候，我們面前有三個臉從地下升上來。在一個頭盔下面有一把黑色的尖鬍子還有兩隻眼睛釘住我望着。我擡起手來，可是我不能將手榴彈向這兩隻奇怪的眼睛擲過去，在瘋狂的一剎那之中，整個屠殺好像在我這兩隻動也不動的眼睛周圍，繞着圈子，於是那頭擡起來，一隻手，一個動作我的手榴彈，便飛過空中打到他身上去了。

我們向後方跑，拉些鐵絲架到戰壕裏面，放些藥線已經拉緊的炸彈在我們的後面。這使我們的退卻非常凶猛了，機關槍已在第二個方位開起火來。

我們已經成了野獸。我們不是打仗，我們是抵抗着滅亡。我們擲炸彈並不是打人，在死神披甲伸手追逐我們的時候，我們還知道什麼人呢？——現在是三天以來第一次我們看見了他的臉，三天以來第一次我們反抗他；我們感到一種狂怒，我們不再絕望地躺着，在斷頭臺上等着，我們能够破壞能够殺戮，來救我們自己，來救我們自己並且復我們的仇。

我們蹲伏在每一個角落後面，在每一座有鉤的鐵絲網的障壁後面，我們在奔跑以前把一堆一堆的炸藥向前進的敵人的腳上擲過去。手榴彈的爆裂往我們的臂上和腿上有力地撞擊着；我們像貓一般蹭着身子向前跑，被這個帶着我們走的

人山人海所沈沒，使我們充滿了兇殘的血，將我們變成暴徒，殺人犯，和只有上帝知道的魔鬼；這個人山人海用恐怖，瘋狂，和貪生來增加我們的力量，我們是爲了我們的得救而搜尋着，戰鬪着。這時候就是你自己的父親和他們一陣來，你也曾毫不猶豫地將一個炸彈向他擲過去。

前方的戰壕已經放棄。它們還是戰壕嗎？它們已經炸得粉碎，毀滅——只有戰壕的零片，連着軌道的洞，鳥窠一般的地坑就完了。可是敵人的死亡卻在增加着。他們料不到這樣利害的抵抗。

近正午了。太陽熱烈地照耀着，汗水刺着我們的眼睛，我們將汗水揩在袖子上，常常帶着血。終於我們到了一個稍爲好一點的戰壕。戰壕佈防得很好，已經爲反攻有準備，我們走了進去。我們的砲實足地開起火來，把敵人的進攻斬斷了。

我們後面的人停止了。他們不能再前進。這進攻已經被我們的砲隊所炸掉了。我們觀察着。砲彈擡高一百碼，我們向前突圍。我的旁邊有一個代理伍長，他的頭已炸開，他奔跑了幾步，鮮血正從他的頭頸上好像泉水一般湧出來。

還沒有到肉搏的時候，他們被我們趕得回去了。我們又走到我們的破碎的戰壕。然後向前走去。哦，這個反攻呵！我們走到後援線的躲避的地方，只想爬進去躲起來——可是我們不能躲藏，我們一定要掉轉，投身到恐怖裏面去。如果這時候我們不是機器人，我們就會繼續躺着，精疲力盡毫無意志。可是我們又被掃到前面去，毫無力量，狂暴着，憤怒着；我們要殺戮，因爲他們還是我們致命的敵人，他們的來福槍和炸彈向我們瞄準，如果我們不破壞他們，他們就要毀壞我們了。

這片棧色的土地，這片毀壞的炸裂的土地，在太陽光下面發着油膩的光；這土地乃是這些機器人的騷動和陰鬱的世界的背境，我們的喘息已經微弱得好像羽毛的颼颼聲，我們的嘴唇乾燥，我們的頭已經被昏亂所毀壞——我們就是這樣跌跌撞撞向前衝，棧色的土地，油膩的太陽光，和抽縮的死亡的兵士，這個慘痛的現象鑽進我們的刺穿的心，這些兵士，——這是不能避免的——當我們正跑過他們的時後，他們呼號着抓住我們的腿。

我們失去了一切看待旁人的感覺。我們的被追獵的眼光一看到另外一個人的形狀就不能自制。我們是沒有情感的死

人，我們經過了一種詭計和可怕的魔術還能夠奔跑殺戮。

一個年輕的法國人落在後面，他被我們追上，他舉起兩手，一隻手裏他仍舊握着手槍——他是想射擊還是想投降呢？一把鏟子把他的臉劈開了。第二個法國人看見了這情形，想逃遠點：一把槍刺進了他的背脊。他跳得老高，他的兩臂攤開，他的嘴張得很大，號叫着；他跌跌撞撞。那把槍刺在他的背脊上抖動着。第三個丟掉他的來福槍，恐怖地伏下來用手遮住他的眼睛。和其餘幾個俘虜留在後面擡送那些受傷的人。

在追逐中我們突然到了敵線。

我們緊緊地追蹤着退卻的敵人，所以我們簡直和他們同時趕到他們的戰線。這一來我們死亡得極少。一架機關槍軋軋響着，可是一個炸彈就使它不作聲了。雖說如此，在兩秒以內這機關槍已經傷了我們這邊五個人的胃。恰次用他的槍托把一個沒有受傷的機關槍手的臉搗成肉醬。在敵人還來不及拿出他們的炸彈以前，我們已經用槍刺刺倒他們了。我們渴，飲着他們用來填槍砲的水。

到處都是修剪鐵絲的人在急促地工作着，木板橫鋪在這些鐵絲網上面，我們跳過那狹窄的進口走進他們的戰壕裏去。海用他的鏟子打進一個長大的法國人的頭顱裏去，而且擲了第一個手榴彈：我們在胸牆後面蹲伏了一會，於是這個戰壕在我們面前空虛了。第二個手榴彈斜刺裏噴噴地飛到一個角落裏去，炸出一條路來；我們走過的時候，將滿手的手榴彈擲到壕穴裏去，大地振動着，爆烈着，發出沈悶而抑塞的聲音，我們顛蹶地踏過滑膩的肉塊，跨過軟倒的身體，我一腳踏在一個破裂肚子裏，這肚子上放着一頂乾淨的新的軍官的帽子。

戰爭停止了。我們已經和敵人接觸不到。我們不能在這裏耽擱長久，我們一定要在我們砲隊掩護之下退到我們自己的地方。我們一知道這個消息，就立刻鑽進最近身的壕穴裏去，在未跑開以前用最高的速度看見什麼糧食就搶什麼，尤其是那些醃牛肉罐頭和牛油。

我們回來的時候很順利。敵人不再來進攻了。我們整整一個鐘頭躺在地上喘氣休息，沒有一句話說。我們真的疲乏極了，

所以雖然餓，我們並不想到那些糧食。然後我們才慢慢地再有點像人起來。

在整個前線上，那邊的醃牛肉，是頂出名的。有時候這正是我們去襲劫的主要的理由，因為我們的食料總是不大好，我們者是餓着肚子。

我們收集了五罐。那邊的人待遇是很好的；我們饑餓得很苦，我們吃的是大頭菓醬，和很少的肉，簡直是要動手搶的，所以這些醃牛肉在我們看來真是一種奢侈了。海得到一個薄的白色的法國麵包，好像一把鏟子一般塞在他的腰帶後面。麵包的一角上有一點血，然而那是可以割掉的。

我們到底能吃到一點好東西，這事情實在不錯。我們這一切力量仍舊還有些用處呵。足夠的糧食正和好的壕穴一樣有價值。這能够救活我們的性命；這就是我們貪吃的緣故。

嘉登搶到兩水瓶的白蘭地。我們傳來傳去喝着。

黃昏的祝福開始了。夜已經來到，地坑裏升起霧來。這些洞裏似乎充滿着鬼怪的祕密。白煙在溜出洞口以前辛苦地爬着。圈子於是長長的線條從一個地坑到另外一個地坑連接起來。

有點冷。我值班巡哨，向黑暗瞪視着。我的精力在一次進攻以後老是用盡的，所以要我一個人想着念頭那實在是很困難的。它們並不是真正的念頭。它們是一些回憶，在我的疲乏之中使我懷念家鄉。

傘光向上射着——我看見一張圖畫，一個夏夜，我在一個教堂的廊屋裏，望着那些高大的玫瑰，它們在這個小教堂的花園中央放着花，這花園裏有和尚葬着。在牆的四周是那些十字架聖蹟的石頭雕像。沒有一個人。一種極大的寂靜統治着這個放花的方院子，日光溫暖地照在那些沈重的灰色的石頭上面，我將手放在上面，還覺得溫暖。在右角上，教堂的青色的尖塔頂升到黃昏的灰藍色的天空裏去。在這些發光的廊柱中間，有一種只是教堂才有的冷森森的黑暗，我站在那個地方，懷疑我到二十歲的時候會不會已經有了迷惘的戀愛情感。

這個景象非常靠近我；在沒有被下一個光輝砲彈的光亮所溶化以前，它簡直接觸我了。

我拿起我的來福槍來看看它可是整齊而有著準備。槍管溼了；我拿在手裏用手指頭揩掉溼氣。

我們鎮後的草場的中間，在一條河流旁邊，有一行古楊。從很遠的地方，就可望得見它們，雖然這些白楊只在河流的一面，我們卻把那個地方叫做白楊路。在小孩子的時候，我們就非常愛它們，它們漠然地誘我們到那邊去，我們整天逃著學在它們旁邊玩，聽着它們瑟瑟的聲音。我們在它們下面，坐在岸灘上，將我們的腳掛在明亮急流的水裏。流水的純潔的香氣，和白楊樹裏風的甜曲，使我們喜歡極了。我們非常愛好它們，那種日子的景像還能使我的跳躍的心安靜下來。

一切的回憶都有兩種特性，這是很奇怪的。它們老是非常平靜的，這是兩個特性中間主要的一個；如果它們不是真地平靜，也會平靜下來。它們是沒有聲音的幻像，它們有目光，有姿勢，靜默無語——它們這種沈默使我抓住我的衣袖和來福槍，深恐我會放任而沈浸在這種誘惑裏面，那麼我的身體就會漲大而和緩地沈到這些東西後面的靜寂的力量裏面去。

它們在這一方面是安靜的，因為我們現在得不到安靜。前線上沒有安靜，前線的災禍傳佈到那樣廣大，我們永遠逃不出它。連遙遠的軍需處和休息地帶，砲彈的轟隆和沉悶的響聲也老是在我們的耳朵裏。我們從來沒有走到聽不見這些聲音的地方。可是最近這幾天真是難以忍受了。

這些舊日的回憶，因為靜寂，所以它們喚醒的最強的感覺就是悲哀——一種奇怪的不可思議的憂鬱。我們曾有過這種希望——可是它們不回來了。它們已經過去，它們屬於一個已經離開我們另外一個世界。在營房裏面它們喚起一種要它們回來的反叛的狂野的癡望；因為在那時候它們還和我們在一起，我們屬於它們，它們也屬於我們，即使我們已經和它們分離。當我們在黎明的曙光之中和樹林的黑暗的側影的中間，出發到溼地去操練的時候，它們就出現在我們所唱的軍歌裏面。它們是一種有力的回憶，它們本在我們心裏，又從我們心裏走了出去。

可是這兒在戰壕裏我們完全失去了它們。它們不再升起來；我們已經死了，它們老遠地站在地平線上，它們是一種幻像，一種神祕的反映，引我們回家去。我們又怕又憂，毫無希望。它們是強有力的。我們的希望也是強有力的——可是它們是得不到的，這我們知道。

即使我們青年時代的這些景像能够還給我們，我們也不知道怎麼辦。從它們傳到我們心裏的溫柔的，祕密的影響不能再升起來了。我們愛在它們裏面而且在它們裏面活動；我們想起它們愛它們並且爲它們的景像所奮發起來。可是這好像凝視着一個死去的同伴的相片。這是他的體態，這是他的臉，而我們共度的日子在回憶裏就變成爲一種悲哀的生活；可是那人卻已經不是他本身了。

我們永遠不能再做同樣的人物，參加這些景像。吸引我們的並不是它們的美和它們的意義，而是感通。一種對於我們過去生活的東西和事情的友愛的感覺，這它將我們割開，使我們的父母的世界成爲一種不能了解的東西——因爲當那時候我們委身於這些事情，不知道別的，最微細的事，也能把我們帶到長久的時間裏去。也許這不過是青年時代的特權，可是我們還看不出界限，不知道止境在什麼地方。我們的血裏有一種期待的顫慄，它使我們和昔日的生活連結起來。

現在我們好像旅行者一般走過我們青年時代的景像。我們已經被堅硬的事實所燒燬了；我們好像商人一般懂得區別，好像屠夫一般懂得必需做的事情。我們不是無憂無慮——我們是漠不關心。我們想到那個地方去，可是我們能够住在那個地方嗎？

我們好像小孩子一般無依無靠，我們好像老年人一般沒有經驗，我們是生硬，悲哀和淺薄——我相信我們已經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我的手發冷，我的肉起着寒慄，然而夜還是溫暖的。只有霧是冷的，這個神祕的霧在追蹤着我們面前的死人，從他們身上吸出他們最後的，爬行着的生命。到了早晨，他們的身體就變成青灰色，他們的血凝結起來成爲黑色。

落傘般的火球還是射上去，好像一個月亮一般，將它們的冷酷的光照在這些麻木的境物上面，大地盡是地坑和凍結的燈光，我的皮膚下面的血將恐懼和倉皇傳到我的思想裏去。我的思想微弱而顫抖着，它們要求溫暖和生命，沒有同情和感通。它們就不能支持，它們在絕望的赤裸的圖畫之前混亂起來。

我聽見食罐的軋軋聲，頓時發生一種對於溫暖的食物的強烈的要求，這種食物給我好處，使我舒服。我苦痛地

強制我自己等待換班。

然後我走進一個壕穴裏面，發見一杯大麥。這是加油燒的，很可口，我慢慢地吃着。我一聲也不響，雖然其他的人都很高興，因為砲聲已經慢慢靜下去了。

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奇幻的鐘頭一個接着一個，好像是當然的事情。進攻和反攻交替着，戰壕之間那些地坑裏的死人慢慢地堆積起來。我們能够把那些躺在並不太遠的地方的受傷的人都擡他回來。可是有許多要等好多時候，我們便聽着他們臨死的呼聲。

有一個受傷的人我們搜尋了兩天還是找不到。他一定仆臥着，不能轉過身來。除了這一點，我們就難以明白我們爲什麼找不到他了。因爲只有嘴貼着地的呼聲是不能推測出它的方向來的。

他一定傷得很糟——一種惡劣的傷，既不是嚴重得立刻使他精疲力盡，在半昏迷的狀態之中做夢，也不是輕微得還能够忍受苦痛，並且希望復原。恰次以爲那人或是骨盤折斷，或是脊椎上中了一彈。他的胸膛決沒有受傷，否則他不會有許多力量來呼喊。如果是其它的傷呢，那麼我們總可以看見他移動了。

他的聲音漸漸地沙啞起來。這聲音慘厲得彌漫各處。第一夜我們中間有幾個人出去找了他三次。可是正當他們以爲已經聽清楚了他的地方而爬過去的時候，過一會兒他們又覺得那聲音又似乎完全從另外一個地方來了。

我們一直找到黎明還是失敗。我們整天用望遠鏡檢視戰地，卻什麼東西也沒有發見。第二天哀呼的聲音微弱起來；這總是因爲他的嘴和唇已經乾燥的緣故。

我們的司令官答應凡是找到那人的人可以有三天的特別假日。這是一個很有力的誘惑。然而即使沒有這點好處，凡是可能的事情，我們總願去做。因爲他的呼聲實在太可怕了。恰次和克拉拍連下午也出去，結果亞爾伯特的一個耳垂被射掉了。這還是徒勞，他們沒有把那人帶回來。

他的呼聲是很容易懂得的。起初他不過喊救命——第二夜一定有點昏迷，他和他的妻子和孩子們談話，我們常常聽出

愛麗絲 (Eliot) 這個名字，今天他單是哭泣了。到了黃昏，那聲音漸漸衰弱成爲啞啞的聲音。可是整夜那聲音老是如此。我們聽得這樣清楚，是因爲風向我們這邊吹來的緣故。早晨我們正猜他已經老早到了他休息的地方，而一聲最後的格勒格勒斷氣的聲音又傳過來了。

天很熱，死的人還沒有埋葬。我們不能將他們全擡進來，因爲擡進來以後，我們會拿他們沒有辦法。砲彈會埋葬他們的。有許多人的肚子脹大起來好像一個氣球。他們發出噁噁的聲音，打着噎，並且轉動着。毒氣在他們的肚子裏發出響聲來。

天是藍色的，沒有一片雲。黃昏的時候悶熱起來，熱氣從地面升上來。風向我們吹來的時候，它帶來一種血腥氣又濃又臭。這種從砲洞裏出來的死的氣息好像是一種哥洛方和腐爛物的混合物，使我們只是打惡心，嘔吐着。

這幾日夜裏安靜起來，於是尋找銅導帶和法國光輝砲彈的絲的落下傘的工作開始了。爲什麼這些銅導帶這樣爲人喜歡，我們不知道。收集的人只說它們是有價值的，有的收集了許多許多，因而回來的時候竟被它們的重量壓得彎下腰來。

可是海卻至少說出了一個理由。他要把它們送給他的姑娘添補她的吊襪帶。佛里斯蘭人聽了這話大笑起來，他們拍着他們的膝頭說道：「可是天呵，他是個聰明人，海真是的，他有好腦子。」嘉登更抑制不住；他將最大的圈拿在手裏，時時把他的腿子套進去，表示有多少空的地方。

「海她一定要有兩隻腿像這樣，腿——」他的思想更爬上去，「她的臀部一定要像一隻——像一隻象！」他放不開這個題目。「我希望我有一次能和她很狎熱的，我的帽子——」

海的臉發着亮光，她因爲他的姑娘竟能得到這樣的贊賞。

「她是個好人兒呵，」他自得地說道。

落下傘有了更實際的用處了。照上半身的大小而論，每三四塊可以做一件輕便外衣。克拉拍和我將它們用來做手帕。其餘的人寄到家裏去。如果那些女人能知道這些破塊是冒了多大的危險得來的話，她們一定會大吃一驚。

嘉登正在極鎮靜地想將一個不能爆發的砲彈從一個導帶裏打出來，恰次立刻抓住了他。如果別的人也來做做看，這東

西一定會爆裂，可是嘉登老是有他的運氣。

有一天早晨有兩隻蝴蝶在我們的戰壕面前飛翔着。它們是黃蝴蝶，黃色的翅膀上面有紅色的點子。它們在這裏尋找什麼東西呢？幾哩以內沒有一棵樹，沒有一朵花。它們停在死人頭顱的牙齒上面。鳥雀也一樣無憂無慮，它們已經老早和戰爭弄慣。每天早晨雲雀從兩軍陣線中間的地方飛上去。一年以前我們看着它們築巢，現在小雀也長大了。

我們的戰壕裏老鼠少起來了。它們也在兩軍陣線中間的地方——我們知道爲什麼。它們漸漸地肥大起來；我們看見一隻就用鎗打死它。夜裏我們又聽見敵線後面的滾動的聲音。整天我們只聽見日常的砲聲，所以我們能够修理戰壕。者是有許多有趣的事情，這是飛機手負責做出來的。我們每天有無數的戰鬪可看哩。

戰鬪機並不攪擾我們，可是偵察機我們卻看得同瘟疫一般可恨。它們使炮隊攻我們。它們出現一兩分鐘以後榴霰彈和高炸彈就開始往我們這裏落下來。我們有一天就因此損失了十一個人，五個人是擡病牀的。有兩個炸成肉醬，所以嘉登說你簡直可以將它們從戰壕的牆壁上用瓢刮下來把他們葬在食罐裏面。另外一個人的下半個身體和兩隻腿被炸掉地死了，他的胸膛斜倚在戰壕的邊上，他的臉色好像檸檬黃，他的鬍鬚裏面還燒着一支香煙。這支香煙一直燒到他的嘴唇邊才熄掉。

我們把這些死人放到一個大的砲彈炸裂洞裏面。因爲有三層，所以一個人便疊在一個人面上。

突然砲火又轟擊起來。頓時我們又坐起來，充滿着空洞的預料的堅硬的緊張。

進攻，反攻，衝擊，擊退——這些是字，可是它們所含蓄的是什麼東西呵！我們損失了許多人，大多數是新兵。新兵又送到我們的區域裏來。這是新組織的隊伍，完全是去年招募得來的年輕人。他們簡直沒有受過什麼訓練，他們只得到了理論上的智識便送到戰地來了。他們知道什麼叫做手榴彈，這個自然，可是他幾乎毫不想到遮蔽，而最重要的就是他們不會找遮蔽。地上的圍地要有十八吋高他們才能看見。

雖然我們需要新兵，可是他們給我們的麻煩比他們所值得的還要多。他們在這個殘酷的戰場上，毫無希望，他們好像蒼

癩一般倒下去。現在的戰鬪法需要智識和經驗；一個人一定要感覺得出地勢情形，他一定要有聽得出砲彈的聲音和性質的耳朵，他一定要能够事先推測出它們將落在什麼地方，它們怎樣爆裂，並且怎樣逃避它們。

這些事新兵當然完全不知道。他們被殺，不過因為他們不能夠辨別榴霰彈和高炸彈，他們被成羣地打倒，是因為他們憂急地聽着那遠遠落到後方去的巨大的黑煙彈的轟叫的聲音，而不顧到那些掠地而過的小球的輕微的噓噓的聲音。他們不四散開來，反而像羊一般聚在一塊，遭受傷的人也和兔子一般被飛機手所炸倒。

他們的蒼白的，蘿蔔色的臉，他們的可憐的握着拳頭的手，這些可憐的小鬼的不幸的勇敢，這些可憐的勇敢的小鬼絕望地衝鋒進攻，他們恐怖得哭也不敢哭響，只是打壞了胸膛，炸裂了肚子，和四肢，想到他們的母親而低低哭着，一有人向他們看，他們就不哭了。

他們的瘦削的，安靜的，死的臉有着那些死孩的可怕的冷漠。

看他們怎樣跑過去，奔着而倒下來，真使人的喉嚨裏哽咽起來。我們真要去攔他們一下，因為他們是這樣地呆笨，拉住他們的臂膀，將他們從這裏帶走，可是因為他們在這裏實在沒有用處。他們穿灰色的上衣，褲子，和靴子。他們大多數人的制服都嫌太大，掛在他們的四肢上面，他們的肩膀太狹，他們的身體太細小；因為制服是從來沒有依些孩子的尺寸來做的。新兵比老兵多死五倍到六倍。

一個突然的毒氣進攻，將他們弄死了許多。他們還沒有懂得應該怎樣辦。我們發現一個壕穴裏面盡是他們這些人，藍色的臉，黑色的唇。有幾個人在炮洞裏把他們的面罩拿掉得太快，他們不知道毒氣在洞裏是留得最長久的，他們看見上面的人已經沒有面罩，他們也把自己的拿掉，於是就把足夠燒焦他們的肺的毒氣吸了進去。到了這種情形便無可挽救，他們血管迸裂，氣塞而死。

在戰壕的一個角裏我突然遇到希曼兒司托司。我們潛伏到同一個壕穴裏面。我們氣也透不過來地大家互相依傍着躺着等衝鋒。

當我們再跑出來的時候，雖然我非常興奮，卻突然想到：「希曼兒司托司在什麼地方？」我立刻又跳回到壕穴裏來，發現他受了一點微傷，躺在一個角裏，裝做受了重傷的模樣。他的臉色陰沈。他在驚惶着。他也是初來的呵。那些年輕的新兵要跑到外邊去，他卻在這裏，這使我暴怒起來。

「滾出去！」我唾罵道。

他並不動，他的嘴唇發抖，他的鬍鬚顫動。

「出去！」我再喊道。

他縮起他的腿，背靠着牆壁蹲伏着，好像一隻兇狗一般露出他的牙齒。

我抓住他的臂膀想把他拉出來。他叫起來着。

這使我忍受不住了。我一把抓住他的頭顱，他好像一隻袋一般搖着，他的頭撞來撞去。

「你這蠢貨，你可滾出來！」你這狗，你這鼯鼠，爬出來，聽見嗎？」他的眼光滯鈍，我拿他的頭向牆壁撞過去——「你這

牛——我踢他的肋骨——「你這豬——我將他向門邊推去，並且將他的頭先推出去。

我們又有一次進攻來了。中間有一個副官。他來見我們便喊道：「前進，前進，參加進來，跟我們來呵。」這幾句命令的話成就了我所有的痛打不能成功的事。希曼兒司托司一聽見這號令，便四周看看，好像醒了過來一般，跟了上去。

我跟在後面，看他向前去。他又是校場上潑辣的希曼兒司托司了，他竟越過了副官，一直到前面去。

轟炸，掩護砲火，幕火，地雷，毒氣，鐵甲車，機關槍，手榴彈——一個名詞，一個名詞，它們都是掌握着世界的恐怖呵。

我們的臉上鋪滿了屑粒，我們的思想已經毀滅，我們疲乏得要死快了；每次進攻來的時候，我們使用我們的拳頭去敲醒許多人來，叫他們跟我們一陣跑——我們是眼睛炙傷，兩手破裂，膝頭流血，兩肘擦傷。

這發生了多少時候呢？幾星期——幾月——幾年？不過幾天罷了。我們看見時間在臨死的人們的蒼白的臉上逝去，我們塞着食物，我們奔跑，我們擲彈，我們射擊，我們殺戮，我們躺下來，我們軟弱疲乏，沒有什麼東西能够提起我們的精神，除了知

還還有比我們更軟弱，更疲乏，更絕望的人，他們在瞪視着我們把我們當作天神，因為我們許多次從死亡之中逃出來。在幾個鐘頭的休息之間，我們教授那些新兵。「你看見那搖晃着的尖口嗎？這是白砲來了。伏下身子，它就會乾乾淨淨過去。可是如果它在這邊來，就得逃了。白砲是可以逃避的。」

我們使他們的耳朵尖銳起來，去聽那種不容易分辨的小砲彈的惡毒的簡直聽不大出的微聲。他們一定要從一般的騷擾的響聲之中，辨別出它們的昆虫的營營的聲音——我們解釋給他們聽，告訴他們這些小砲彈比大砲彈還要危險，因為大砲在沒有來以前老早就可以聽到的。

我們告訴他們怎樣躲避飛機，怎樣在進攻之中被追到了的時候，裝做一個死人，怎樣計算手榴彈，使它們在離地的半秒鐘的時候爆裂；我們教他們在導火線極快的砲彈以前要快得像電光一般飛攢到洞裏去；我們指點他們怎樣用一把炸彈去掃清一個戰壕；我們說明敵人的炸彈和我們的炸彈，它們導火線的長度的不同；我們教他們明白毒氣砲的聲音——指點他們一切可以從死亡裏逃出來的方法。

他們聽着，他們很領教——可是砲火一開始，他們便興奮得什麼都做錯了。

海·韋直斯拖着，他的背部受了重傷，他的肺在每一次呼吸的時候便跳出來。我只能緊握他的手；「完了，保羅」他呻吟着，因為痛苦而咬着他的臂膀。

我們看見頭蓋骨已經炸開卻還活着的人；我們看見兩隻腳已經炸掉卻還跑着的兵士，他們用他們炸裂的殘肢顛蹶地爬到附近的砲洞裏去；一個代理伍長拖着打成肉醬的膝頭用手爬了一哩半路；另外一個肚腸凸出繞在握緊的兩手上面，跑到醫院裏去；我們看見沒有嘴的人，沒有牙床的人，沒有臉的人；我們發現一個人用牙齒咬住臂上的血管有兩個鐘頭，以免流血而死。太陽沈下去了，夜來到了，砲彈哀鳴着，生命告終了。

可是我們躺着的這一小塊抽動的地方還保持着。我們讓給敵人當作戰利品的不過幾百碼地方。可是每碼都有一個死人躺着。

我們退班了。車輪在我們下面滾動着，我們呆滯地站着，一聽見「留神——鐵絲」便屈一屈膝，我們來的時候還是夏天，樹林還很綠，現在是秋天了，夜是灰色而潮濕。運輪汽車停了，我們爬出來——混雜的一羣，許多殘剩的名字。兩面都站着人，在黑暗裏，喊着各聯隊和各隊的號數。每喊一聲便有一小羣人散開來，是很少的一羣污穢的，蒼白的兵士，一羣少得可怕的人，少得可怕的剩餘。

現在有人在喊着我們本隊的號數了，是他不錯，是那隊司令官，他也受了傷，他一隻臂膀吊着。我們走到他那邊去，我認出恰次和克拉拍，我們站在一起，互相依傍着，互相望着。

於是我們聽見我們本隊的號數喊了又喊。他得喊許多時候，他們在醫院和砲洞裏是聽不到他的呵。

又喊一次：「第二隊的這裏來！」

於是柔和一點：「第二隊沒有別的人了嗎？」

他不作聲，然後倒噪地說道：「完了嗎？」於是發命令道：「報數！」

早晨是灰色的，我們來的時候還是夏天，我們那時候有一百五十個人。現在我們寒顫着，這是秋天了，樹葉瑟瑟地響着，我們的聲音疲乏地抖動出來：「一——二——三——四——」在三十二上停止了。靜默了好一會，才有人問道：「還有別人嗎？」——又等一等，然後柔和地說道：「成小隊——」於是頓住了，然後又「第二隊——」只能困難地接下去說完它：「第二隊——常步走！」

一行人，短短的一行人向晨光緩步走去。

三十二個人。

他們將我們送回比平時更遠的戰地補充部，使我們重新組織起來。我們這一隊需要一百多個以上的新兵。

這時候我們已經落落差，到處閒散着。兩三天以後希曼兒司托司來我們這裏來了。自從他到過戰壕以後，就失去了他的驕氣，他要和我們要好。我很高興，因為我看見他怎樣在海·韋直斯背脊受傷的時候，將他送進來。而且我們沒有錢的時候他曾在隨營酒店好好款待我們。只有嘉登還很謹慎，猜疑着。

但是當希曼兒司托司告訴我們他要接替一個在假的廚頭的時候，嘉登也心服而跟他要好起來了。他當場給我們兩磅糖，又特別給嘉登半磅牛油，以作證明。後來的兩三天他更分派我們在廚房做削山薯和大頭菜的工作。他給我們的東西實在是軍官的食品。

這樣暫時我們總算已經有了使一個兵士滿意的兩件東西了：好的食物和休息。想一想其實算不得什麼。如果在兩年以前我們準會把我們自己非常輕蔑起來。可是現在我們卻很快樂了。這完全是習慣——就是在前線也是一樣。

習慣就是我們所以把事情忘記得這樣快的解釋。昨天我們還在砲火下面，今天我們卻在鄉下幹蠢事，並且搶食物，明天我們又到戰壕了。其實我們什麼東西都沒有忘記。可是我們既然在戰場上面，那麼前線的日子，一過去便像一塊石頭在我們的心裏沈下去；它們實在太嚴重了，要立刻將它們回想起來實在是很難的。如果我們竟能回憶，那麼我們老早就會毀掉了。我沒有多時就發現了這一點——一個人能夠匍伏，恐怖是能夠忍受的——可是如果他想到它，那麼它就能殺死人。

我們一上戰線就變成野獸，因為唯有如此才能使我們逃生，我們一出來休息，就變成懶漢和滑稽的人了。我們不能做別的事情，這完全是必然的。我們無論怎麼總要生活，因此我們不能負起那些感情的重負，這種感情在太平時候很可以用作裝飾，在這裏卻不適宜了。開末力黑死了，海·韋直斯要死快了，在末審日他們會有工作做，那就是在一次直接射擊以後將

漢斯·克來默 (Hans Kramer) 的身體一塊一塊縫補起來。馬吞司 (Martens) 的腿沒有了，邁益爾 (Meyer) 死了，麥克司 (Max) 死了，倍益爾 (Beyer) 死了，哈默林 (Hammeling) 死了，有一百二十個受傷的人，躺在這個地方或者另外一個地方，這是一件可咒詛的事，然而現在這和我們有什麼關係——我們活着呵。如果我們能够救他們，那麼就可以看出我們是多麼願意照顧——我們倒願意幹一下，不怕自己送命；因為我們高興的時候，我們是能够非常俠義的。我並不怎麼知道恐懼——怕死，是的；然而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那是生理的呵。

可是我們的同伴已經死了，我們不能夠幫忙他們，他們已經得到他們的休息，誰知道我們的將來怎麼樣呢？我們要使我們舒服，並且睡覺，儘量地塞到我們的肚子裏去吃，喝酒，抽煙，那麼光陰不至於浪費。生命是短促的呵。

我們一離開前線，對於前線的恐怖就消沉了；我們拿戰爭來說殘酷的，粗野的笑話，一個人死了，我們說他去出恭了，我們就是這樣說着每一件事情；這使我們免得發瘋，我們抱了這樣的態度，那麼我們就保持住我們的抵抗能力了。

可是我們並不忘記。戰報上記載軍隊精神很好，說他們還沒有離開前線就已經籌備跳舞了，這完全是胡說。我們並不做這些事，因為我們的精神很好。我們有很好的精神，否則我們已經粉碎了。如果不是這樣，我們便不能支持下來；我們的精神是一月一月地糟起來了。

這是我明白的：這一切事情，在現在我們仍舊在戰場上的時候，好像一塊石頭一般沈下去，可是一到戰後，它們便復醒過來，於是就開始生和死的解脫。

這裏的日子，星期和年月便回轉來，我們死去的同伴又站起來和我們一起開步走，我們的頭腦清楚起來，我們將有一個目的，因此我們便整步走着，我們死去的同伴在我們的旁邊，前綫的年月在我們的後面——和誰開戰，和誰開戰？

以前這一帶曾經有一個軍隊戲院。大廣告牌上現在還貼着五彩的戲目廣告。克拉拍和我站在它面前張大了眼睛。我們不能相信這樣的事情還存在着。一個姑娘穿一件輕便的夏衣，臀部上面圍着一條紅色的漆皮帶！她站着，一隻手靠在欄杆上面，一隻手拿着一頂草帽。她穿着白色的長統襪子和鈕扣很漂亮、白色的高跟鞋。在她的後面藍色的湖起着微波，泛起

白浪來，旁邊是一個明亮的海灣。她是一個可愛的姑娘，有一個美妙的鼻子，紅的嘴唇，纖細的腿，異常乾淨，修整之至，她當然一天洗兩次浴，她的指甲裏一點黴黴也沒有。至多只是海灘上面的沙屑罷了。

她的旁邊站着一個穿白褲子的男人，他穿着藍色的短衣，戴一頂水手帽子；但是他不能使我們感到多大的興趣。

廣告上的姑娘在我們看來真是一件奇事。我們已經忘記世上有這等事了，就是現在我們也不大相信我們的眼睛。我們有幾年功夫沒有見過像這樣的東西了，沒有見過像這樣的幸福，美麗，和歡樂了。這是太平時代，這正是太平時代應有的現像；我們興奮起來了。

「單看看那兩隻小小的鞋子吧，她穿了那兩隻鞋子不能走多少哩路呵，」我說道，於是開始覺得蠢起來，因為站在像這樣的圖畫面前想到整步走。實在是不稱的。

「她有多少年紀？」克拉拍問道。

「大概至多二十二歲吧！」我大着膽說道。

「那麼她比我們大了；她不過十七歲，我告訴你吧！」

這使我們的肉難過起來。

「這就不錯了，亞爾伯特，你以為怎樣？」

他點點頭。「我的家裏也有幾條白褲子。」

「白褲子，」我說道，「可是像這樣的姑娘——」

我們互相斜視着。這兒沒有多少可以誇口的東西——兩身襤褸的，染污的，醜陋的制服。競爭是沒有希望的。

因此我們就開始把這穿白褲子的青年扯下那廣告牌來，留神不弄壞那姑娘。這就近乎那件事了。

「無論如何我們可以去把虱子捉掉呵，」克拉拍這時候便建議道。

我並不十分起勁，因為捉掉虱子對於一個人的衣服並沒有什麼好處，而且捉好以後兩個鐘頭以內便又有虱子了。可是

當我們又把這張圖畫談論一次以後，我卻聲明我願意去捉虱子了。甚而至于我想得便遠一點。

「我們可以設法弄一件乾淨的襯衫，同時——」

「襪子也得好一點。」亞爾伯特說道，他這話很有理。

「是呵，也許襪子也要的。我們去找找看吧。」

這時候李爾和嘉登也踱了過來；他們望着這張廣告，於是談話頓時興起起來。李爾是我們這一級裏第一個交媾過的人，他說出一些動人的瑣細的事情來。他用他自己的神態欣賞着這張圖畫，嘉登慷慨地擁護他。

這並不使我們十分討厭。不猥褻就不是兵；不過這時候，我們卻聽不進，所以我們就慢慢走掉，開步走到捉虱子的地方去，正像走上一家漂亮紳士的裝飾店一樣。

我們所寄宿的屋子靠近一條運河。運河對岸有幾個池，四周圍着白楊；——運河對岸還有女人哩。我們這邊的房子都沒人住了。對岸偶而還可以看見居民。

薄暮的時候，我們去游泳。有三個女人來沿岸邊閒步着。她們慢慢地走着，並不望別的地方，雖然我們沒有穿游泳衣。李爾大聲喊她們。她們笑着停步來看我們。我們向她們拋過斷續的法國話去，凡是我們腦子裏想到的，匆忙地混在一起說，用來留住她們。她們並不是出奇的人物，可是這時候這種人什麼地方有呢？

有一個身材纖小，肌膚黧黑，笑的時候，牙齒發光。她們舉止很活潑，她的衣服在她腿上鬆鬆地擺動着。雖然水有點冷，我們卻很愉快，盡力游着，使她們看了有趣，不至走開。我們說起笑話來，她們回答我們不懂的話；我們笑着並且招呼着。嘉登比我更乖巧。他跑到屋子裏去拿一個軍用麪包，舉起來給她們看。

這個發生了很大的效力。她們點點頭，招呼我們過去。可是我們不敢跑到對岸是禁止的。每一座橋上都有哨兵。沒有出入證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指點她們叫她們過來；可是她們搖搖頭，點點頭。她們也不准走過來的。她們掉身慢慢地沿運河走着，傍着繆路走着。我們游水伴着她們。走了幾百碼路以後，她們轉身指點一間不大遠的在樹林和許多矮樹裏的屋子。

李爾問她們可是住在那個地方。

她們笑起來——當然，這是她們的屋子。

我們對她們大聲說：在哨兵看不見我們的時候我們要來的。在夜裏，今天夜裏。

她們舉起她們的手，合起來遮住她們的臉，閉上眼睛。她們懂得了。那小身材黢黑的姑娘跳一個二拍子圓舞。那金髮的嗤笑道：『麪包——好的——』

我們熱切地叫她們相信我們是會帶一點東西給她們的。還有別的可口的東西，我們轉動我們的眼睛，用我們的手來給她們解釋。李爾在說明一條香腸的時候，幾乎淹死。如果必要，我們會答應她們一個軍需官所貯藏的全部食料哩。她們走開去，時時掉轉身來望望。我們爬上我們的岸，留心看她們是不是走進那間屋子，因為她們也許是說謊。於是我們游回來了。如果沒有特准，沒有一個人可以走過橋去，所以我們只好夜裏游過去了。我們興奮之至。我們不能不喝酒，所以我們就上軍隊酒店去，那地方有啤酒和一種調合酒。

我們喝着調合酒，互相告訴自己的假經驗。每個人都高興相信別人的故事，因為他在不耐煩地等輪到他可以說一個更誇大的故事。我們的手很不安定，我們抽了無數的香煙，一直到克拉拉拍說道：『我們也帶幾支給她們吧。』所以我們就放幾支在我們的帽子裏。

天空轉成蕪莫綠的顏色。我們有四個人，可是只能三個人去；我們一定要撤掉嘉登，所以我們懇懇地勸他喝甜酒和調合酒，一直喝到他搖來搖去。天一暗我們就回到我們寄宿的地方，嘉登走在我們的中央。我們都很高興，充滿着冒險的慾望。那小身材的黑女人是我的，我是用拈圖拈到她的。

嘉登倒在他的草袋上鼾睡起來。有一次他醒過來，狡猾地獐笑着，我們吃了一驚，以為他在騙我們，我們給他喝的調合酒毫無用處。可是後來他又倒下去身睡着了。——

我們每一個人都拿整整一個軍用麪包，用報紙裹起來。香煙我們也放在裏面，還有整整三份的豬肝香腸，這是今天晚上

發給我們的。這樣就是很客氣的一份禮物了。

我們留神地把這些東西裝到我們的靴子裏去，因為對岸岸上有鐵絲和碎玻璃，所以我們一定要帶着靴子才可踏上去。我們不能穿別的什麼衣服，因為我們要游泳。可是路並不遠，而且天也完全黑了。

我們把靴子拿在手裏出發。我們溜到水裏去，仰游着。把裝着東西的靴子舉在我們的頭頂上。

我們留神地爬上對岸，拿出布袋，穿上靴子。我們把東西挾在臂下。就是這樣渾身濕透，完全裸體，只穿着靴子，我們快步走起來。我們立刻找到那所屋子。這屋子是在樹林中間。李爾絆着樹根跌了一交，把他的肘皮擦破。

「不妨事，」他愉快地說道。

窗戶關着。我們繞這所屋子走一遍設法從裂縫裏窺探進去。於是我們不耐煩起來。突然克拉拍猶豫地說道：

「如果有一個少佐和她們在一塊呢？」

「那麼我們只要逃走好了，」李爾獰笑道，「看他可能在這裏念出我們本隊的號數來。」他拍拍他的屁股。

院子的門開了。我們的靴子做出很大的嘩啞噹啹的響聲，屋子的門開了一線燈光射出來，一個女人用一種吃驚的聲音叫起來。

「噓！同伴——好朋友——」我們道，並且抗議地拿我們的紙包給他們看。

其餘兩個也來了，門大開着，燈光照在我們身上。她們認得出我們，看我們這個樣子她們三個人都大笑起來。她們在門口跌來倒去，笑得這樣利害。它們的舉動是多麼柔和呵！

「等一會兒——」她們走進去，然後拋給我們幾件衣服，我們很高興披在身上。於是我們便闖了進去。房間很暖和，有一點香氣，點着一盞小燈，我們把我們的紙包打開來遞給她們。她們的眼睛發光了，這是很明白的，她們餓着肚子。

於是我們大家都有點窘起來。李爾做出吃的手勢，她們便又活動起來，拿出碟子和刀，動手吃起來，她們拿起每一片豬肝香腸，在未吃以前贊美着它，我們便驕傲地坐在旁邊。

她們喋喋不休地說得我們無話可講；——我們懂得不多，可是我們留神聽着，她們所說的話聽來是很親熱的，無疑地看來我們都很年輕。那小黑姑娘拍我的頭髮，說着一切法國女人所說的話：『戰爭——大壞事——可憐的孩子——』

我緊緊地握住她的臂膀把我的嘴唇緊貼着她的掌心。她的手指圍覆着我的臉，緊靠在我的上面的是她的迷人的眼睛，她的淡棕色的皮膚和紅的嘴唇。她的嘴說着我聽不懂的話，我也並不完全了解她的眼睛，它們似乎說着比我們剛來的時候所預料的還要多情哩。

隔壁還有房間連接着。我走過的時候看見李爾，已經和那個金髮的女人成功了。他自己也知道。可是我——我卻茫然於遙遠的地方，茫然於軟弱之中，茫然於一種熱情之中，我把我自己信託地委身於這個熱情了。我的欲望跟懷慕和愁苦奇怪地混合着。我覺得頭眩，在這裏一個人是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把握的了。我們把靴子放在門邊，她們給我們換上了拖鞋，現在沒有什麼東西能使我想起一個兵士的大膽和自信。沒有來福槍，沒有腰帶，沒有軍用外衣，沒有帽子。我讓我自己落在不知不覺裏面，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不管，——可是，雖然如此，我卻有些害怕。

這個小黑姑娘想心思的時候便皺起眉來；可是談話的時候就安靜了。一個聲音還沒有成話以前就悶住，或者說了一半便飄掉了，好像屋的圓頂，好像一條小徑，好像一個彗星。我懂得了什麼——我懂得什麼——這些我所不明白的外國話，它們撫慰我入於一種安靜的境界，房間黑暗起來，在半明半暗之中融解，只有我上面的那個臉是活着，是清楚的。

臉是多麼有變化的呵；不過一個鐘頭以前它還是陌生的，而現在卻染上一種溫柔，這種柔情不是從臉上來的，而是從夜，從世界，從血裏來的，這些東西都一起在這溫柔之中發着亮光。房間裏的東西爲這溫柔所染而變了樣子，它們都孤獨起來，燈光照在我的清晰的皮膚上面，棕色的手在上面撫摩着，看了這樣子，我真吃了一驚。

這一切和隨營妓院的情形是多麼的不同呵，那些妓院我們是准許去的，在那地方我們必須排成一個長行等待着。我希望我永遠不想到它們；但是慾望使我的心情不自禁地向它們掉過去，我害怕，因爲再要擺脫它們恐怕是不可能的了。

可是這時候我感到了小黑姑娘的嘴唇，我把我的嘴唇緊貼上去，我的眼睛閉起來把這一切都趕出去，把戰爭，恐怖，和粗

鄙趕出去，來喚醒我的年輕和快樂；我想到廣告上的姑娘，在一剎那間我相信我底生命要得到她才能保住。如果我在往那擁抱我的臂膀壓緊些，也許會發生一件奇異的事……

就是這樣，過了一會，我們三個人又聚攏來了。李爾正是很高興。我們穿上靴子，懇切地告辭。夜氣使我們發熱的身體涼起來。瑟瑟的楊樹在黑暗裏是模糊的一大片。月亮在天空上飄着，在運河裏飄着，我們並不奔跑，我們並排跨着大步走着。

『這是值得一份麵包的。』李爾說道。

我不能信託我自己說出中聽的話來，我一點都不快活。

於是我們聽見了腳步聲音，就躲避到一棵矮樹後面去。

腳步聲音近了，靠近我們。我們看見一個裸體的兵士；穿着靴子，正和我們自己一樣；他的臂下挾着一個包，往前奔去。這是嘉登在拚命地跑。他已經走得看不見了。

我們大笑起來。明天早晨他要罵我們了。

我們又倒在我們的草袋上了，始終沒有被人看見。

我被傳到長官辦公室去。隊司令官給我一張請假證和旅行證，祝我路上好。我算一算我得到幾天的休息。十七天——十四天的休息和三天的旅行。這是不夠的，我便問我能不能有五天的旅行。繫聽克指着我的請假證。我才看出我回來以後並不立刻就到前線去。我的假期過了以後，就轉往一個在溼地上的兵營報到，再受訓練。

人們都祝賀我。恰次給我很好的勸告，並且告訴我應該設法弄一個後方的職務。『如果你玲瓏，你就緊緊抓住那位置。』再加八天，我也不想去呵；我們要在這裏耽擱長久，而且住在這裏很不錯呵。

自然，我得請別人在軍除酒店喝酒。我們都有點醉了。我抑鬱起來：我要離開這裏六個星期。當然這是運氣，然而在回來以前將發生什麼事情呢？我能再遇見所有這些同伴嗎？海已經去了——下一個是誰呢？

在我們喝酒的時候，我一個一個將他們輪流看過來。亞爾伯特坐在我座旁邊抽煙，他不作聲，我們是常常在一塊的！——對面蹲坐着恰次，僵曲的肩膀，闊大的大拇指，和平靜的聲音——莫來突出的牙齒和轟炸的笑聲；嘉登的老鼠一般的眼睛；——李爾滿面的鬍鬚，看起來至少四十歲了。

我們的上面是一塊很濃厚的雲，一個兵不抽煙到什麼地方去吸。軍隊酒店是他們的避難的地方，啤酒不單是一種飲料，它乃是一種表示，而且還能够安全地移動和舒展他的四肢。我們行禮如儀。我們將腿伸在我們的面前，謹慎地吐着痰。這是唯一的方法。一個人明天早晨就要動身走了，這一切便怎麼在他面前升起來呵！

夜裏我們又到運河對岸。我簡直怕告訴那個小黑姑娘我要走了，而我回來的時候我們一定離開這裏很遠了；我們永遠不會再見了。可是她只點點頭，並不特別注意。起先我不明，後來我突然大悟。是呵，李爾說得不錯：如果我到前線去，那麼她又要喊我『可憐的孩子』，可是現在不過請假走——她不要聽這個，這個並不怎麼有趣呵。讓她饒舌到魔鬼那裏去吧。一個人做着奇蹟的夢，醒來只有幾個麵包。

下一天早晨，捉掉虱子以後，我向車站走去。恰次和亞爾伯特和我一道走。在停車的地方，我們打聽得火車還要有一兩個鐘頭才開。他們兩人得回去上班。我們互相告別。

『好運氣，恰次；好運氣，亞爾伯特。』

他們走了，搖了一兩次手。他們的影子漸漸小起來。他們的每一步每一個動作我都認得，無論多少遠我也認得出他們。於是我不見他們了。我在我的背囊上坐下來等着。

突然我非常不耐煩地要離開這裏了。

我在許多月臺上都躺一會；在許多施羹處面前站一會，在許多長凳上坐一會。——終於景物慢慢顯得沈鬱，神祕而熟悉起來。西窗外溜過那些鄉村，它們的茅草屋頂好像帽子一般，罩在粉白的，一半用木做的屋子上面，它的穀場在斜陽裏好像真珠母一般發着亮光，它的菓園，它的穀倉和古老的菩提樹。

車站的名字開始有意思起來，我的心顫抖着。火車轟隆轟隆向前奔去，我靠窗站着，握住窗沿，這些名字就是我青年時代的界碑呵。

光滑的草場，田野和農院；寂寞的一羣人沿着和地平線平行的路向天涯走去，——一個寨口，它的面前農夫們站在那裏，姑娘們揮着手，孩子們在堤上玩着，這些路，這些鄉下的路，平滑的路，沒有砲隊。

是薄暮了，如果火車不在轟隆轟隆地響，我真要喊出來。平原自己展開了。

在遙遠的地方，那柔軟的藍色的，山峯的側影開始出現了。我認得出杜爾本堡（Dolbenberg）山的特有的輪廓，一個多齒的山頂，從樹林的界線上陡峭地跳起來。山後就是我們的鎮了。

可是現在太陽光好像照透了世界，每一件東西都融解在金紅的光裏，火車轉一個彎又轉一個彎；——遙遠的地方，一行在一行後面，是那些白楊樹林，虛渺的，搖擺的，黑暗的，從陰影，光明和欲望之中，顯現出來。

火車繞田野轉彎的時候，田野便旋轉着，樹林之間的空隙消失了；樹林變成一個大障壁，在剎那間，我只看見一棵樹——後來它們又從最前面的一棵樹後面出現，站出來成爲一個長的行列，劃在天空上面，一直到被最先出現的房屋所遮住。

穿過一條街。我站在窗前，我走不開這個地方，別的人都拿好他們的行李準備下車了。我重覆地念着我們穿過的這條街的名字——伯來默司脫拉司——伯來默司脫拉司（Bremerstrasse）

下面是坐自由車的人，運輸汽車，和路人；這是一條灰色的街道，和一條灰色的地道；——這條街道好像是我的母親一般擁抱我。

於是火車停止了，車站裏有的是喧嘩，喊叫和哨兵。我拿起我的背囊，把皮帶束緊，我把來福槍拿在手裏，顛蹶地走下踏步了。

在月臺上我四面看着；所有這些匆忙地來來去去的人我一個也不認得。一個紅十字會的女人給我一點東西喝。我掉開身，她望着我，蠢地笑着，她一心想到她自己的重要：『看，我在將咖啡給一個兵士哩！』——她稱我『同伴』，可是我什麼

也不願意接受。

車站外面沿街瀾瀾地滾動着那條河流，它從那磨坊橋下的水閘裏泛沫地洶湧出來。那邊立着古舊的，四角的守望塔，塔的前面是那株高大的有斑點的菩提樹，塔的後面是薄暮。

我們常常坐在這裏——這是多麼長久以前了呵，——我們走過這座橋吸着那水的陰冷的酸味；我們在水閘這邊靠在水邊，綠色的籐和野草從橋石上掛下來；——在熱天我們欣賞着水閘那邊的急湧着的泡沫，並且說着我們學校裏教員的故事。

我走過了橋，向左右看着；水裏還是和從前一樣充滿了野草，它還是成一個發光的弓形急流着；塔裏那些洗衣婦還是袒着臂膀弄那些乾淨的襯衫，鬚斗的熱氣從開着的窗裏直冒出來。狗兒沿着狹窄的街道奔跑着，屋子門前站着人，看見齷齪而頹唐的我走過，便用眼睛跟着我。

這個糖菓店是我們常來吃冰的地方，我們就在這裏學習怎樣抽煙，在這條街上是我每一家都認得地的：堆棧，藥房，煙店；終於我站在一個棕色的門前，它的門鏤已經壞了。我的手沈重起來。我把門推開，一種奇怪的新鮮撲面迎我，我的眼睛昏暗了。

樓梯在我的靴子下面裂響着。樓上一扇門軋軋地發出聲音來，有一個人靠着欄杆望下來。所開的門是廚房門，他們在煎着山薯餅，屋子裏充滿着餅兒的氣味，今天當然是星期六，靠在那裏的一定是我的姊姊。一剎那我有點陌生，低下了我的頭，於是我拿下我的頭盔向上面望。是的，這是我姊姊。

『保羅，』她喊道，『保羅——』

我點點頭，我的背囊撞着樓梯欄杆；我的來福槍是這樣地重呵。

她拉開一扇門，叫道：『媽媽，媽媽，保羅回來了。』

我不能往前走了——媽媽，媽媽，保羅回來了。

我斜靠在牆壁上面，捏緊我的頭盔和來福槍，我盡力地捏緊，可是我不能再移一步，樓梯在我的眼前消失，我將槍托撐住我的腳支持我的身體，暴怒地咬緊我的牙齒，可是不能說一句話。姊姊的呼聲使我無力，我不能做什麼事情，我拚命想想，說話，可是沒有話說出來，因此我站在樓梯上，苦惱的，絕望的，軟癱的，眼淚禁不住滾下我的兩頰。

我的姊姊回過身來說道：『怎麼，什麼事情？』

於是我鎮定一下，搖晃地走到樓梯頂頭。我把來福槍靠在壁角裏，我把背囊靠在牆上，把頭盔放在上面，再把零碎東西和行李放下。於是我兇猛地說道：『給一條手帕我。』

她從櫃裏拿出一條來給我，我揩乾我的臉。我上面牆壁上掛着玻璃盒子裏面的是我有一次所收集的有色的蝴蝶。現在我聽見我的母親的聲音了，這聲音是從臥房裏來的。

『她睡在牀上嗎？』我問我的姊姊道。

『她在害病——』她答道。

我走進去，將我的手給她，並且盡力安靜地說道：『我回來了，媽媽。』

她一動也不動躺在昏暗的光裏。然後她不安地問道：

『你受傷嗎？』我感到她的搜尋的眼光。

『不，我是請假回來的。』

我的母親很蒼白。我不敢點燈。

『這時候我躺在這裏，』她說道，『我應該快活卻反而哭起來了。』

『不舒服嗎？媽媽？』我問。

『今天我正打算起來一會兒，』她說道，便向我的姊姊，我的姊姊還是不停地跑到廚房去看看那食物可曾燒焦：『拿出瓶裏那陳越橘來——你歡喜吃的，不是嗎？』她問我道。

「是呵，媽媽，我好久沒有吃過了。」

「我們真好象知道你回來一般，」我的姊姊笑道，「正是你所心愛的東西，山薯餅，再加上越橘。」

「又是星期六，」我添一句道。

「坐到我的邊旁來，」我的母親說道。

她向我望着，她的手和我的手一比較，就顯得蒼白，病態，和軟弱。我們話說得很少，並不問我什麼，真謝天謝地。我應當說什麼呢？我能够希望的每一件東西都有了，我平安地離開了戰爭，坐在她的旁邊。我的姊姊站在廚房裏備着晚餐，並且唱着歌。

「親愛的孩子，」我的母親柔和地說道。

我們家庭裏是從來沒有怎麼表露情感的習慣的，凡是勞苦的人多憂慮的人都不這個樣子的。他們不會大聲宣布他們已經知道的話的。我的母親對我說：「親愛的孩子，」它們意義比在別人嘴裏用深遠多了。我很知道這瓶越橘是她們幾個月以來所有的唯一的一瓶，她爲我收藏起來，就是她給我的那有點陳的餅也是如此。她抓住一個好機會弄到些東西，並完全留下來給我。

我坐在她的牀邊，窗外對面那酒園裏的栗樹發着棕色和金色的光。我深深地吸一口氣，對我自己說道：——「你在家了，你在家了，」可是一種陌生的感覺總不肯離開我，在一切這些東西裏面，我找不到我自己。我的母親，我的姊姊，我的蝴蝶盒子和那桃心木的鋼琴——可是我自己卻不在這裏。在我們中間有一個距離，有一層障幕。

我去把我的背囊拿到牀邊來，把我帶來的東西拿出來——一個整的伊達姆牛酪，這是恰次弄給我的，兩個軍用麪包，四份之三磅的牛油，兩罐豬肝香腸，一磅脂油和一小袋米。

「我想你們有些用處——」

她們點點頭。

「這裏弄食物很困難嗎？」我問道。

「是呵，食物不多哩，你們那邊吃得够嗎？」

我微笑地點點我所帶來的東西。「當然並不老是這樣多，可是我們吃得還算好。」

安娜（Anna）出去拿食物進來。突然我的母親抓住我的手猶豫地問道：「那邊很壞嗎，保羅？」

媽媽，我應該怎樣回答這句話！你不會懂的，你永遠不會了解的。而且你永遠了解不得。可很壞，你問——你，媽媽，——我搖搖頭說道：「不，媽媽，並不怎樣壞，我們這批人老是聚在一塊，所以並不怎樣壞。」

「是呵，然而亨利·白來脫曼尤（Heinrich Bredermeyer）最近回來過，他說現在那邊可怕極了，有毒氣和其它所有那些東西。」

這是我母親說的話，「有毒氣和其它所有那些東西。」她不知道她所說的是什麼東西，她不過爲我憂慮罷了。我可以告訴她說我們怎樣有一次發現三個敵人的戰壕裏面守衛的兵都僵硬得好像中風一般嗎？在壕穴裏面，就是他們本來所在的地方，靠着胸壁，有的站着，有的躺着，臉色發青，已經死了。

「不，媽媽，這不過是句話罷了。」我答道。「白來特曼尤所說的裏面並沒有多少靠得住。你看好比，我還是很強健呵！」在我母親的極度的憂慮以前我恢復了我的鎮靜。現在我能够走走說說，並且回答問題，用不着怕世界突然軟得好像橡皮一般，我的血脈變成硫磺，而不得不靠到牆壁上去。

我的母親要起來。所以我到廚房裏姊姊那裏去一會兒。「她是什麼病？」我問道。

她聳聳肩膀說道：「她在牀上已經兩個月了，可是我們不願意寫信告訴你。曾請過了好幾個醫生來看，有一個醫生說大概又是毒瘤。」

我到區司令那裏去報到。我慢慢地穿過着一條一條街道。偶然有人和我說話。我並不耽擱長久，因爲我不想談天。

從營房回來的時候有一個大的聲音。對我喊着。我還是想得出神，轉過身來，看見我面前是一個少佐。「你不會行禮嗎？」他怒噪道。

「很抱歉，少佐，」我不好意思地說道，「我沒有注意到你。」
「你不知道怎樣有禮貌地說話嗎？」他吼叫道。

我真要打他的臉，可是我按捺住自己，因為我的請假要看這種地方的。我立正道：「我沒有看見你，少佐先生。」
「那麼把眼睛張開點，」他哼道。「你的名字是什麼？」我說了出來。

他的肥而紅的臉暴怒起來。「那一個聯隊？」

我仔仔細細告訴他。可是他還不夠。「他們在什麼地方？」

但是我已經受得過分了，便答道：「在蘭其麥克和別克司各脫之間。」

「呀？」他問道，有一點不明白。

我解釋給他聽，說我請假回來到這裏只有一兩個鐘頭，以為他這總要走了。可是一點都不，他更暴怒起來：「你以為你能扣你前線上的模樣帶到這裏來嗎？呃，好，我們是忍不住這種行爲的，謝謝上帝，我們這裏有的是紀律！」

「退後二十步，快步走！」他命令道。我氣得發瘋。可是我不能對他說什麼話；他可以把我拘留起來。所以我快步退後，然後大步向他走過去。在離開他六步遠的地方我立刻行了一個不自然的禮，便就是這個樣子一直走過他六步。

他又把我喊回來，和藹可親地使我知道他難得這一次把慈悲心放在法律面前。我假裝恰當地感他的恩。「現在，准去！」他說道。我敏捷地轉一個身整步走開。

這事情把我一個黃昏破壞了。我回到家裏把我的制服丟到角落裏去；我老早就應該脫掉的，於是我從衣櫃裏拿出我的便衣穿上了。

我覺得很難看似的，這套衣服有點嫌緊嫌短，我在軍隊裏長大了。領圈和領結給我許多麻煩。終於我的姊姊替我打了一個蝶形領結。可是這套衣服多麼輕呀，我覺得好像只穿一件襯衫和一條襯褲一般。

我照照鏡子。一個奇怪的樣子！一個太陽晒黑的，發育過大，堅信禮的候補員驚奇地望着我。

我的母親看見我穿便衣很快活。這使她不覺得陌生。可是我的父親卻希望我仍舊穿制服，那麼他好帶我去會他的朋友。可是我拒絕了。

安靜地坐在一個什麼地方是很愉快的，譬如在酒園裏，木球場旁邊的栗樹下面，樹葉子落到桌上和地上，起初是很少的。我的面前是一杯啤酒，我在軍隊裏已經學會喝酒了。酒只有半杯，可是我還可以好好喝幾口，而且如果我還要，那末我可以再要一杯，再要一杯。沒有號聲，沒有轟炸，那所屋子裏的孩子在木球場上玩着，狗兒將它的頭靠在我的膝上。天是藍的，在栗樹葉的中間是高高的聖馬格雷教堂（St. Margaret's church）綠色的塔尖。

這很不錯，我喜歡它。可是我和人們有點合不來。只有我的母親不問我問題。父親卻不是如此。他要我說些前線的事情給他聽。他好奇得使我覺得他愚蠢和窘人；我和他已經沒有什麼實在的接觸。他所最喜歡的事情就要聽這些的話。我了解他是明白一個人是不能談這些事的；我很想高興地說出來給他聽，可是要我把這些事情說出來是太危險了。我深怕它們龐大起來使我不能再左右它們。如果那邊所發生的一切事情我們都清清楚楚，那我們真不知道要怎麼樣了。因此我就約束自己，只告訴他一些有趣味的的事情。可是他問我可曾肉搏過。我說『沒有』，站起來就走掉了。

可是這樣還是沒有用處。街上電車的叫聲很像一個砲彈直往我打過來，使我吃驚了幾次。這時候有人拍拍我的肩膀。這是我的德文教師，他用尋常的問題絆住我：『好呵，那邊怎樣？可怕，可怕呢？』這是可怕的，可是我們一定要幹下去。而且到底，你們在那邊吃得也很好，我聽人家這樣說。你看起來很好，保羅很強壯。這兒自然更糟。自然的。無論什麼時候總將最好的東西送給我們的兵士，這是不消說的。』

他拉我到一隻桌子邊去，那兒有好幾個人。他們歡迎我，一個校長和我握手說道：『你是從前線回來的嗎？那邊的精神怎樣？好極嗎，呃？好極嗎？』

我告訴他：如果能回家沒有一個人會悲傷的。

他放聲大笑起來。『這話我很相信！可是第一步你們一定要將那些法國人好好打一頓。你抽煙嗎？這裏，抽一支吧。夥計，給

我們的年輕戰士也來一杯啤酒吧。」

不幸地我接了那支雪茄，所以我不能走了。而且他們這樣的盛情要拒絕也不可能。總而言之我是一樣的煩惱，所以我拚命抽煙，抽得好像一個煙囪一般。因為要至少做一點領情的表示，我就一口便喝完那杯啤酒，頓時第二杯又叫來了；老百姓知道他們欠兵士多少債，他們辯論我們該併吞什麼地方。那個有鋼鍍鍊的校長至少要比利時全國、法國的煤礦區域和一片俄國的地方。他說出我們一定要這些地方的理由，而且非常堅持他的主張，一直到最後其餘的人都對他讓步為止。於是他開始解釋我們在法國某地方一定要來一個突圍，轉身對我說道：『現在，你們那些老是如此的濠溝戰爭，向前去一點吧——敲扁那些敵兵，然後才有和平。』

我回答在我們看來，突圍也許是不可能的。敵人有著太多的後援。而且，戰爭也許人們所想的不是一個樣子呵。

他倨傲地不理會這個意見，並且說我不明白。『零零碎碎的事情你們的確知道，可是這是關於全部問題的呵。這一點你就不能下判斷了。你只看見你那小小的一區，因此不能有一個一般的觀察。你盡你的職務，你用你的生命去冒險，這應該得到最高的榮譽——你們每一個人都應該有鐵十字的獎章——可是最要緊的乃是敵人的戰線一定要在弗蘭德司的地方衝破，那麼就可從頂上面包圍起來了。』

他拭拭他的鼻涕，擦擦他的鬍鬚。『將他們完全包圍起來，從頭到底。那麼就到巴黎了。』

我真想知道他怎樣畫出這一張圖畫來的，我又喝了第三杯。他立刻又叫了一杯。

然而我要走了。他又塞幾支雪茄到我的袋子裏，親熱地拍拍我送我走。『萬事順利！我希望我們就能接到你值得聽的消息。』

我本以為講假並不是這個樣子的。真的一年以前也不是這個樣子呵。這當然是我自己在這個時期裏面改變了。那時和現在之間隔着一條溝。那時候關於戰爭我還什麼都不知道。我們只是在安靜的區域裏面。可是現在我看出我已經不自覺地被毀了。我發現我不是屬於這個地方的了，這是另外一個世界了。有些人問長問短，有些人不問，可是我看得出他們自信

他們已完全了解戰爭了。他們這樣說的時候常帶着他們那副懂事的神氣，因此簡直沒有可以討論的餘地。他們自己畫出一張圖來。

我寧可孤獨一個人，使沒有人來麻煩我。因為他們說到末了總是說一件東西，怎樣壞怎樣好；有人以為是這樣的，有人以為是那樣的，然而他們總老是注意着那些造成他們的生活的事情。從前我也正是這樣地生活的，可是現在我覺得我和這裏沒有接觸了。

他們和我說得太多了。他們有憂慮，有目的，有欲望，這些全是我所不能明白的。我常常和他們中的一個坐在小酒園裏，設法解釋給他聽，說這才真是唯一的事：就是這樣安靜地坐着。他們當然明白，他們同意，他們也許一樣感到，然而只是兩句話罷了，只是兩句話——他們感到，然而總只有一半感到，他們的另外一半卻專心於別的事情了，他們自己也是這樣分開着，因此沒有一個人是完全的感到這一點的，我自己也不能把我的意思準確地說出來。

我看見他們在這裏，在他們的房間裏，在他們的辦公室裏，做着他們的業務，我覺得這裏面有一種不可抵抗的吸引力，我也想住在這裏把戰爭忘記；但是這生活也排斥我，它是這樣地狹窄，這怎麼能裝滿一個人的生活呢？他一定要將它打得粉碎；可是前線那些碎屑在砲洞悲鳴地飛過，那些光輝砲在射起來，受傷的人用防雨布擦回來，同伴們都蹲伏在戰壕裏。在這樣的時候，他們這些人怎麼能那樣生活呢？他們是一種不同的人，是一種我所不能真正了解的人，這些人我真是又羨慕又輕視呵。我一定要想到恰次，亞爾伯特，莫來，和嘉登，他們在做什麼事情呢？無疑地，他們是坐在軍隊酒店裏，或者是在游泳——他們不久又要上前線去了。

我房間裏桌子後面有一隻棕色的沙發。我在沙發上坐下來。

牆壁上貼着滿無數的照片，這是我從前在報紙上剪下來的。中間是我收到的圖畫和郵片。在角裏是一隻小鐵爐。靠着對面的牆壁是幾個書架，裏面藏着我的書。

在當兵以前我是住在這個房間裏的。這些書是用我教書所賺的錢逐漸買來的。有許多是舊書，比如所有的這些名家著

作。一本藍布硬面的書值一馬克二十辨尼。我買了全集，因為我是一個澈底的人，我不信託選本的編輯者，雖然他們也許把所有的名作都選起來。所以我只肯買『全集』。大部分的書我都用一種值得贊美的熱忱去讀，然而使我感動的卻極少。我喜歡其它的書，喜歡那些現代的著作，可是當然價錢要貴得多。有幾本書是不十分誠實地得來的，我借了來，卻沒有還，因為我不願和它們分離。

有一個書架上盡是學校課本。這些書我並不十分當心，弄得很髒，有幾頁因為某種目的已經扯掉了。下面便是雜誌，報紙，信，跟圖畫和漫畫塞在一塊。

我想回想到當時的情狀，它還在房間裏。我立刻感到，有牆壁將它保存着。我的手靠在沙發的把手上；現在我使自己在起來，曲起我的腿子，於是我就舒服地坐在這角落裏，在這沙發的把手之間。小窗開着，從窗裏望出去我看見街上的熟悉的景物，街尾是一個高高的教堂塔尖。桌上有幾朵花，筆桿，一個蚌殼，是用來壓紙的，墨水缸——這裏什麼都沒有改變。

戰爭完結以後，如果我運氣好，我就可以回來永遠在這裏住着，一切還是這個樣子。

我興奮起來；可是我不願興奮，因為興奮是不行的。我要那安靜的快樂再臨。我想感到那有力的無名的衝動，這種衝動我從前一想到書就會有的。五彩的書脊上所引起的欲望將充滿我，把躺在我心上某個地方的沉重的鉛塊融化掉，喚醒我對於未來的焦慮，喚醒我在思想世界裏的突然的愉快，把我青年時代的失去熱誠再帶回來。我坐着等着。

我想起來我一定要去看開末力黑的母親；——我還得去拜訪米德爾司丹德（Mittelstedt）他總該在營房裏。我從窗裏望出去——在街道的樸素的景物的後面，出現一帶山嶺遙遠的，發着光。這景物使我想起一個晴朗的秋天，我和恰次亞爾伯特靠火坐着；吃着連皮烘的山薯。

可是我不願意想這種事，我撇開它。這房間要說話了，它一定要捉我起來，握住我，我要覺得我是屬於這裏的，我要在我回到前線的時候，聽見並且明白，戰爭已經消沈了，沈在巨大的回家的潮裏了，我要明白已經過去，永不回來，它不會繼續地咬嚼我們，它對我們只有外面的權力了。

書脊一排一排地站着。我還認識它們，我記得我把它們排得很有次序的。我用眼睛哀求它們道：對我說話——帶我起來——帶我起來，我青年時代的生命呵——你無憂慮的，美麗的——再接受我——我等着，我等着。

景像在我心裏飄過，可是它們並不抓住我，它們不過是陰影和記憶罷了。

沒有東西——沒有東西——
我的煩躁又升起來。

一種可怕的陌生的感覺突然從我心裏湧起來。找不出回去的路，雖然我熱誠地求着，用出我所有的力量，卻被關在外面。沒有一點動靜，我好像一個被告死刑的人，悽慘無神，我坐在這裏，過去的世界向後縮退了，同時我怕我要求得不合時宜，因為我不知道將要發生的事情。我是一個兵，我一定要抓住這一點。

我困倦地站起來，向窗外望去。於是我拿起一本書來想讀，一頁一頁翻着。可是我把它擱開，另外拿了一本。書裏面有幾節我曾經做過記號。我看着，翻着書頁，又拿起另外的書。牠們在我的旁邊已經堆積起來了。很快地又加上了報紙，雜誌，信。我一聲不響站着，好像是站在一個審判官的面前。

頹喪的。

字，字——它們並不感動我。

慢慢地我又將這些書放到書架裏去。

決不再來了。

靜靜地我走出了房間。

可是我還沒有把希望放棄。我真地不再走到我的房間裏去，只是想幾天功夫是不夠用來判斷的而自慰着。以後——將來——還有許多的時間哩。

我便到營房裏去看米德爾司丹德，我們坐在他的房間裏，這房間裏有一種氣象，這種氣象我不喜歡，卻很是熟悉。

米德爾司丹德早有一個消息準備告訴我，這消息使我當場吃了一驚。他告訴我康托雷克已經被派為本地的防軍了。

「單想一想，」他說道，拿出兩枝上好的雪茄來，「我從醫院裏回來就和他碰一碰。他伸出他的爪子對我哀呼道：『喂，米德爾司丹德，你好嗎？』——我對他說：『防守軍康托雷克，職務是職務，交情是交情，這你應該很明白了。和一個上級軍官說話的時候應該立正。』你真得看看他的臉！一種沒有爆裂的砲彈和醃黃瓜的混合物。他還設法和我親近起來，所以我更即刻地抑制他。於是他就用起他最大的本領來。很心腹地問我道：『你可要用我的勢力來一個特別考試呢？』你知道他想使我回憶到那些事情，於是我狂怒起來，使他回憶別的事情。『防守軍康托雷克，兩年以前你叫我們入伍；我們中間有一個名叫約瑟夫·倍姆的不肯入伍。後來他就被打死了，那時候離他可以用普通方法應召以前只有三個月。如果沒有你，他還可以活長久點。現在准去。你以後還得聽到我的話。』要管到他那一隊是容易的。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帶他到店裏去，給他一套合身的軍裝。你立刻可以看見他了。」

我們到校場上去，那一隊已經歸隊了。米德爾司丹德叫他們少息，並檢閱起來。

我看見了康托雷克真有點忍不住要笑出聲來。他穿一件褪色的藍軍衣。背上和袖上都有黑色的大補綻。大衣本來一定是一個大漢穿的。那黑色，破舊的褲子卻又太短，剛剛齊他的小腿肚子。靴子是一雙粗舊的蠢物，腳趾蹺起，旁邊還有帶子，這又嫌太大了。然而似乎補償這個缺點一般，那帽子又太小了，簡直是一個非常醜陋的鄙陋的小藥丸盒子。這全副服裝實在太可憐了。

米德爾司丹德立定在他的面前：『防守軍康托雷克，你以為這些鈕子算擦過了嗎？你似乎永遠不會學習一般。不行，康托雷克，真不行極了！』

這使我高興極了。在學校裏康托雷克常常用同樣的話去斥責米德爾司丹德——『不行，米德爾司丹德，真不行極了。』米德爾司丹德繼續罵他：『你看看巴脫克吧，（Boettcher）他是給你學樣的模範。』

我簡直不能相信我的眼睛。巴特克也在這裏，巴特克，我們學校裏的門房。他卻是個模範！康托雷克眼光向我一射，好像他要吃我一般。可是我是對他茫然地籟笑着，好像我已經不認識他了。

沒有一件東西會比他的步兵便帽和軍服更滑稽的了。就是在這個人物的面前，我們從前驚惶地站着，那時候他坐在桌邊，好像坐在王宮上一樣，和我們談話，用一支鉛筆在記我們那些法文上不規則動詞的錯誤，用了這些動詞，後來我們在法國得到極少的進步。這不過兩年以前——現在站在這裏的乃是防守軍康托雷克，過去的威力已經破滅，膝頭屈着，臂膀好像鍋鈎一般，沒有擦亮的鈕子和這一套滑稽的服裝，——一個難造就的兵士。我不能把這副神氣和那教師桌邊的恫嚇人的樣子比在一起。我想不出如果這個一肚子不幸的東西竟敢再對我說：『鮑滿把 Alier 這個字的進行式說出來』我這個老兵將怎樣對付他了。

於是米德爾司丹德叫他們練習小戰，好像特別恩寵一般，他派康托雷克做小隊長。

在小戰的時候小隊長一定要在小隊之前二十步；如果命令『向後轉』那一隊的小戰的人只需轉一個身就夠了，可是那小隊長既然陡地已經在那隊人之後二十步，便一定要跑步往前衝，保持他原來的地位，在小隊之前二十步。這一共是四十步的跑步。可是他剛走到，又命令『向後轉』，他一定要盡力再奔四十步。就是這樣那小隊的人不過轉幾個身，跑幾步，而那小隊長卻好像窗帘橫上的繩那樣衝來衝去。這是希曼兒司托司常用的一種藥方了。

康托雷克不要想從米德爾司丹德另外一種待遇。因為他曾經有一次打消後者升級的機會，而米德爾司丹德如果不在他回到前線以前，好好利用一下這個機會，就真是一個大傻瓜了。軍隊只要將這樣的好機會給一個人，那麼他死起來也舒服得多了。

這時候康托雷克衝來衝去好像是一隻野豬一般。過了一會，米德爾司丹德便停止了小戰，開始那爬行的重要的練習。康托雷克在沙上爬着，照規則地帶着他的鎗，他的滑稽兀突的樣子立刻出現在我們的面前。他呼吸艱難，他的氣喘好像音樂一般。

米德爾司丹德引用當教師的康托雷克的話來鼓勵防守軍康托雷克。『防守軍康托雷克，我們活在這個偉大的時代裏，真是幸運的，我們一定要薄待自己，將悲哀暫時拋開。』

康托雷克流着汗，吐出一塊骯髒的木片，這是剛才嵌到牙齒裏去的。

米德爾司丹德彎下身子用斥責的神氣說道：『在瑣事之中，不要忘記偉大的進取，康托雷克！』

康托雷克竟不爆發，真使我吃驚。尤其是在體操的時候，米德爾司丹德把他的樣子學得活龍活現，並且在他爬上雙槓的時候，抓住他褲子的臀部，這樣他剛好把他的下巴放在橫木上面，於是就開始好好教訓他。這完全是康托雷克在學校裏教訓米德爾司丹德的方法。

隨後另加的雜役也派出了。『康托雷克和巴脫克，搬運麪包的雜役隊！把小車帶去吧。』

兩三分鐘以後兩個人就動手一同推小車。康托雷克憤怒地低頭走着。可是那個門房卻因為工作輕微，很是快活。烘麪包房是在鎮的另外一頭，這兩個人一定一來一去把這鎮走完。

『他們已經做過好幾次了，』米德爾司丹德嬉笑道。『還有幾個人等着看他們哩。』

『好極，』我說道，『可是他沒有報告你嗎？』

『他曾試過。我們的隊長聽了這個故事以後，大笑起來。他沒有做教師的時候了。而且，我跟他的女兒相好哩。』

『他曾使你的攷試不及格。』

『我不管，』米德爾司丹德鎮靜地說道。『而且，他也不能什麼訴苦，因為我只給他輕鬆的工作呵。』

『你不能把他管好一點嗎？』我問道。

『他太笨了，我不能受他的麻煩，』米德爾司丹德輕蔑地答道。

什麼叫請假？——這不過是一種使以後的事更糟的休息罷了。離別的意識已經闖進了我的心。我的母親沈默地望着我；

——我知道她在計算日子——每天早晨她總是很憂傷，又少一天了。她把我的背囊拿開，她不願因它而想到離別。

一個人深思的時候，時候就過得快些。我振作起來，和姊姊一道上肉店買一磅骨頭。這是一種奢侈，許多人一清早就排成一列站在那裏等。有許多人暈了過去。

我們的運氣不好。等了三個鐘頭以後，這一行人散掉了。骨頭沒有了。

我這幾份糧食帶回來真不錯。我將它們拿給母親，這樣我們大家都有點好東西吃了。

日子越來越緊，我的母親的眼睛也越是充滿着悲哀了。現在只剩四天了。我一定要去看開末力黑的母親。

我簡直不能把這件事寫下去。這個戰慄的嗚咽的女人搖着頭對我喊道：「他怎麼你還活着而他已經死掉呢？」——她眼淚直流，大聲喊道：「你們到底在那裏做什麼事，孩子，當你——」——他倒在一隻椅子上，哀叫道：「你看見他嗎？那時你看見他嗎？他怎樣死的？」

「我告訴她他心房中了一彈，當場就死的。她望着我懷疑我：『你說謊。我很知道。我感覺得他死得多麼可怕。夜裏我聽見他的聲音，我感覺到他的痛苦——把真情告訴我，我要聽！我一定要聽呵。』」

「不，」我說道，「那時我在他的旁邊，他是立刻就死的。」

她軟求我：「告訴我。你一定要告訴我。我知道你要安慰我，可是你不看見現在你不把真情告訴我，反更磨折我嗎？這樣捉摸不定使我不能忍受。告訴我當時的情形怎麼樣，即使很可怕也告訴我，這比你告訴我讓我空想總好得多呵。」

就是她要把我切成肉絲，我也不肯告訴她。我安慰她，可是她還是有點愚蠢地拍着我。爲什麼她不停止她的髮傷呢？開末力黑總是死了，不論她知道不知道。一個人見過許多死人以後，他就不能明白爲什麼單爲了一個人便要悲哀到這樣。因此我有點不耐煩地說道：「他當場就死，他絕對一點感覺都沒有，他的臉很安靜。」

她不作聲。於是她慢慢地說道：「你肯賭咒嗎？」

「肯。」

「在你認爲神聖的一切東西之前？」

天哪，我有什麼認爲神聖的東西呢？——這樣的東西對於我們已經很快地改變了。

「是的，他立刻就死。」

「如果這句話不是真情，你願意你自己永遠不回來嗎？」

「設若他不是當場就死的話，我永遠不得回來。」

什麼咒我都願賭。可是她似乎相信我了。她一直哀吟着啜泣着。我不得不說一說當時的情形怎樣，因此我造了一個故事，還得連我自己也幾乎相信了。

我告別的時候，她吻我，並且給我一張他的照片。他穿着新兵的制服，靠在一隻鄉氣的，赤楊木做腳的圓桌上。他後面的幕上畫着一片樹林，桌子上有一杯啤酒。

這是在我家最後的一晚了，每一個人都不作夢。我老早上牀，我抓住枕頭，緊壓着，把我的頭埋在裏面。誰知道我以後還能躺在一張羽毛被褥的牀上呀？

夜深的時候我的母親到我房裏來。她以爲我已經睡着了，我便假裝睡着。兩個人都醒着談話實在太苦惱了。雖然她很痛苦，常常扭動地啜泣着。卻一直坐着不走。最後我忍不住了，便假裝剛醒過來。

「去睡罷媽媽，你在這裏要受寒的。」

「我以後還能睡個夠哩，」她說道。

我坐起來。「我並不是一直就回到前線去的，媽媽。我還得在訓練營過四個星期。也許有一個星期日我再來一趟。」她不作聲。於是她溫和地問道：「你很怕嗎？」

「不，媽媽。」

「我想叫你留神防着法國的女人。她們不大好呵。」

啊！母親！你還以爲我是一個小孩子——爲什麼我不能把我的頭放在你的裙上哭泣呢？爲什麼我一定要老是很強

壯而能管束自己呢？我想哭泣而受人撫慰，真的我比小孩子大不了多少；衣櫃裏還掛着我的短短的，童子的褲子——這不過在很短的時間以前，爲什麼已經過去了呢？」

「我們所在的地方沒有女人的，媽媽，」我盡力鎮靜地說道。

「在前線上要非常當心，保羅。」

啊，母親，母親！爲什麼我不把你抱在懷裏，和你一道死呵。我們多麼不幸的人呵！

「是，媽媽，我當心。」

「我一定每天替你禱告，保羅。」

啊，母親，母親！讓我們站起來走出去，回到過去的年月，回到這一切不幸的重負還沒有加在我身上的年月去吧，回到只有你和我的年月去吧，母親！

「也許你可以得到一個不這麼危險的位置。」

「是的，媽媽，也許我可以弄到廚房裏去，這很容易辦到的。」

「那麼你就這樣辦吧。如果別人說什麼——」

「那個我不在意，媽媽——」

她嘆息着。她的臉在黑暗裏是一片白的光。

「現在你該去睡了，媽媽。」

她不回答。我爬下牀來把我的被披在她的肩膀上面。

她靠在我的肩膀上，她很痛苦。所以我把她扶到她的房裏去。我陪着她一會。

「在我回家以前，媽媽，你一定要健康起來了。」

「是的，是的，我的孩子。」

「不要寄東西給我，媽媽。那邊我們有很多的東西吃。這些東西這裏是更用得着呵。」

她躺在牀裏是多麼孤獨無依呵，她把我愛得勝過全個世界。我將要走開的時候，她急促地說道：「我有兩件襯褲給你。兩條全是羊毛的，它們使你暖和。你一定不要忘記把它們放到你的背囊裏去。」

啊，母親！我知道這兩條襯褲在你等着，走着，求着的時候費了你多少的心力啊！母親，母親！爲什麼我竟一定要離開你呢？世界上除了你以外我還屬於誰呢？我坐在那裏，你躺在那裏，我們要說的話這樣地多，使我們永遠不能說出來了。

「晚安，媽媽。」

「晚安，我的孩子。」

房裏很黑。我聽見母親的呼吸聲，和時鐘的滴嗒聲。窗外風在吹着，栗樹瑟瑟地。在樓梯頂上我在已經弄好的背囊上面絆了一交，因爲我明天老清早就要出發了。

我咬我的枕頭。我用我的手緊握住我的牀上的鐵柱。我永遠不應該來的。在那邊我無憂無慮，常常不會什麼希望；——我永遠不會再這個樣子了。我本是一個兵。現在呢，我卻是一個苦惱，我一個爲我自己，爲我母親，爲一切這樣不寧的無了結的事情而起的苦惱。

我真不該請假的呵。

八

我已經認識濕地上的兵營了。希曼兒司托司教訓嘉登就是在這個地方。可是現在這裏我卻什麼人都不認識了；好像往常一樣，一切都改變了。只有幾個人我從前偶然碰見過。

我機械地做着日常工作。晚上我總是上「兵士的家」去，那地方放着報紙，可是我並不看它；然而有一架鋼琴，這是我很高興玩的。有兩個姑娘在那裏侍候，一個年紀還輕。

兵營有高高的有鈎的鐵絲網圍着，當做圍牆。如果我們從兵士底家回來得遲就要拿出出入證來。可是那些眼門崗要好的人，自然還是可以通行。

我們每天在濕地上杜松和赤楊之間練操。如果一個人本沒有什麼奢望，那麼這是還可以忍受的。我們跑步前進，突然撲倒地上。我們喘喘的呼吸使草莖花莖都搖來搖去。迫近地細看，我們看見那些奧妙的沙乃是幾百萬最細的小石子組織而成，清楚得好像是實驗室裏弄出來的景像。這種沙兒極會迷人，使他的手埋進沙中，把手掘到裏面去實在一件怪有趣的事。可是最美麗的還是排着一行一行赤楊的樹林。它們的顏色每一分鐘都改變一次。這會兒樹幹發着純白色的光，在它們中間那些青翠的樹葉子都飄渺着，好像絲一般；那會兒一切都變成發射珠光的顏色，那高峯上來的微風吹過來，把綠色輕輕地帶走了。又一會兒因為有一片雲飛過，遮住了太陽，有些地方暗淡起來而幾乎成爲黑色的了。這陰影好像一個鬼魂一般，穿過昏暗的樹林，飛過濕地，一直到天空上去——於是那些赤楊又像白色的椶上的愉快的旗子一般寫出來——旗子上面是染着秋色的紅色的金色的葉片。

我常常茫然於這種輕柔的光和透明的影的變幻之中，常常幾乎不聽見號令。一個人要在孤獨的時候才能開始觀察自然而愛上了她。這地方我沒有什麼友誼關係，甚至於心裏也不想。我們非常不熟悉。所以除了稍爲談笑些，並且晚上玩玩

撲克，或是拿破侖牌以外，就沒有其它的關係。

在我們兵營的旁邊是那巨大的俄國俘虜營。這是用鐵絲網的圍牆和我們隔開的，可是那些囚犯還是跑到我們這裏來。他們有點神經衰弱和有點害怕。雖則他們大多數盡是鬚子大個兒——他們好像馴服的，被叱罵的聖樂那持狗。

他們在我們的兵營附近偷偷跑着，在放着殘餘食物的罐頭里找東西。誰都想得到他們在那裏面能找到什麼東西。我們的食物很少，而且並不好——大頭菜切成六片放到水裏去滾，還有沒有洗過的紅蘿蔔頭；——發霉的山薯便是美味。最好的奢侈就是薄粥湯上面浮幾片小小的牛筋了，這些牛筋切得非常細，要好好地找才能發現。

可是我們還是什麼東西都吃掉，如果有人家裏很富，並不需要他全份的糧食，那麼就有十幾個人會站在旁邊準備幫他吃。只有那長柄勺舀不到的渣滓那才會弄出來倒進那些殘物罐裏去。有時候除了這些，再加上一點山薯皮，發霉的麵包皮，和一切的醜態東西。

這些微薄的，惡劣的，骯髒的垃圾就是那些囚犯所尋要找的東西。他們從那些發臭的罐頭裏貪婪地找出這些東西來，將它們挾在他們的外衣的下面走回去。

將我們的敵人逼近去看一看，實在是很奇怪的。他們的臉使人深思——誠實的農夫的脸，闊的額頭，闊的鼻子，闊的嘴，闊的手，和濃厚的頭髮。

他們應該受令去打穀，收割，和摘蘋果，他們正像我們佛里斯蘭地方的農夫一樣地和善。

觀察他們的舉動和討東西吃的樣子，真使人難受。他們都有點疲弱，因為他們所得的食料，只够他們不餓死。我們自己也有許多時候不够吃了。他們害紅痢疾。他們都偷偷地把他們的外衣的尾端襯衫的血污的下端拿出看。他們的背和頭頸都曲着，他們的膝頭也是彎的。他們伸出手來求乞的時候，他們的頭兒垂下來，說幾句他們所知道的德國話——他們求乞的聲音很柔和，很深沉，並且是音樂的，好像家裏的暖火的火爐和舒適的房間一樣。

也有人踢他們一腳，把他們踢倒，——然而這樣的人並不多。大多數的人完全不管他們，不理會他們。偶而他們哀求得太

討厭，使人發起狂來，便踢他們。只要他們不用這樣的眼光來看人——在這兩個人不過一個人的大姆指的小點子，這一對眼睛裏面，有着多大的悲哀呵。

晚上他們到營裏來做生意。他們用他們所有的東西來換麵包。他們常常很成功，因為他們有很好的靴子，而我們的靴子卻很壞。他們的長統靴子的皮非常柔軟，好像羔皮一般。我們中間的農夫，他們家裏寄來一點美味那麼就可以和他們做生意了。一雙靴子大約值兩三個軍用麵包，或者一個麪包和一條小小的粗勒的火腿香腸。

但是大多數的俄國人已經把他們所有的東西已都送掉了。現在他們只穿着最可憐的衣服，設法用他們所雕刻的東西和由砲彈的碎片和銅導帶做出來的東西來換食物。當然這些東西他們換不到多少，雖然他們在這些東西也許下過苦功夫——它們只值一兩片麪包罷了。我們的農夫做起買賣來的時候很殘忍，很狡猾，他們拿一片麪包或是一根香腸很逼近地放在俄國人的鼻子下面，一直到他貪饞得臉色轉白，眼睛凸出，於是他什麼東西都肯拿出來換了，這些農夫非常嚴肅地將他們所換來的東西包起來，然後拿出他們長大的懷中刀慢慢地細細地割下一片麪包來；吃一片麪包，就吃一點可口的粗勒的香腸，他們總算換到一頓豐美的食料了。看他們這樣吃他們的晚飯真使人難受，使人想把他們的厚重的頭蓋骨打碎。他們難得給人一點東西。我們真不能互相了解呵！

我常常做看守俄國人的工作。在黑暗裏我看見他們的體形行動着，好像是害病的鶴，好像是巨大的鳥。他們走近鐵絲網將他們的臉靠在上面；他們的手指鈎繞着網眼。常常有許多人一個旁着一個站着，呼吸着那從溼地或是樹林裏吹來的風。他們不大開口說話，要說也不過幾句話。照我看來，他們比我們近人情得多，而且互相親愛得多。然而也許這不過因為他們覺得比我們更不幸的緣故罷了。無論如何以他們而論，戰爭是已經完結了。可是等着害紅痢疾也並不是好生活呀。

看管他們的防守軍說他們初來的時候生動得多。他們中間常常有陰謀這是例有的事，結果使發生打架和動刀的事情。可是現在他們已經非常呆滯和淡漠了；大多數的人已經不再手淫，因為他們非常衰弱。雖然偶而他們卻拚命地幹，這便很糟了。

他們站在鐵絲網旁邊；有時候一個人走掉，頓時另外一個人走來代替了他的地位。他們大多數是沈默的，偶而也有人討一個香煙頭。

我看見他們的黑暗的人形，他們的鬚鬚在風裏飄動着。關於他們我什麼都不知道，只知道他們是囚犯。這就是使我煩惱的地方。他們的生活是很暗昧的，很無聲的——如果我能够多知道他們一點，他們叫什麼名字，他們怎樣生活，他們在等待什麼，他們的重負是什麼，那麼我的情感就有一個目標，可以同情起來。可是我所曉得他們的只是他們的受苦，極像現在這樣，我在他們後面領悟一種可怕，極憂愁的生活和人們的殘酷。動物的痛苦，生活的非常的悲哀，和人們的冷酷。

一個命令將這些沈默的人成爲我們的仇敵；一字命令也會將他們變成我們的朋友。幾個我們全不知道的人物在一隻桌子上簽下了一件公文，於是從前全世界因之而受到宣判和最嚴厲的刑罰的那個罪惡，便成爲我們的最高的目標了。可是當我們望着這些有孩子的臉和使徒的鬚鬚的安靜的人的時候，誰能分得出敵我的界限呢？一個沒有委任狀的軍官對於一個新兵，一個教師對於一個學生，比這些俄國人對於我們更是仇敵哩。然而如果他們一自由，我們便要向他們射擊，他們也要向我們射擊了。

我吃了一驚；我不敢這樣想下去。這下面是有着深淵的。現在卻不是時候；可是我決不將這些思想放棄，我要保存它們，把它們關起來一直到戰爭完結。我的心跳得很快。這便是在壕戰裏想到的偉大的唯一的目標。這是我認爲在這個一切人類的感情滅亡以後的唯一的生存的可能；這是使以後的生活值得這幾個可憎厭的年頭的工作。

我拿出我的香煙，把每一支折成兩半，送給這些俄國人。他們對我鞠躬，便點起香煙來。現在每個人的臉上都照耀着一個紅的點子。這些紅點子安慰我，它們好像黑暗的村居的小窗在說着它們後面有充滿着和平的房間。

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在一個多霧的早晨，又是一個俄國人葬掉了；差不多每一天他們總要死一個人。埋葬的時候我輪到看守。這些囚犯合唱着歌，一部一部地唱着，那聲音好像不是人的聲音，而是在遙遠的濕地上的一隻風琴。埋葬很快就完事了。

晚上他們又站在鐵絲網的圍牆旁邊，風從樹林裏向他們吹過來，星是寒冷的。

我現在認識幾個能說一點德國話的人了。這些人中間有一個是音樂家，他說他本是柏林的一個奏梵哦琳的人。他聽見我能彈鋼琴，便拿出他的梵哦琳奏起來。其他的人都坐下來將背靠着圍牆。他站起來奏梵哦琳，有時候他也有那些梵哦琳家閉上眼睛的時候的杳茫的表情。有時候他按着節奏搖擺着樂器而遠遠地對我微笑着。

他所奏的大多是民間歌曲，其它的人便跟他哼着。他們好像是在鄉野裏的黑暗的山嶺或地下極深的地方歌唱着。梵哦琳的聲音好像一個苗條的姑娘站在它們的上面，它是清澈而孤獨的歌聲住了，梵哦琳孤獨地繼續下去。在黑夜裏它的聲音很微弱得好像已經凍住了一般，這使人不得不靠攏來站着，如果它在一個房間裏，那便可以好得多——在這個地方卻使人憂傷起來了。

因為我已經有過一個很長的假，所以現在星期日我就不能出外了。在我回到前線去的上一個星期日，我的父親和姊妹來看我。整天地我們坐在「兵士的家」裏面。別的還有什麼地方可去呢。我們又是不願在兵營裏的，在正午的時候我們便到濕地上去走走。

這些鐘頭實在是一種磨折；我們不知道說什麼好，所以我們就談起我的母親的病。現在的確是毒癩了，她已經在醫院裏，馬上就施手術。醫生們希望她能復原，可是我們從來沒聽說毒癩醫好過的。

「那麼她在什麼地方呢？」我問道。

「在路意沙醫院裏，」我的父親答道。

「在幾等房間？」

「三等。我們一定要等到我們知道手術費要多少錢。她自己要住三等房間，她說這樣她可以有幾個朋友。而且又便宜一點。」

「那麼她是和那些人躺在一間房裏了。只要她能睡得好就得了。」

父親點點頭。他的臉皮很鬆弛，盡是皺紋。我底母親老是害病，雖然她一定要被強迫才走進醫院，可是也化掉不少錢了。父親的一生實際上完全用在這個上面了。

「只要曉得手術費多少就好了，」他說道。

「你沒有問過嗎？」

「沒直接問過，我不能問呵——外科醫生也許因此見怪，母親一定要他施手術哩。」

是的，我苦惱地想，我們正是這個樣子，一切窮苦的人都是這個樣子。他們不敢問價錢，只是事先爲它憂急着；可是那些錢的問題不甚要緊的人們，他們總先講定了價錢，認爲這是一件當然的事。而且醫生也不會見怪他們。

「施過手術以後的裹紮傷口費是很貴的，」我的父親說道。

「那麼現在疾病津貼不給錢了嗎？」我問道。

「母親病得太長久了。」

「你到底還有點錢嗎？」

他搖搖頭：「沒有，可是我能做額外的工。」

我曉得。他將站在他桌前摺疊着，黏貼着，剪裁着，一直到夜裏十二點鐘。晚上八點鐘的時候他吃了些他們用食票換來的惡劣的殘屑；於是他再爲了他的頭痛吃下一點藥粉，然後工作下去。

爲了使他高興點，我告訴他一點趣事，兵士的笑話。和關於將軍和曹長的，這一類的事。

隨後我伴着他們兩人到火車站去。他們拿給我一罐菓子醬和一袋母親爲我做的山薯餅。

於是他們走了，我便回到兵營來。

晚上我把菓子醬塗在餅上吃了幾塊。可是沒有胃口去吃它們。所以我想走出去將它們送給那些俄國人。於是我又想起這是母親親自做的東西，她站在熱爐的面前的時候也許很痛苦。我又把這個袋放到我的背囊裏去，只拿兩個給了俄國人。

九

我們趕了幾天路。第一隻飛機在天空裏出現了。我們乘運輸線上的車。砲，砲，輕便鐵路把我們載去了。我尋找我的聯隊。沒有一個人確實知道它在什麼地方。我這裏過一夜，那裏過一夜，這裏領到些糧食，那裏得到些模糊的指點。就是這樣每一次我又帶着我的背囊和來福鎗趕上路去。

我到的時候他們已經不在那被蹂躪過的地方了。我聽說我們已經成一個游擊隊，這種游擊隊凡是戰爭在什麼地方最烈，它就要趕到那個地方的。這消息使我不高興。我們告訴我們這隊所受的重大的損失。我打聽恰次和亞爾伯特沒有人知道他們的。

我尋找到更遠的地方去，各處流浪着；這是一種奇妙的感覺。有一兩夜我好像一個印第安人一樣露宿着。然後我終於得到一個確定的消息，那天下午我就到長官辦公室去報到。

曹長留住我。那隊人兩天以後就可回來了。現在也不用再把我派到那邊去。

「這一次請假怎樣？」他問道，「很好吧，呢？」

「有好有壞，」我答道。

「是呵，」他嘆息道，「是呵，如果回來以後不用再出去就好了。請假的後半個時期老是被這一點所毀壞了。」

我四處閒散着一直等到一個老清早晨這一隊人真的回來了，灰色的，醜陋的，快快的，抑鬱的。我跳起來，往他們人堆裏衝進去，我的眼睛搜尋着。這是嘉登，這是莫六，右醒鼻子，這是恰次和克拉伯。我們把我們的草袋靠在一塊排好。我望着他們的時，時候有一種不自在的自覺，可是也並沒有什麼理由。在就寢以前我拿出剩下的山薯餅和菓醬來，使他們也吃到一點。最上面的兩個餅已經發霉，可是還能吃。我把這兩個留起來給自己吃，拿幾個新鮮的給恰次和克拉伯。

恰次一面咬着，一面說道：「這些餅是你母親寄來的吧？」我點點頭。

「很好吃。」他說道：「我能够由滋味上吃出來。」

我真哭得出。我再不能自制了。可是回到這裏和恰次克拉拍在一塊總會立刻好起來的吧。我是屬於這個地方的呵。

「你真好運氣。」在我們正要睡去以前，克拉拍對我低語道：「他們說我們將要派到俄羅斯去。」到俄羅斯去。到那邊總比戰爭好些吧。

遙遠地前線在轟鳴着，木房的牆壁格勒格勒震響起來。

我們做了許多許多洗刷的工作。我們到處都受到檢查。所有破舊的東西都換了新的。我得到一件沒有一點塵跡的上衣，而恰次呢，當然他得到完全一套。一個謠言傳遍各處，說可以和平了，可是另外一個卻更像一點——我們要到俄羅斯去。可是，我們到俄羅斯爲什麼要這些新東西呢？最後消息漏出來了，——凱撒大帝要檢閱我們了。因此才有這一切的檢查呵。

整八天功夫我們真如在後方兵營裏一般，有這麼多的操練和忙碌。每一個人都挑剔暴躁，我們很討厭這些洗刷的工作，更討厭操練。這種工作比前線更磨難兵士。

終於時候到了。我們挺直地站着，凱撒出現了。我們很好奇地要看他是個什麼樣子。他沿着我們這一行人，高視闊步地走着，我真有點失望；從他的照片上看我料他是一個更長大更強壯的人，最重要的是我料他一定說起話來非常響亮的。

他分散着鐵十字章，向這個人說兩句話，向那個人說兩句話。然後我們整步走開。事後我們討論這事件。嘉登驚訝地說道：

「至高無上的皇帝原來就是如此！每一個人，沒有例外，都要在他面前站得挺直地！」他想一想，「興登堡也要在他面前站得挺直嗎？」

「那當然，」恰次說。

嘉登還沒有問完，他想了一會兒然後問道：『一個王應該向皇帝站得挺直嗎？』

我們沒有一個人確得定，可是我們猜起來大概不必的。他們兩個人都是這樣的崇高，所以不必再要鄭重地立正了。

『你在說什麼廢話，』恰次說道：『重要的是你自己要站得挺直地。』

可是嘉登與繳卻很好。他那另外一種乏味的空想也湧起來了。『可是你看，』他宣言道，『我簡直不相信一個皇帝要上像我所用的那種廁所裏去。』

『你可以拿你的靴子來打賭。』

『四加上一個蠢貨等於七，』恰次說道。『你的腦子裏有古怪念頭，嘉登，你可趕快到廁所裏去，把你的頭洗洗清楚，這樣你說起話來就不會像一個兩歲的孩子了。』

嘉登走了出去。

『可是我要想知道，』亞爾伯特說道，『如果凱撒那時說聲不會不會仍舊有戰爭。』

『這一點我是很知道的，』我插進去說道，『最初他是反對戰爭的。』

『好，如果不單他一個，這世上有二三十個人也說不。』

『這便也許成功了，』同意道，『可是他們卻拚命贊成戰爭哩。』

『想起來真是很古怪的，』克拉拍繼續說道，『我們在這裏保護我們的祖國。法國人在那邊保護他們的祖國。那麼，到底是誰不錯呢？』

『也許兩面都不錯，』我說道，可是自己並沒有胡信這句話。

『是呵，好，』亞爾伯特說下去，我知道他要窘迫我，『可是我們的教授，牧師和報紙都說唯有我們不錯，讓我們且希望如此；——可是法國的教授，牧師，和報紙卻說正義是他們那邊這是怎麼的呢？』

『這個我不知道，』我答道，『可是無論那一方面對，戰爭還是一樣在着，每一個月都有新的國家加進來。』

嘉登回來了。他還是很興奮，便參加談話，奇怪戰爭到底是怎樣開始的。

「大多數總是起於一個國家很利害地侵犯另外一個國家，」亞爾伯特答道，他有一點高超的神氣。

於是嘉登裝起傻來。「一個國家我不了解。德國的一座山不能侵犯法國的一座山，無論一條河流，一座樹林，一片麥田都不能互相侵犯呵。」

「你真的是這樣傻，還是你想欺我呢？」克拉拍怒吼道，「我完全不是這個意思，一個民族侵犯另外一個——」

「那麼我在這裏什麼工作也沒有了。」嘉登答道，「我不覺得自己被侵犯呵。」

「好，待我告訴你，」亞爾伯特快快地說道，「這話並不用在你這種流浪漢身上哩。」

「那麼，我可以一直回家去了。」嘉登反駁道，我們全笑起來。

「呵！他是把民族當作一個整體，說那政府——」莫來喊道。

「政府，政府，——」嘉登輕蔑地彈着他的手指，「憲兵，警察，捐稅，這就是你的政府——如果你所說的就是這個，那麼謝謝罷。」

「對啦，」恰次說，「嘉登，這一次你說得有點意思了。政府和祖國之間有着大大不同哩。」

「可是它們是一起的，」克拉拍堅持他的意見，「沒有政府就沒有祖國。」

「這話不錯，可是你想想看，我們都是老百姓。法國也一樣，大多數的人乃是勞動者，工人和窮苦的夥計。那麼一個法國鐵匠或者一個法國鞋匠爲什麼要進攻我們呢？這不過是那些統治者的意思罷了。我未到這裏以前，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法國人，大多數的法國人看我們也是一樣。他們也和我們一樣並沒有被人請問過要不要戰爭呀。」

「那麼戰爭到底是爲了什麼呢？」嘉登問道。

恰次聳聳他的肩膀。「一定有幾個戰爭對他們有好處的人。」

「好吧，我不是這些人，」嘉登籥笑道。

『不是你，也不是這裏任何一個人。』

『那麼他們是那些人呢？』嘉登固執地問道。『戰爭對於凱撒沒有什麼好處。他已經要什麼是什麼了。』

『這我也不能確定，』恰次反駁道，『他一直到現在從來未曾有過一次戰爭，而每一個資足的皇帝至少總要求一次戰爭。否則他不會有名，你可以去看看你們的學校課本。』

『那些將軍也是如此，』第脫林加上說道：『他們全是由戰爭來名起來的。』

『甚至於比皇帝還著名。』恰次加上去道。

『背後還有別的人靠戰爭取利，這是一定的，』第脫林怒吼道。

『我想這還是一種熱狂，』亞爾伯特說道，『沒有一個人特別要戰爭的，可是忽然戰爭卻已經發生了。我們本來不要戰爭，其他的人也說同樣的話——可是半個世界仍舊在戰爭裏面呵。』

『可是另外一面說的謊比我們更多，』我說道，『要想想那些俘虜身上的小冊子吧，那些小冊子上說我們吃比利時的小孩子。寫這種東西的人應該自己跑去上絞台，他們是真正的罪犯。』

莫來起來。『無論怎樣，戰爭在這裏而不在德國總算好的了。你單單看這些砲洞就夠了。』

『不錯，』嘉登肯定道，『可是完全沒有戰爭才更好哩。』

他自己很驕傲，因為他竟有一次勝了我們這些志願兵。他的意見實在是一種典型的意見，我們時時刻刻可以遇到，這是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用來它的，因為這是他們對於牽涉到的事物的了解的最高點了。這些兵爺的國家觀念就變成了這個樣子——就是他也是一個例子。可是到這個地方就完結了，其它的一切他都用實際的觀點來評批了。

亞爾伯特躺到草地上，怒吼道：『最好還是不要談起這件可惡的事。』

『說了也沒有用處，這是真的。』恰次同意道。

講到那一筆橫財呢，我們一定要將差不多全部的新的東西退還，再拿回我們的破舊的衣服。那些好的衣服原來單是爲

了檢閱而用的。

我們不到俄羅斯去，而是又到前線去了。路上我們穿過一個被蹂躪過的樹林，那些樹幹都被炸裂，泥土也被掘起。好幾個地方有龐大的地坑。『唉呀，這裏有東西轟擊過。』我對恰次說道。

『戰壕白砲，』他答道，隨後指點着一棵樹。

樹枝上掛着死人。一個裸體的兵士蹲在樹的丫叉裏，還戴着頭盔，除了這一點他便是一絲不掛了。坐在樹上的只有他的上半身，腿子沒有了。

『這是什麼道理？』我問道。

『他的衣服被轟掉了，』嘉登含糊地說道。

『這是很滑稽的，』恰次說道，『這樣子現在我們已經看見過兩三次了。如果一個白砲打到你，它就把你的衣服差不多轟得乾乾淨淨。這是它的劇震造成成功的。』

我四面搜尋着，果真如此。這個地方掛着幾片制服，那個地方黏着一片殘肢的肉醬。那邊又躺着一個身體，除了一隻腿上有一片襠褲，頭頸上有一個上衣領頭以外，就沒有別的東西，可算是裸體的了。衣服高高地掛在樹上。兩隻臂膀已經失去，好像是被拉掉一般。我發現有一隻手臂在二十碼遠地方的一棵矮樹上面。

這個死人面向地躺着。臂膀炸彈的地方，泥土被血凝成暗黑色了。腳下的樹葉被爬了起來，似乎這個人曾經用腳亂踢過。

『這不是滑稽哩，恰次，』我說道。

『肚子裏一片砲屑也不過如此。』他答道，聳聳他的肩膀。

『可是不要心軟吧，』嘉登說道。

這一切事情發生得一定不久，血還是新鮮的。既然我們看見這些的人都是死的，便不願再多費時候，就把這件事去報告

給附近的擡牀站。總之我們是用不着幫那些擡病牀的人的工作的呵。

要派一個偵探隊去打聽敵人前進到什麼地方。我自從請假以後，對別的人所發生一種奇怪的親切的感覺，所以我就自薦跟他們一道去。我們同意了一個計劃。大家一同溜出鐵絲網，然後分開各自前進，過了一會兒我發見一個很淺的砲洞，就爬了進去。我從這個洞裏窺探前面。

一架機關鎗在平穩地發着彈。它向各個方向掃射着，並不猛烈，可是足夠，使一個人不能站起身來。

一個落傘光彈砲放射出來。大地在這個蒼白的光亮下面完全暴露出來，於是黑暗又把一切鎖起來，比以前更黑了。在戰壕裏我們聽說我們前面有黑人軍隊，這是很難對付的，要看出他們不大容易；他們偵察的本領也很好。可是奇怪的，是他們常常很蠢，譬如，恰次和克拉拍曾經有一次射到一個敵方的黑人偵探隊，因為他們非常愛香煙，所以他們竟一路爬着，一路抽着煙。恰次和克拉拍只要瞄準那些發光的香煙頭好了。

一個炸彈一類的東西緊靠在我的旁邊落下來。我沒有聽見它來時的聲音，所以吃了一驚。同時一種無知無覺的恐怖占領了我。這裏我只有一個人，而且在黑暗裏差不多束手無策——或者在我的前面的另外一個砲洞裏有一雙眼睛已經觀察了我許多時候，一個炸彈也已經攔好準備把我炸得粉碎。我想鎮定一下。這並不是我的第一次的偵察，而且也不是特別的危險。然而這是我請假以後的第一次，而且這裏的地勢我還不熟悉。

我告訴我自己我的吃驚是妄誕的，黑暗裏也許沒有什麼東西在觀察我，因為否則這飛彈落地的時候不會這樣平平的了。

這還是徒然，不能使我安心。在旋轉的混亂之中，我的念頭在我的腦子裏嗡嗡地響着——我聽見我的母親警告的聲音，我看見飄着鬚鬚的俄國人靠在那鐵絲網的圍牆上面，我有一個一間有板櫬的軍隊酒店，和筏崙西恩地方的一家電影院的清晰的印象。痛苦地，恐怖地，在我的想像中，我看見一支來福鎗的灰色的空幻的鎗口，在我的面前無聲息地移動着，無論我的頭掉到什麼地方，它總是對着我。汗從每一個毛孔裏冒出來。

我還是繼續躺在我那淺坑裏面。我看時候；只過去了幾分鐘，我的額頭很濕，我的眼窠也是濕的，我的手顫抖着，我輕輕地氣喘着。這不過是一陣突然的可怕的吃驚，一個伸出了頭頸而更往前爬的簡單的動物的恐懼。

我的努力好像泡沫一般完全消失了，我只要能躺在這裏就夠了。我的四肢緊附着地。我做了一個徒然的企圖；——可是它們不肯動彈。我把自己緊壓在地上，我不能向前走，我決意躺在這個地方了。

可是一霎時那思潮又把我淹沒了，一種羞恥，懊惱同時還有安全的混雜的感覺。我稍微擡起身來，向四面看一看。我的眼睛向黑暗瞪視得發燒。一個光輝砲彈飛上來——我又蹲下身子。

我開始一個狂暴的無知無覺的戰鬥。我要走出這個坑，可是又滑了進來，我說道：『你一定要出去，這是你的同志們，這並不是愚蠢的命令，』又說道：『這有什麼要緊，要死我也只有一條性命——』

這裏是這次請假的結果，我恨毒地責罵自己。可是我不能說服我自己。我非常眩暈了。我慢慢地擡起身子，兩隻臂膀向前伸出去，後面拖着我的身體，於是躺在砲洞的嘴上，一半在裏面，一半在外面。

我聽見那邊有聲音，便立刻縮回來。雖然砲火很響，然而我還能很清楚地聽出可疑的聲音。我諦聽着；那些聲音在我的後面。原來是我們的人沿着戰壕在走動着。現在我聽見悶塞的人聲了。從那聲調上聽來，大概是恰次在說話。

頓時我心裏湧出一種新的溫暖的感想。這些人聲，這幾句很輕的話，這些在我後面的戰壕裏的腳步聲音，使我立刻從可怕的孤獨和死的恐懼裏解脫出來，我剛才差不多要被它們所毀滅了。它們比我的生命還要重要，這些人聲，比母愛和恐怖還有力量。它們是任何地方有力的，最安慰人的東西；它們是我的同伴的聲音呵！

我不再是黑暗之中孤獨的，小小的生物了；——我屬於他們，他們也屬於我，我們共有同樣的恐怖和同樣的生活，我們比戀人還要接近，我們的交情比較簡單一點，強硬一點；我能够把我的臉埋在這些人聲裏面，這些話是曾經救過我而且將和我在一塊的呵。

我謹慎地跑出洞口，向前蛇行過去。我四肢着地向前拖動一點，我記住我的方位，看看我的周圍，而且觀察着砲火的放射

的區域，這樣我才能找出我回去的路。於是我設法接觸其他的人。

我還害怕，然而這是一種解事的害怕，一種非常的高度的謹慎。夜風吹着，陰影在砲火的閃爍之中掠來掠去。這閃光所暴露的有時太少有時太多。我時時向前偷望，可是望不見什麼東西。我就是這樣前進了許多路，又繞了一大弧形回來。我還沒有和其他的人碰到。每離我們的戰壕近一碼，我便放心一分——而且又是很匆忙的。現在如果迷路那就糟了。

於是一種新的恐懼占有了我，不能記起方向來，靜靜地我蹲在一個砲洞裏，想法找出我自己的地位。常時有人很高興地跳到一個戰壕裏去，然後才發覺錯了。

過一會兒我再諦聽着，可是我還不能確定。這時候砲洞的混亂使我焦急的困惑得完全不知道走那一路好了。也許我是和戰線平行地爬走着，那麼我永遠沒有走到的日子了。所以我又繞了一個大弧形爬着。

這些可咒詛的火焰！它們似乎已經燃燒了一個鐘頭，一個人動一動，那些子彈就嘯鳴過來。

可是這樣沒有用處，我一定要爬出來。我躊躇地向前走，我像一隻蟹一般爬開去，我的手在鋸形的尖利得好像雞刀口一般的碎屑上刮裂，我時時以為地平線上的天空亮了一點，然而這也許不過是我的幻想罷了，於是漸漸地覺悟我爬的方向對不對實在是我生死的關鍵。

一個砲彈炸裂了。差不多頓時又來了。於是開始熱烈起來。轟炸。機關鎗格格地。現在沒有別的辦法，只能深深地躺着。很明顯地，一個進攻在來快了。每一個地方都有火射上來。不停地。

我躺在一個大的砲洞裏面，縮成一團，水一直浸到肚子。進攻開始的時候，我預備沒在水裏。我的臉一直埋在爛泥裏面，只要不悶死就得。我一定要假裝死人才好。

突然我聽見砲火擡高了，我頓時溜到水裏去，我的頭盔在後頸上面，我的嘴透出水面剛好呼吸。

我一動也不動地躺着——有個地方有件東西克郎一響，它踏着很重的腳步跌衝過來——我的神經全部緊張起來冰冷起來。那東西嘯嘯嘯在我上面跑過，第一道波浪過去了。我只有這個紊亂的思想：如果有人跳進你的砲洞你便怎麼樣？

——我迅速地拔出我的短刀，緊握在手裏，再伸到泥裏去。如果有人跳到這裏來，我一定要和他周旋。這想像在我的頭里反覆出現着；頓時我一直刺穿他的喉嚨，那麼他就不能作聲了；這是唯一辦法；他一定和我一樣地吃驚着。在恐怖中我們打起來，那時候我一定要先動手。

現在我們的砲臺開火了。一個炮彈在我近旁落下來。這使我狂怒起來，現在我唯有被自己的砲彈所打死了。我咒罵着，在爛泥裏咬着牙齒；這是一種凶暴的瘋狂；結果我只能的呻吟和禱告了。

砲彈在我的耳朵裏爆裂着。如果我們的人反攻過來我就有救了。我把我的頭緊貼在地上，聽着那悶塞的轟響，像是採石礦的炸藥一般——然後再擡起頭來聽上面的聲音。

機關鎗格格格地響。我知道我們的有刺鐵絲網很牢固，簡直是破壞不掉的：——有一部份通着有力的電流。來福鎗火增加着。他們攻不破；他們不得不退了。

我又浸到水裏，縮成一團，緊張到極點。那些碰擊，爬行和鏗鏘的聲音已經聽得見。在這一中間還有一個呼號的聲音。他被砲火追擊着，進攻是被擊退了。

天已經有點亮了，腳步忽遍地在我上面奔過。第一隊過去了。又是一隊。機關鎗的響聲成爲一種連續不斷的鏈條。我剛要稍微轉一個身的時候，有一個沈重的東西跌一交，啪啦一下一個身體掉下來落在砲洞裏，滑到我身上——

我一個念頭也不轉，並沒有打定主意——我用力刺去，只覺得那身體怎樣突然抽縮起來，於是軟弱而癱倒了。我自己恢復鎮靜的時候，我的手是黏而濕的。

那人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這聲音在我聽來好像他在牛哮，每一次喘氣就好像一聲呼號，一聲雷鳴——然而這不過是我的心在搗擊罷了。我想閉住他的口，用泥來塞住它，然後刺他，他一定要沒有聲音，他在使人家知道我在這裏呵。現在我終於能够自己作主了，可是突然又非常疲弱，竟不能舉手打他了。

因此我就爬到更遠的角落裏去守着，我的眼睛釘住他，我的手緊握着刀——準備他動一動就撲上去。可是他再不會動

了，這個我從他咕嚕咕嚕的聲音裏聽得出來。

我不能看清楚他。我唯一的希望就是離開這個地方。如果不起緊離開，等會兒便嫌太亮；就是現在也已經很困難了。於是擡起頭來一望，覺得已經不可能了。機關鎗在地上這樣地掃射着，我跳不得一跳，怕就會被射得穿裏穿。

我拿下我的頭盔，舉起來試試子彈的高低。剛舉上去，一粒子彈便將它打脫了我的手。砲火在地上掃射得非常低。我離敵人的戰線實在太近，所以如果我要想走開，決逃不掉壕溝裏開鎗的那些人的子彈。

天更亮起來，我焦急地等着我們的進攻，我渴着望砲火快停止，那麼我的同伴就可以來了，我等得捏緊拳頭，把指節都捏白了。

一分鐘一分鐘慢慢地過去。我不敢再看砲洞裏那個黑暗的人形。我用了大氣力把眼光打那人身上掃過。等着，等着。子彈嘶嘶地響，它們密得好像一個鋼的網，永不停止，永不停止。

於是，我注意到我的血污的手，突然覺得要嘔吐。我拿起一點泥來擦在皮膚上面，這樣我便一手是泥，再不看見血了。砲火並不減少。兩面都是一樣地猛烈。我們的人大概早已以為我死了。

是晴朗的，灰色的，大清早晨。咕嚕咕嚕的聲音繼續不斷。我塞住我的耳朵，然而我立刻又把手指拿開。因為這樣的聲音我也聽不見了。

於是對面的人形在動。我縮攏身子禁不住向他望。於是我的眼睛釘住他。這人有一點尖的鬍子，他躺在那裏，頭倒在一邊，一隻臂膀曲起一半，他的頭軟癱地靠在上面。另外一隻手放在他胸膛上面，胸膛上盡是血。

他死了，我自語道。他一定死了，他再沒有什麼感覺了；那不過是他的身體在咕嚕咕嚕地響罷了。於是那個頭想擡起來，一霎時呻吟的聲音響起來了，他的額頭又倒在他的臂膀上面。這人並沒有死，他是在死着，然而並沒有死掉。我向他躊躇地爬過去，等一等，兩手支持着全身。爬一點，等一等，又爬了三碼遠可怕的旅程。一個長途的可怕的旅程。終於我在他的旁邊了。

於是他張開他的眼睛。他一定聽見了我的聲音，非常恐怖地望着我。身體是一動也不動地躺着，可是在他的眼睛有一種

異常的飛躍的表情，在這一霎那我覺得那雙眼睛真有帶走那身體的力量。一下子可以飛到幾百里以外。身體是靜止的，完全靜止的，沒有響聲，那咕嚕咕嚕的聲音已經停止，可是這一雙眼睛卻大聲喊着，生命的全部聚集攏來竭力想逃走，因為怕死，怕我的聚集起來。

我的腿子失去力量，我用兩肘支撐着。「不，不，」我低語道。

那雙眼睛跟着我跑。它們還在的時候，我總沒有動一動的力氣。

於是他的手從他的胸膛上慢慢地溜下來，稍微移動一下，可是這個動作卻破壞了那雙眼睛的力量。我俯身向前搖搖頭說道：「不，不，」我擡起一隻手，我一定要叫他明白我有意幫助他，我輕拍他的額頭。

手一碰他，那雙眼睛就縮了回去，於是它們不睜視，眼皮垂下，緊張過去了。我解開他的硬領，並且把他的頭扶正來，使他舒服一點。

他的嘴張開一半，想說話。嘴唇乾燥。我沒有水瓶。我沒有把它帶來。可是氾潭裏有水，一直在坑底下。我爬下去，拿出我的手帕，鋪開來放在下面搯起一點黃水，灑到我的掌心裏。

他一口吞下。我再弄些來。於是我解開他的外衣，想如果可能，便將他的傷處綁紮起來。無論怎樣我必一定要這樣做，那麼如果那邊的人捉住我，他們看見我要幫助他，他們就不開鎗打我了。他想抵抗，可是他的手太軟弱無力了。他的襯衫黏住他的身體，脫不下來，鈕子是在背後的，所以只能割下來。

我尋找了一會小刀，後來找着了。可是當我開始割他的襯衫的時候，那雙眼睛又張開着，裏面還是那種呼號和精神錯亂的表情，因此我只能把它們閉起來，緊按着眼皮，一面低語道：「我要幫助你，同伴，Camarade，Camarade，Camarade（這個字是法語，亦同伴之意——譯者）。」我熱切地重覆念着這個字，使他明白。

有三個刀傷。我的戰場綑帶包着它們，血從綑帶下面流出來，我稍微壓緊一點，可是他又呻吟。我能做的只有這點。現在我們一定要等着，等着。

這些鐘點……那咕嚕咕嚕又開始了——一個人竟死得這樣慢呀！因為這一點我是知道的——他決不能救活了，真地，我會對自己說他可以救活的，可是到正午這種假定在他呻吟裏融解掉了。如果我沒有在四處爬行的時候失掉我的手鎗，那我一定開鎗打他。要用刀刺他我是不能夠了。

正午的時候，我漸漸失去了理智。饑餓吞食着我，我差不多要哭求一點東西來吃，我不能夠和它爭鬪。我時時爲那臨死的人弄些水，自己也喝一點。

這是第一個我親手殺死的人，我能够很逼近地看見他，他的死是我所造成的。恰次，克拉拍，和莫來在他們打中一個人的時候已經有過這個經驗；這種事有許多人遇到過的，尤其是在肉搏的時候——

可是每一次的哮喘都使我的心苦惱。這個臨死的人還有些時候，他有一把看不見的短刀子在刺我：時間與我的思想。只要他能活着，我是情願犧牲的。躺在這裏看着他聽着他才真是苦極了。

下半年大概三點鐘的時候，他死了。

我又能够自由地呼吸了，可是只有很短的一會兒。頓時那種沈靜比呻吟更難忍受了。我希望再聽見咕嚕咕嚕，哮喘着，聲音沙啞，一會兒輕輕喘着，一會兒又粗嘎而響亮起來。

我所做過的事真是發癡。可是我一定要做點事情。我把這個死人扶起來，使他躺得舒服點，雖然他已經沒有感覺了。我把他的眼睛閉上。眼睛是櫻色的。他的頭髮是黑的，兩邊有點鬢曲。

鬆下的嘴生得豐滿柔軟；鼻子稍成弧形，他的皮膚有一點褐色；這時候的皮膚沒有他活着的時候那樣蒼白了。在一瞬間那眼色看來簡直是很健康的；——於是突然它變爲那些我所常常看見的死人的奇怪的、這些奇怪的臉，全是一個樣子。

無疑地，他的妻子還在念着他；她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看來他似乎常常寫信給她的；——她還能接到他的信——明天，在一星期以內——也許竟有一封被耽擱的信要一個月以後才接到。她將看這封信，在這裏面他還和她說話。

我的心境在糟起來，我不能管束我的思想。他的妻子是怎樣一個人呢？像運河對岸那小黑姑娘嗎？她現在還屬於我嗎？或

許這一下她是我的了。我希望康托富克坐在我的身邊。如果我的母親看見我——只要我剛才把回到我們的戰壕的路記得牢一點，那麼這個死人也許還有三十年好活。只要他奔跑的時候向左偏上兩碼遠，那麼他現在大概正坐在那邊的戰壕裏，又寫一封信給他的妻子吧。

可是我不能再往下想了；因為這是我們眾人的命運：如果開末力黑的腿向右偏六吋；如果海·韋直斯的背脊再向下彎三吋——

靜默擴大開來。我說話了，我一定要說話才好。因此我便對他說道：『同伴，我並不要殺你。如果你再跳進來，如果你也有理性的話，我決不殺你。然而當時你看來不過是一個觀念，一個生存在我頭腦裏的抽象，喚起了它的適當的反應。我用刀刺的就是那個抽象。可是現在，我第一次看出你是和我一樣的人。我當時只想到你的手榴彈，你的鎗刺，你的來福鎗；現在我看到你的妻子，你的臉，和我們的友愛。饒恕我，同伴。我們老是發見得太遲了。爲什麼他們從來不告訴我們，你們正和我們一樣是苦鬼，你們的母親和我們的母親一樣地憂愁，我們有一樣死的恐怖，一樣的死和一樣的苦惱——饒恕我，同伴；你怎麼是我的敵人呢？如果我們把來福鎗和制服丟掉，你就跟恰次和亞爾伯特一樣是我的弟兄了。同伴，拿我的二十年的生命去站起來——多拿幾年去，因爲我現在連怎樣想法去用我的生命也不知道了。』

這時候很安靜，除了來福鎗的響聲以外，前線已經沒有聲音。子彈像雨一般打過，它們並不是胡亂放，而是狡猾地從各方面瞄準了來。我走不出去。

『我要寫信給你的妻子，』我忽遍地對那死人說道，『我要寫信給她，她可以從我信裏聽到這個消息，我要將我對你說過的話告訴她，她不會受苦，我要幫助她，也幫助你的父母和你的孩子——』

他的外衣攤開一半。袖珍簿是很容易就找到了。可是我不敢翻開來。簿子裏一定有他的名字。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也許我還能忘記他，時間會把這個景像塗掉的。可是他的名字，會像一根釘一樣一直釘到我心裏，再也不出來。它有使我永遠想起這件事的力量，它將老是回來站在我的面前。

我躊躇地將他的皮夾拿在手裏。那皮夾突然從我的手裏滑出，跌下去散開了。有些照片和信也跌了出來。我將它們收拾起來，想仍舊放到皮夾裏去，但是我的緊張，不安定，饑餓，危險，這些再加上和這死人在一塊的時間，它們使我昏亂起來，我要早一點安心，我要使我的磨折利害起來而了結它，正如一個人不顧一切地將他的痛不可耐的手向樹幹上打去一般。

有幾張是一個女人和一個女孩子的照片，是小小的自己拍了玩的照片，背景是一座爬滿了籐的牆。其餘的就是信。我拿出來想讀讀看。大部份全不懂，要推測是困難的，而且我法文可說一點都不懂。可是每一個我能翻譯出來的字都像穿透我胸膛的一個子彈——都像一把刀刺進了我的胸膛。

我的腦子難過到不能忍受的程度，可是這一點我卻醒悟了，這就是我決不敢帶信給我剛才想寫的這幾個人。不可能的。我再看看這些照片；她們一定不是富人。如果我日後賺到點錢，我要匿名寄給她們。我抓住了這一點，至少這是我可以做的事了。這個死人跟我的生命有不能脫離的關係，所以我一定要做每一件事情，答應每一件事情，來救我自己；我輕率地發願道：我要單爲了他和他的家人而生活，我用濕的嘴唇來撫慰他——我心底裏希望我能够這樣贖出我的罪，或許竟因此脫離這個苦惱，這是一種小的策略：只要我能逃開，我一定要辦這件事。因此我就翻開簿子，慢慢地念道：——嘩刺爾德杜凡爾排字工人。

我用這個死人的鉛筆將住址抄在一個信封上，然後迅速地把它一切東西重新塞到他的外衣裏去。

我殺死了這個印刷工人，嘩刺爾德杜凡爾。我一定要做一個印刷工人，我昏亂地想着，做一個印刷工人，印刷工人——下午我安定一點了，我的恐懼是無稽的。那名字不再使我苦惱了。瘋狂已經過去了。「同伴」我對這死人說，可是很鎮靜地，「今天是你，明天是我。可是如果我能够跳出這個，同伴，我一定跟這個東西作戰，因爲它把我們兩人都打倒了；從你，拿去了生命——從我呢——也是生命。我答應你，同伴。這事情永遠不讓它再發生了。」

太陽射照得很低。我因爲乏力和饑餓，而神志恍惚起來。對昨天的事情好像一片霧。我還沒有撤開它的希望。我打着瞌睡，起初還沒有知道將近薄暮。黃昏到了。我覺得這時候時間來得很快。還有一個鐘頭。如果是夏天，那麼還有三個鐘頭。還有一

個鐘頭。

這時候我突然開始顫抖起來；在這一個短時間以內也有什麼事情要發生的。我不再想到這個死人，因為現在他對於我沒有什麼影響了。頓將發生的慾望又閃耀起來，我剛才所想的每一個念頭都在這欲望之前消滅了。現在我只要避免惡運，我機械地譫語着：『我一定要履行每一件事情，履行我所答應你的每一件事情——』可是我已經知道我做不成了。

我突然想起如果我爬過去我的同伴們會開鎗打我，他們不知道我回來。我一定要盡力趕早喊叫，使他們認出我。我非等到他們回答我，決不離開壕溝的前面。

第一個星前線還是很靜。我深深地呼吸着，並且激動地自語道：『現在不要呆了，保羅——靜靜地，保羅，靜靜地——那麼你有救了，保羅。』當我用我的受洗禮的名字的時候，好像別人在對我說話，它比較更有力量一點。

漸漸黑暗了。我的激動減低，我謹慎地一直等到第一股火冒上來。於是我就爬出了砲洞。我已經忘記那個死人。我的面前是將臨的夜和蒼白的發光的地。我的眼睛釘住一個砲洞望着；火光一熄，我就疾跑進去。然後再向前摸，跳進了第二個砲洞，蹲下身子，再向前爬。

我走近了。那邊我借了火光看見鐵絲網裏面有東西在行動，一會兒又僵硬起來。一動也不動地躺着。第二次我又看見它，是的，這是我們戰壕裏的人呵。起先我還疑心，一直到看出了我們的頭盔，我才相信。於是我喊叫起來。頓時就有回音來了，喊着我的名字：『保羅——保羅——』

我再喊着回答。那是恰次和亞爾伯特，他們擡了一隻病牀來找我。

『你受了傷嗎？』

『沒有，沒有——』

我們跳到戰壕裏，我要點東西吃，立刻狼吞下去。莫來給我一支香煙，我用幾句話來說了我所遇到的事。這是沒有什麼新奇的。這種事情常常發生。只有夜裏的進攻，是難得遭到的。在俄國恰次有一次在敵人戰線後面一直躺了兩天才找到回來。

的路哩。

我不提起那死的印刷工人。

可是第二天早晨我再也不保不住了。我一定要告訴恰次和亞爾伯特他們兩人都想使我安心。『你不能做什麼事情了。別的你還能做什麼呢？你在這裏就是要做這件事呵。』

我聽着他們說，覺得舒服許多，我一見他們就安心了。我在那邊的砲洞裏所說的真是些癡話呵。

『你看那邊，譬如，』恰次指點着。

在瞄射級上站着幾個射擊的人。他們將他們的來福鎗和望遠鏡一起放在胸壁上面留神望着敵人的前線。一次一次地的子彈爆出去。

於是我們聽見喊道：『子彈有了它的着落了！』你可看見他怎麼在空中跳過去，軍曹歐立克（Oelrich）驕傲地掉轉身來，記下他這一分。今天他射中了三鎗，在射擊隊裏佔了第一。

『這個你覺得怎樣？』恰次問道。
我點點頭。

『如果他繼續這樣下去，今晚他一定可以有一個小的有色的烏章掛在鈕扣上面。』亞爾伯特說道。

『或者他不久就陞為代理曹長。』恰次說道。

我們互相望着。『我不願做這件事。』我說道。

『這全是一樣的。』恰次說道，『你現在能看見是很好的。』

軍曹歐立克回到瞄射級去。他的來福鎗口搜來搜去。

『你用不着爲了這件事情而少睡覺呵。』亞爾伯特點點頭說道。
現在我自己也不大明白這件事了。

「這全是因爲我跟他躺在一起躺得太久了。」我說道。「總而言之，戰爭是戰爭呵。」
歐立克的來福鎗尖銳地，枯燥地格勒格勒響着。

十

我們湊巧得到了一個很好的差使。我們有八個人被派去守衛一個因為砲火吃得太凶而放棄的村落。

我們特別要看守那個軍需儲藏處，因為它還沒有空。我們得自己從這個儲藏處裏拿糧食。我們正合這件事——恰次亞爾伯特、莫來、嘉登、第脫林，我們這一幫人都到了。雖然海已經死了。可是我們還算特別運氣，其它任何小隊全死亡得比我們更多哩。

我們選擇一個鋼骨水泥的地窖做壕穴，這地窖是有踏步從上面通下去的。進口處還有一道獨立的水泥牆來保護。

現在我們發展一件很大的實業。這不但是一個鬆散腳學的機會，而且也可以鬆散一個人的精神哩。這種機會我們總是儘量利用的。因戰火太凶猛，故不容我有許多時候去感受傷，這只有事情還不太糟的時候是可能的。總之我們除了實事求是以外，就沒有別的辦法。實事求是極了，真地，所以我偶而一想到戰爭以前的事，就不禁戰慄起來。可是這種念頭總是很短促的。

我們盡力把事情看得越輕飄越好，因此我們盡量利用每一個機會，而胡鬧的事總是和恐怖的事在一起幹的。除此以外就沒有別的辦法，我們就這樣來鼓勵我們自己。因此我們就熱切地着手創造一個牧歌中所描寫的鄉村的生活——當然是一種吃和睡的鄉村生活。

地板先鋪起褥子來，這是從那些任家拖出來的。就是一個兵士的屁股它也喜歡坐在柔軟的地方。只有屋子中央留出一塊地，於是我們用絨被、野鴨絨的被褥，和其它的奢華而柔軟的東西鋪在上面。鎮上簡直樣樣東西都有。亞爾伯特和我找到一張的挑心木的牀，可以拆卸，有藍的綢頂和鑲邊的被。我們像猴子一般流着汗將它擡進來，可是無論什麼人都不願看見這個東西而不拿它讓它錯過，雖然在一兩天以內它一定會被炸得粉碎。

恰次和我將那些屋子稍爲偵察一下。在很短的時間以內我們收集到十二個雞蛋，和兩磅很新鮮的牛油。突然會客室裏克拉一聲，一個鐵爐衝過牆壁，衝過我們，一直飛到離我們一碼遠的牆後去。兩個洞。這鐵爐是從對面那剛才中過一個砲彈的屋子裏來的。『豬』恰次假做鬼臉，我們繼續搜尋。突然我們都豎起耳朵，急忙跑過去，頓時看得呆了——那邊在一個小豬欄裏跑來跑去的正是兩隻小豬呵。我們擦擦眼睛再看，來確定一下。呵，它們還在那個地方。我們捉住它們——無疑的，真正是兩隻小豬。

這下可以大吃一頓了。離我們壕穴大概二十碼遠的地方有一所從前用作軍官寄宿所的小屋子。廚房裏有一個很大的竈；有兩個鐵爐子，其餘深鍋，淺鍋，水壺，——什麼東西全有，甚而至於在一間小屋裏面還有一堆劈碎的小木頭，——簡直一個廚子的天堂了。

有兩個人，化一個早晨到田裏去尋找山薯，蘿蔔，和青豆，我們已經很輕視很厭惡那儲藏處裏的罐頭食物了，我們要新鮮的菜蔬。在餐廳裏已經有兩棵花椰菜了。

小豬已經殺掉，恰次辦這件事情。我們想做些山薯餅和這烤豬一道吃。但是我們找不到一個飽子來飽山薯。可是困難不久便解決了。我們用一隻釘在一個鍋蓋上釘了許多的洞，這樣我們就有一個飽子了。三個人戴上些厚的手套來保護他們的手指按住那個飽子，另外兩個人飽山薯，事情就進行下去了。

恰次先嘗嘗小豬，蘿蔔，荳，和那花椰菜的味道。他還在花椰菜裏面調些白醬油。我煎着淺鍋餅，一次煎四個。十分鐘以後我學會了一個本領，那就是把淺鍋一抖，使那些已經煎好的一面挑起來在空中翻個身，摔下來的時候剛剛接住。小豬是整隻來烤的。我們圍着它們站着，好像站在一個祭壇的面前。

同時我們還接待來賓。兩個無線電報員，他們慷慨地被邀來吃飯。他們坐在坐墊室裏，室裏有一架鋼琴。一個彈，一個唱『An der Wasser』。他表情地唱着，可是有一點撒克遜口音。然而它還是一樣感動了站在竈邊預備着食物的我們這些人。於是我們開始發現我們又要吃苦了。偵察氣球看出了我們煙囪裏冒出去的煙，砲彈開始向我們這裏落下來了。這是可

咒詛的開花的小掠地彈，它們在地上只打出一個很小的洞，可是貼近地面所散佈的區域卻很廣闊。它們現在在我們四周落着，一點一點逼近來。可是在這急難的時候，我們卻還是不願放棄我們的食物。兩片彈屑嘶嘶地穿過了廚房的窗頂。豬已經烤好。可是煎餅卻困難起來。砲彈來得非常猛烈，那些砲屑也越來越多，它們打在牆壁上，穿過窗子掃進來，我一聽見有砲彈來，就拿著淺鍋和煎餅屈膝跪下，蹲伏在窗壁下面。隨後我又立刻站起來，繼續煎下去。

撒克遜人不唱了，——一片碎屑打到鋼琴裏去。終於一切都弄好了，我們設法把它們運到壕穴裏去。第二次的砲彈炸裂以後，兩個人帶了幾鍋蔬菜衝了五十碼短距離跑進壕穴裏去。我們看不見他們了。

又一個砲彈射來。每一個蹲下身子，然後又有兩個急奔過去，每人都帶一罐最好的咖啡，在下一次的砲彈以前他們已經奔到壕穴了。

然後恰次和克拉拍急忙拿起那大件頭——盛着兩隻棕色的烤豬的一個大盤子。一聲尖叫，一隻腿一曲。他們兩人在曠野上奔了五十碼路。

我留在屋裏煎我最後的四個餅；有兩次我蹲到地板上——可是到底多煎了四個餅，它們是我歡喜吃的東西呵。

於是我握緊了盛着大疊煎餅的盤子，擠在大門後面。嘶嘶一聲，克拉一聲，我兩手將盤子緊壓在胸膛上面疾奔過去，差不多跑要進快了，我們像一隻鹿一般奔着，繞過牆壁，砲屑嘶嘶拍啦打在水泥上，我從踏步上滾了下去，我的兩肘擦開了皮。可是我一個餅也沒有失去，盤子也沒有打破。

大約兩點鐘的時候我們開始用餐。一直吃到六點鐘。我們喝咖啡喝到七點半——這是儲藏處弄來的軍官的咖啡——抽着軍官的雪茄和香煙——也是從儲藏處弄來的。我們準時七點半開始晚餐。大概十點鐘的時候我們才把小豬的骨頭拋到門外去。於是再喝上等白蘭地甜酒了——也是打有福的儲藏處弄來的——又有長而粗的有商標紙圈的雪茄，嘉登說只缺少一件東西軍官妓院的姑娘。

深黃昏的時候我們聽見貓叫聲。一隻灰色的小貓坐在進口的地方。我們引它進來，給它一點東西吃。這下又提起我們的

胃口。我們躺下來睡覺，嘴裏卻還在嚼着。

可是夜裏糟極了。我們肥肉吃得太多了。新鮮小豬是很纏腸的，壕穴裏老是進走出。外面總有兩三個人拉下褲子，蹲在那裏咒罵着。我自己也出去九次。早晨大概四點鐘的時候我們造成了一個記錄：一共十一個人，守衛和來賓，都在外面蹲着。

燒着的房屋在夜裏好像是火把一般。砲彈又響又重地行着，而爆裂下來。軍需隊沿街疾奔過去。街的一面那儲藏處已經炸開。軍需隊裏的人員不顧那些飛行的砲屑，好像一羣蜜蜂一般擁進來搶麵包。我們讓他們去。如果我們說什麼話，不過受一頓打罷了。因此我們也另打主意。我們說明我們是守衛，所以我們明白路徑，我們拿了些罐頭食物跟他們換我們所缺少的東西。這有什麼要緊呢——一會兒這些東西都要炸得粉碎了。我們爲自己從這堆棧裏拿了一塊一大塊地吃着。恰次說這東西對於肚瀉很有用處。

差不多有兩個星期就這樣吃着，喝着，蕩着地過去了。沒有人吵擾我們。這個鎮慢慢地在砲火下面消滅了。我們卻過着幸福的生活。只要儲藏處的隨便那一部分還存在我們就不發急，我們只希望能夠守在這裏一直到戰爭完結，此外我們不想什麼東西了。

嘉登已經講究起來，雪茄煙只吃一半就丟掉。他仰起了頭對我們說他是這樣養大的。恰次最高興。早晨他第一聲就是：『愛彌兒把魚子醬和咖啡拿進來。』我們都裝出非常的架子，每一個人都把別人當做他的傭僕，威嚇他並且命令他。『我的腳下有點癢，克拉拍，喂，快點把這蟲子捉掉。』李爾說向克拉拍好像一個登臺表演的舞女一般伸出一隻腿去，亞爾伯特就抓住他的腳將他拖上踏步去。『嘉登！——什麼事？』——『少息，嘉登，還有一件事，別說什麼事，』說是——『老爺，』——『現在，嘉登，嘉登就用歌德的『Götter von Berlin』裏的名句來回答，這些句子他用起來是很流利的。』

又過了八天以後我們奉令回去，得意的日子已經過去了。兩輛很大的運輸汽車將我們載去。車上高高地堆着木板。可是亞爾伯特和我還是把我們的四柱牀放在頂上，和全副藍綢頂褥子，和兩條鑲邊的被。後面牀頭裝着一袋好吃的東西。我們時時伸手進去，堅硬的火腿香腸，成罐的豬肝香腸，蜜餞糖菓，一盒一盒的香煙，使我們心裏愉快極了。每人自己都有一袋。

克拉拍和我還拿出兩隻紅色的大的有扶手的椅子，我們將它們放在牀裏，我們兩手兩腳彈開了坐在上面，好像在戲院裏的包廂裏一般。我們的上面網頂波動着，好像皇帝座上的華蓋一般。每一個人的嘴裏都啣着一支長長的雪茄煙。我們就是這樣在高地方俯瞰下面的景物。

我們兩人的中間有一個鸚鵡籠，是我們找來放貓的。她跟我們一道來，在籠裏她躺在肉碟子的面前，嗚嗚地叫着。運輪汽車慢慢地在路上滾動着，我們唱着歌。我們後面那些砲彈將那現在完全放棄的鎮炸得翻騰起來。

幾天以後我們派出去撤退一個村落。路上我們遇到逃難的居民，他們將他們的東西和財物有的放在小車裏，有的放在小孩坐車裏，有的背在背上，一路跑着。他們彎着身體，他們的臉上充滿了憂傷，絕望，匆忙和含忍。孩子們緊緊攀住他們的母親的手。當時，有一個年紀大點的女孩子領着那些跌跌衝衝的小一點的向前走，老是回頭望着。有幾個孩子還帶着看上去很可憐的玩物。他們走過我們的時候全一聲也不響。

我們成縱隊整步走着；法國人在一個城裏還有居民的時候，決不開火的。可是幾分鐘以後，空中尖嘯起來，泥土飛騰着，呼號聲震響着，一個砲彈落到後面的小隊裏去。我們四散開着撲倒地上，這時候我覺得我已經失去了我的本能的機警，這機警以前是使我不知不覺地在砲火下面做得不錯的。這念頭帶着一種可怕的，窒息的恐怖跳起來對我說道：『你完了，』——立刻我的左腿吃了一擊，好像是一記鞭子一般。我聽見克拉拍呼號着，他在我的旁邊。

『快起來，亞爾伯特！』我叫道。因為我們躺在露天裏毫無遮蔽。

他搖幌地站了起來便跑。我緊靠在他旁邊。我們一定要翻過一個籬笆；它比我們人高。克拉拍抓住一根樹幹，我抓着他的腿托上去，他呼號着，我將他一摔，他翻過去了。我一跳跟着他跌到籬笆後邊的溝裏去。

我們的臉上，盡是水萍和爛泥，然而這個遮蔽都是很好的。我們站在溝裏，水一直齊到我們的頭頸。砲彈一嘯，我們就把頭潛到水裏去，這樣做了十二次，我精疲力盡了。

『我們走吧，否則我就會跌倒淹死了。』

『你傷在什麼地方？』我問他道。

『在膝部，我想。』

『你能够跑嗎？』

『我想能够——』

『那麼我們出去吧！』

我們找到路旁的水溝；彎着身子，沿着它跑。砲火跟着我們。這條路是通到軍火處去的。如果那個爆發起來，那末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肩膀上還想有一個頭。所以我們變更我們的計劃斜斜地跨過鄉村去。

亞爾伯特開始拖着走起來。『你走，我就來了，』他說道，倒下身去。

我抓住他的臂膀搖搖他，『起來，亞爾伯特，你一躺下去，就永遠不能再走遠了。趕快，我一路扶着你好。』

終於，我們走到一個小壕穴。克拉拍跌了進去，我將他的傷處綁紮起來。中彈的地方剛在膝頭上面一點。於是我看一看我自己。我的褲子血污了，臂膀也是如此。亞爾伯特用他的戰地繃帶把我的傷處包起來。他已經完全不能移動他的腿子，我們都詫異我們怎麼能够跑到這樣遠；只有恐怖這種事才是可能的，我們即使腳被打掉還要跑的——我們能用殘腿來跑呵。

這時我還能爬動一點。我喊住一輛路過的傷兵運送車，我們就被載去。裏面盡是受傷的人。一個軍醫下級伍長用一根防破傷風的針刺進我們的胸膛。

在傷兵醫院裏我們想法好，兩個人並排地躺着。他們給我們一碗薄湯，我們用匙舀着食婪而輕蔑地喝了下去，因為我們過慣了好的日子，而餓又是一樣餓着呵。

『現在可以回家了，亞爾伯特，』我說道。

『我們且這樣希望吧，』他答道，『我只想知道我得怎樣。』

痛苦增加着。綑帶好像火一般燃燒着。我們喝了一杯水又喝一杯水。

『我的傷離開膝頭有多少遠？』克拉伯問道。

『至少四吋，亞爾伯特。』我答道。其實也許不過一吋罷了。

『我已經打定主意了。』過一會兒，他說道，『如果他們要割掉我的腿子，我一定結果了它。我不願一生做個殘子。』我們就是這樣躺着，想着，等着。

黃昏時候我們被送到斬肉砧上去。我驚駭着，很快地考慮我應該怎麼辦，因為每一個人都知道傷醫院裏的外科醫生只要稍微有一點藉口，就要替人割肢的，在這樣工作緊張的時候，割肢比複雜的補綴要簡單得多了。我想到開末力黑。無論怎樣我決不讓他們給我上哥羅仿，就是打碎他們兩個頭蓋骨我也不答應。

還好。那個外科醫生用個東西在我的傷處搗來搗去，我的眼睛面前黑起來。『別怪頭怪腦的，』他粗暴地說道，再繼續割着。器械在亮光裏閃耀着，好像是些兇惡的野獸。這痛苦是忍受不住的。兩個勤務兵緊緊地按住我的臂膀，可是我掙開了一隻臂膀，正想打碎這醫生的眼鏡，剛被這醫生看見，他連忙退後一跳。『給這個流氓上哥羅仿，』他狂怒地喊道。

於是我竟靜下來，『原諒我，外科先生，我一定不動，可是不要上哥羅仿。』

『好。』他咯咯地說道，又拿起了他的器械。他是個漂亮的傢伙。不過三十歲年紀，臉上有疤痕，戴一副討厭的金邊眼鏡。現在我知道他在磨折我，他不過在傷處刮來刮去，從他的眼鏡上面暗望着我。我的手緊捏着鉗子，我情願死也不讓他使我喊出一聲來的。

他摸出一片砲屑來，拋給我。看。很明顯地他很喜歡我的自制，因為現在他似乎有點顧憐我了，並且說道：『明天你可以回家去了。』於是我就塗上藥膏。當我和克拉伯回去的時候，我告訴他說：『很明顯地，明天早晨會有一輛病車要來。』

『我們一定要運動外科軍醫長，使我們在一塊，亞爾伯特。』

我拿兩支有商標紙圈的雪茄煙暗提給軍醫長，然後把這句話送過去。他嗅嗅那雪茄煙說道：『還有嗎？』

『還有許多，』我說道，『我的同伴，』我點點克拉拍，『他也有些。我們明天早晨在病車裏，從車窗裏傳給你好了。』他當然明白，他再嗅嗅雪茄煙，然後說道：『成。』

我們一夜絲毫都沒有睡覺，我們病房裏死了七個人。有一個在他開始咕嚕咕嚕以前，用高而破啞的的次中音唱着讚美詩。另外一個人爬出牀來走到窗前去。他躺在窗前，好像他要最後一次向外面望望。

擡牀放在月臺上面。我們等着火車。這時候下起雨來，車站沒有屋頂。我們的被很薄。我們已經等了兩個鐘頭了。那軍醫長好像一個母親一般看顧着我們。雖然我覺得不愉快，可是我不忘記我們的計劃。偶而我讓他看看我的包，先付給他一支雪茄煙，軍醫長就用一塊防雨布來蓋我們兩個人，當作交換。

『亞爾伯特，老朋友，我突然想起來，我們那四柱牀和那隻貓——』

『還有那俱樂部椅子，』他加上道。

是呵，那兩隻紅絲絨的俱樂部椅子。晚上我們常常好像伯爵一般坐在裏面，那時打算日後將它們計時出租。每一個鐘頭一支香煙。這也許可以成爲一種正式的生意，一種真正的好的生計。

『還有那一袋一袋的食物，亞爾伯特。』

我們憂傷起來。這些東西我們總有些用處。只要火車遲一天開，恰次一定會找到我們，把東西帶給我們的。

多麼可咒咀的厄運！我們的肚子裏是薄粥，惡劣的醫院食物，而我們的袋裏卻有着烤豬。可是我們已經非常衰弱不能再爲這件事激動了。

早上火車到的時候，擡牀已經濕透了，軍醫長設法，把我們放在同一級車裏。有一大羣紅十字會的看護。克拉拍放在下面。我放在他上面的牀裏。

『老天！』我突然喊道。

『什麼事？』看護問道。

我向牀上面望一眼。牀上鋪着乾淨雪白的亞麻布，連熨斗燙過的印子還在上面。而我的襯衫卻已經有六個星期沒有洗過，骯髒透了。

「你自己不能爬上去嗎？」看護溫和地問道。

「哦，能夠的。」我不安地說道，「可是先把被單拿掉吧。」

「爲什麼？」

我蠢得好像一隻豬。我一定要爬上去嗎？——「它要給——」我猶豫着。

「弄上點醜態嗎？」她幫我說出來。「那不要緊。我們會洗的。」

「不，不是這個——」我激動地說道。我不配這樣的講究呵。

「你們既然能夠躺在那邊的戰壕裏，我們當然能夠洗被單呵。」她繼續說道。

我向她看看，她又年輕又活潑，非常清潔，好像這裏每一件東西一樣；我們不能不以爲這是單單爲軍官們預備的。因而覺得陌生，還有一點吃驚。

可是女人總還是磨折人的傢伙，她在強迫我把這句說出來，「那不過是——」我再說說看，她一定已經明白我的意思了。

「怎麼樣？」

「因爲蠢子，」我終於說出來了。

她笑了起來。「好，它們總有一天好日子哩。」

現在我不再顧慮了。我爬上了牀，拉起被單來。

一隻手在被單摸索着。是軍醫長。他帶了雪茄煙走開了。

一個鐘頭以後我們覺得我們開動了。

夜裏我睡不着。克拉拍也不安寧。火車在軌道上平穩地走着。這一切我全不能理會；一張牀，一輛火車，家。「亞爾伯特」我

低喊着。

「呃——」

「你可知道廁所在什麼地方。」

「在門右邊，我想。」

「我去看一看。」室內很黑暗，我摸到牀沿，謹慎地設法滑下去。但是我找不到腳的地方，開始滑下來，那隻塗了藥膏的腳沒有用處，我喀啦一聲躺在地板上了。

「可惡！我說道。」

「你有沒有碰一碰？」克拉拍問道。

「你自己聽得出呵，」我咆哮道，「我的頭——」

車子後面一扇門開了開來，那看護帶一個火進來，望着我。

「他從牀上跌下來了——」

她按按我的脈息並且摸摸我的額頭。「你卻並不發熱呵。」

「不發熱，」我同意道。

「你剛才做過夢嗎？」她問道。

「也許——」我設辭避開問題又開始了。她用明亮的眼睛望着我，她越是美妙甜蜜，我就越不能夠告訴她了。

我又被扶到牀上去。這樣也好。她一走我還是要設法爬下來。如果她是一個老年的婦人，那麼把一個人想做的事說出來是很容易的，可是她年紀很輕。至多二十五歲，那就難辦，我簡直不能告訴她呵。

於是亞爾伯特來幫我的忙了，他不怕羞，他是管那一個難堪的。他喊那看護，她掉轉身來。「看護小姐，他要——」可是亞爾伯特不知道怎樣有禮貌地合適地說出這句話來。那邊我們只用一個字，可是在這裏，向這樣一位小姐——頓時他記

起他的學校生活便急忙說道：「他想走出去，看護小姐。」

「呵！」看護說道，「可是他那隻塗藥膏的腳不可以爬下牀來。你要什麼？」她說道。轉身向我。這一個新的轉變使我嚇死了，因為我還完全沒有知道這些事情的內行名詞。她幫我的忙。

「小還是大？」

這件可怕的事！我好像一隻豬一般流着汗，難爲情地說道：「好，就是小的罷——」無論如何，這總發生效力了。

我得到一個瓶，幾個鐘頭以後已經不單是我一個人了。到了早晨我們已經弄慣，要的時候用不着虛講禮貌了。

火車慢慢地走着。有時候停下來，把死人卸下。它是常常停的。

亞爾伯特在發熱。我覺得很發傷，非常痛苦，可是最糟的是很明顯地在我塗藥膏的糊布裏面還有着蝨子。它們使我癢極了，我自己又不能搔。

我們把日子一天一天睡掉。鄉村在車窗外靜靜地溜過。第三天夜裏我們到了罕皮塞爾。我聽看護說亞爾伯特下一站要擡下車去，因爲他發熱。「車子開到什麼地方？」我問道。

「科羅納。」

「亞爾伯特，」我說道，「我們聚在一塊，你看着吧。」

看護下一次來巡視的時候，我屏住氣，將它湧到頭裏去。我的臉漲得通紅。她站定了。「你痛苦嗎？」「是的，」我呻吟道，「突然來的。」

她給我一根熱度表，走了過去。如果我不知道怎樣辦，我就不算受過恰次的教授的了。這些軍隊熱度表不是給老兵用的。我們只要將水銀推上去，它就會停在那個地方，不落下來了。

我將熱度表斜挾在臂下，用手指一直輕輕彈着。於是我將它就一搖。我把它升到100.2度。可是這還不够。一根火柴謹慎

地放在它旁邊將它弄到101.5度。

看護走回來的時候，我拚命喘氣，短促地呼吸着，用呆木的眼睛睜視着她，不寧地翻動着身子，含糊地低聲說道：「我再忍不住了——」

她把我的名字記在一張紙片上。我很明白如果可以避免，我的塗藥膏的綑帶不會拉開來了。

亞爾伯特和我一同擡下車來了。

我們住在天主教醫院裏，同一個房間。這真是好運氣，這些天主教醫院是出名的有好的待遇，和好的食物的。這醫院被我們這輛車上下來的人所住滿了，這裏面有許多是難治的病人。我們今天沒有受險，因為外科醫生太少了。橡皮車輪的手車不停地打走廊推過，上面老是有一个人直輪着。直輪的樣子實在壞透；——這個只有睡着的時候才不妨呵。

夜裏很吵擾，沒有一個人能够睡着。剛天亮的時候我們才打一個瞌睡。天一亮透我就醒來了。房門開着，我聽見走廊裏的人聲，其餘的人也醒了。一個在這裏已經住了兩三天的人，告訴我們道：「每天早晨這些看護小姐就在這走廊上唸禱告文，她們稱這個爲早禱。她們希望你們也得到一份，所以把門開着。」

這自然是好意，可是它使我們頭和骨頭都發痛起來。

「這樣地兀突！」我說，「剛剛我們要睡着的時候。」

「所有輕傷的人都在這裏，所以她們在這裏做。」他答道。

亞爾伯特呻吟着。我憤怒起來，高聲喊道：「外邊不要鬧！」

一分鐘以後一個看護進來了。她穿着黑白相間的衣服好像一個美麗的茶壺套。「把門關上，好不好，看護小姐。」有人說道。

「我們在禱告所以門開着，」她答道。

「可是我還想睡覺——」

「禱告比睡覺好哩，」她站在那裏天真爛漫地笑着。「而且現在已經七點鐘了。」

亞爾伯特又呻吟起來。「把門關上，」我哼聲說道。

她很慌張。她分明沒有懂得。「可是我們爲你們也禱告呵。」

「無論怎樣，把門關上。」

她走了出去，門還是開着。唸誦祈禱文的聲音進行着。

我狂怒起來，便說道：「我數到三，如果還不停止，我就要擲東西了。」

「我也要來，」另外一個說道。

我數到五。於是我抓起一個瓶，瞄準以後，將它用力擲出門外走廊裏去。瓶兒打得粉碎。禱告停止了。一大羣的看護擁進來，

一致地責備我們。

「把門關上！」我們叫道。

她們退了回去。剛才第一個進來過的小姑娘最後一個出去。「異教徒，」她吱吱地說着，可是到底把門關上。我們勝利了。

正午時候醫院稽查到了，他將我們罵了一頓。他用監禁和其它的事情來恐嚇我們。可是醫院稽查正和軍需稽查，或者其

他佩一把長劍和有肩章的那些人一樣，不過是一個書記。連新兵也不把他看做一個真正的軍官的。所以我們由他去說，無

論如何，他們能怎樣我們——

「那一個擲瓶的？」他問道。

在我還沒有決定要不要自首的時候，有一個人說道：「是我。」

一個有鬚鬚的人坐起身來。每一個人都興奮起來，爲什麼他說是他呢？

「你？」

「是的。我煩惱起來，因爲我們毫無必要地被人吵醒，我失去理性，所以我不知道我當時在做什麼事情。」

他好像背書一般說着。

『你叫什麼名字？』

『補充後備軍約瑟·哈麥克耳（Josef Hamacher）』
稽查走了出去。

我們都覺得奇怪。『可是爲什麼你說是你做的呢？完全不是你呵！』

他掙笑着。『這是不重要的，我有一張可以神經痛的照會。』

那我們當然全明白了。無論什麼人，有了神經痛照會，就可以任性做他的事。

『是呵，』他解釋道，『我的頭被砲屑炸過一下，他們就給我一張證明書，說我定期地對我自己行爲是不負責的。從此以後我就過着好日子。沒有一個敢惹我，沒有一個處罰我。』

『我所以說是我，因爲那一下我很贊成。如果明天她們再開門，我們就再擲一個。』

我們快樂透了。我們中間有了約瑟·哈麥克耳就什麼事情都敢做了。

於是沒有響聲的平坦的手車把我們載走了。

綑帶紮得緊緊地，我們好像牡犢一般咆哮着。

我們房間裏有八個人。彼得（Peter），一個頭髮黑色而鬚曲的人，受傷最重——一個狼狽的肺部的傷。法朗士·華克忒（Franz Wachter）在他旁邊，臂膀上中了一彈，最初似乎並不十分利害，可是第三夜他喊我們，叫我們按鈴，他以為他犯了流血症。

我把鈴按得很響，夜間看護卻不來。我們這一天向她請求得太多了，因爲我們都新上綑布，所以非常地痛。一個人的腳要這樣放，另外一個要那樣放，第三個要水，第四個要她將他的枕頭搖動一下；——末了那肥壯的老傢伙發脾氣地咕嚕着，把那些門用猛力關上，這時候當然，她以爲又是同樣的事情，所以不來。

我們等着。法朗士說道：「再按鈴吧。」

我再按鈴。可是她仍舊不來。在我們這個邊房裏只有一個夜間看護，也許她在別個房間裏有事情吧。「法朗士，你的確知道你在流血嗎？」我問道。「否則我們又要挨罵了。」

「綳布濕了。有誰能開火嗎？」

這也做不到。電燈開關在門邊，我們卻沒有一個人能夠站起來。我用大姆指按鈴一直按到它麻木。也許那個看護已經睡着了。她們一定有許多工作，全是一天一天地操勞過度了。再加上永不停止的禱告。

「我們要不要打碎一個瓶？」有神經病照會的約瑟·哈麥克耳問道。

「既聽不見鈴聲，也聽不見這個的。」

最後，門開了。那老太太咕嚕咕嚕地走進來。她一發覺法朗士的病狀，就慌張起來，就說道：「爲什麼沒有人喊我呢？」

「我們按鈴的。我們這裏沒有人能走路呵。」

他流血流得很利害，她將他綁了起來。第二天早晨我們看他的臉，已經瘦削枯黃，昨天晚上他看起來還是算健康的呵，現在有一個看護常常來了。

有時候有幾個紅十字會的自願幫忙的看護。她們很愉快，可是有時未免技能不夠。她們在爲我們鋪牀的時候常常給我們痛苦，於是便恐怖起來，而使我們更苦惱了。

那些尼姑比較可靠點。她們知道怎樣扶住我們，如果她們再高興點，那我們就更快活了。有幾個人是真有精神的，是卓越的人材。律勃丁（Libertine）看護，這個神妙的小姐，她將愉快的空氣散佈全房，只要遠遠看見她大家就快活，爲了她我們是什麼事情都願意做的。還有幾個也很像她。我們爲了她赴湯蹈火也情願。一個人在這裏實在不能訴苦了，他被這些尼姑待得好像一個平民一般。反之，只要一想到那衛戍醫院，就使人戰慄了。

法朗士·華克忒還沒有復原。有一天他被載出去，就沒有回來。約瑟·哈麥克耳這些事情全明白：「我們不會再和他見

面了。他們將他放到太平間裏去了。」

「什麼意思，太平間？」克拉拍問道：

「呃，臨死的房間——」

「是什麼東西呢？」

「在醫院角上的一個小房間裏。將死的人就放到那裏面去。裏面有兩張牀。普通稱爲太平間。」

「可是她們爲什麼這樣辦呢？」

「這樣一下他們可省許多事，而且也方便一點，因爲太平間就在到臨時葬地去的電梯的旁邊。也許這還爲了別人，因爲如此就沒有人人在旁人的傷感裏死去了。而且他一個人，那麼照顧起來也好得多。」

「可是他自己呢？」

約瑟聳聳他的肩膀，「通常這時候他已經顧不到許多了。」

「那麼每一個人知道這個房間？」

「這當然，無論什麼人住久了自然知道。」

下午，法朗士·華克忒的牀另外有一個人來睡。兩三天以後她們把這個新來的也載出去。約瑟做一個會意的姿勢。我們看見許多人來了又去。

常有親屬們坐在牀邊啜泣着，或者輕輕地，拙劣地說話。有一個老太太不願走開，可是她不能整夜就擱在這裏。第二天早晨她來得非常早，可是還不够早。因爲她走到牀邊，牀上已經換了另外一個人了。她只得得到臨時葬地去。她帶來的蘋果就給我們吃了。

於是小彼得得的病勢開始壞起來，他的熱度記錄表看來很糟，有一天一輛平坦的手車在他牀邊停下來。「什麼地方？」他問道。

「到綑帶房去。」

他被擡出牀來。可是那看護卻不留神把他的外衣從鈎子拿下來也放在手車裏；如此她可以不必跑兩趟。彼得頓時明白，他設法離開那手車。「我要住在這裏！」

她們推他回來。他用他破碎的肺微弱地喊道：「我不到臨死的房間去。」

「可是我們是到綑帶房去呵。」

「那麼，你們要我的外衣做什麼呢？」他不能再說不去，他沙啞地焦急地低語道：「住在這裏！」

他們不回答只願將他推出去。到了門口，他想法爬起來。他的黑而彎曲的頭搖動着，他的眼睛滿眶眼淚。「我要回來的！我要回來的呵！」他呼號着。

門關上了。我們都很緊張；可是我們一句話也不說。最後約瑟說道：「有許多人說過這句話。一個人一進去以後，就決逃不過。」

我施過了手術，吐嘔了兩天。我的骨頭再不會長攏來，外科醫生的書記這樣說。有一個人的骨頭長得彎曲了；後來又裂開來。這可真討厭呵。

在我們新來的這些人中間有兩個是平腳的。外科主任巡視的時候發現，他高興透了。「我們就會醫好它的，」他告訴他們，「我們只要稍微施一點手術，那麼你們就可有非常健全的腳了。把他們記下來，看護小姐。」

他一走出，那什麼事情都知道的瑟約便警告他們道：「不要讓他施手術呵！這是那老傢伙一種特別的，科學的玩意兒。他能够抓到什麼人來施手術，就會完全發起狂來。他在你們的平腳上施手術，這話不錯，你們不會再有平腳了；你們會有一雙彎腳，從此以後你們一生要靠棒來走路了。」

「那麼，應該怎麼辦呢？」他們的一個問道。

「說不願意，你們到這裏來是看傷的。並不是看平腳的。在戰場上平腳有什麼妨礙嗎？沒有，好，對了！此刻你們還能够走路，

可是你們在那老傢伙刀下一過，你們就要成殘子了。他本來要用小狗來試驗，而戰爭在他看來真是一個大好時期，正如一切的外科醫生一樣。你看一看那些下級的職員；有十二個人是跛行的，他們都會受過他的手術。他們有許多人是一九一四和一九一五年以後來的。沒有一個走起來會比他從前容易些，差不多全更壞了，至多只有塗藥膏的腳罷了。每隔六個月他再抓住他們，重新打碎他們的骨頭，每次都說可以成功了。你們聽從我的話，只要你們說不，他就不敢做。」

「嚇，這兩個不幸的人的一個說道，『弄壞了腳總比弄壞了頭好些呵。如果你再到前方去，不知道你要遇到什麼哩。我只要可以回家，他們隨便怎樣待我都可以。一隻腳總比死好些呵。』」

另外一個年紀和我們一樣大的青年，卻不願意。有一天早晨，那老頭兒抓住他們兩個人，對他們演說長談，化了許多功夫。結果他們答應了。除此以外他們能怎樣呢？——他們不過兩個小兵罷了，他卻是一個大傢伙呵。他們送回來的時候已經上了哥羅仿塗過藥膏了。

亞爾伯特很糟糕。他們將他載去，把一隻腿割掉了。從大腿以下全隻腿子去掉。現在他簡直不說話了。有一次他說他『拿到他的手槍就要自殺。』

又到一輛車。我們的房間有了兩個盲目的人，一個很年輕的音樂家。那些看護餵他的時候永不帶刀來；他曾經從一個看護手裏搶來一把過的。可是雖然這樣小心意好的事情還是發生。晚上正在餵他吃的時候，看護被喚出去，他把碟子和叉子放在他的桌子上。他摸索那把叉子，一把抓住就用盡力量往他心口刺去，然後他抓起一隻鞋子拚命敲那叉柄。我們都大聲呼救，結果三個人來才把那叉子拿掉。又尖已經刺得深。他整夜罵着我們，弄得我們沒有一個人睡得着。第二天早晨他牙關緊閉了。

牀鋪又漸漸空起來。一天一天都是帶着痛苦和恐懼，呻吟聲和咕嚕聲過去。連太平間也沒用了，因為它太小。有些人就在夜裏在我們房間裏死去。他們死得非常快，使那些看護來不及應付了。

可是有一天房門忽然開了，平坦的手車推進來，擡牀上挺直地勝利地坐着，那蒼白的，瘦瘠的，鬚髮蓬鬆的彼得·律勃丁看

裹滿臉風光將他推到他本來的牀邊去。他從太平間回來了，我們老早就當他死了呵。

他看看四面說道：『現在你們說什麼呢？』

連約瑟也承認說這是他第一次看見的事情。

我們中間有幾個漸漸地設法站起來了。他們也給我一副拐杖叫我跛着走走。可是我不大用它們；我在房間裏走來走去的時候忍不住亞爾伯特的凝視。他的眼睛老是用一種奇怪的神氣看我。因此我有時候逃到走廊裏去——那邊我走來走去可以自由得多了。

下一層樓是腹部和脊骨受傷，頭傷和手足都割斷的病人。右邊是牙牀傷，毒氣傷，耳鼻和頭頸傷。左邊是瞎眼和肺傷，髌骨傷，骨節裏的傷，罌丸裏的傷，腸裏的傷，到這裏一個人才初次明白一個人有多少地方可以受傷。

有兩個人因破傷風而死。他們的皮色轉成蒼白，他們的四肢僵硬，最後只有他們的眼睛還活着——倔強地活着。有許多受傷的人的炸壞的四肢空蕩在一個架子上面，傷處下面放着一個面盆去張那滴下來的膿水。每隔兩三個鐘頭以後那盆子就倒一次。有的人躺在那裏，他的綉布攤開，牀後用沈重的東西吊着。我看見那些受傷的肚腸，常時有許多葉在裏面。外科醫生的書記將完全打碎的髌骨，膝頭，肩膀的，X光照片給我看。

我們不能明白在這些破碎的身體的上面還有人的臉，生命還依舊存在。而這不過一個醫院，一個站罷了。德國有成萬個法國有成萬個俄國也有成萬個這樣的事情還可能的時候，一切寫的做的和想的事情都是多麼的沒有意義呵。一千年的文化既不能阻止這種鮮血的傾出，不能阻止成萬的苦惱地方，那麼一切全是說謊，毫無用處。一所醫院就可以表演什麼是戰爭來了。

我年輕，我只有二十歲年紀；可是我所知道的人生沒有別的，只有絕望，死亡，恐怖，和撒在悲哀的深淵上面的無意識虛浮。我看見人們怎樣互相反對，沈默地，盲目地，愚蠢地，順從地，無辜地互相殺戮着。我看見世界上最聰明的人在發明出軍器和文字來使戰爭更漂亮更耐久。所有和我同年的人，這兒那兒，整個世界，都看見這些事情；我這一代的人全和我一道經驗着

這些事情。如果我們突然站起來走到我們的父親面前將我們的情狀和盤托出，他們將怎樣辦呢？如果有朝戰爭已經完結，他們在我們身上希望什麼呢？幾年來我們的工作就是殺人——這是我們有生以來的第一個職業。我們所知道的人生的界限就是死。以後將發生什麼事情？我們將變成什麼東西？

我們房間裏年紀最大的人是呂安徒斯基 (Larsen, John)。他四十歲了，因為腹部一個嚴重的傷，躺在醫院裏已經十個月了。不過最近這幾個星期他才進步到能够轉着背跛着走來走去。

這幾天裏他很興奮。他的妻子從波蘭她居住着的小家裏寫信來，告訴他說：她已經積蓄了些錢能够做盤費，要來看他了。她已經在路上，所以無論那一天都可以到。呂安徒斯基失去了他的胃口，連紅椰菜和香腸他也只咬了兩口就不要吃了。他老是帶着那封信在房間裏走。那封信每一個人人都看過十二遍，那郵戳也驗過不知多少次數了，住址被油跡和指痕弄得已經看不清楚了，結果發生了必然的事。呂安徒斯基發熱，不得不再回到牀上去。

他已經兩年沒有見過他的妻子了。在這個時期以內她生了一個兒子，她現在也帶來的。可是有一件別的事情盤住在呂安徒斯基的念頭裏面。他的老婆來的時候，他希望得到允準能够離開醫院；因為能够相見看來雖然已經很好，可是一個人過了這許多時候再得到他的妻子，如果可能，他總另外還要一件事情呵。

呂安徒斯基把這件事情跟我們澈底討論着；在軍隊裏關於這一類的事情是沒有秘密的。而且沒有人以為這裏面有什麼可以反對的地方。我們中間有幾個已經能够出去的人告訴他鎮上有兩三個好地方，公園裏和街邊的方場裏，在那些地方他不會被人打擾；我們中間還有一個竟知道有一個小房間的。

可是有什麼用處，呂安徒斯基還躺在牀裏害病。如果他放棄這件事人生對他就沒有什麼幸福了。我們安慰他並且答應他無論怎樣總想法把困難去掉。

一天下午他的妻子出現了，一個蓬髮的小人兒，眼睛不安地敏捷地動着，好像一隻鳥，她穿一件綴帶的黑色的有點繡的外套，天知道這件東西是什麼人傳給她的。

她輕輕地含糊地說幾句話，站在門口很難以為情地。房裏有我們六個男人，她怕走進來。

「好吧，瑪約，呂安徒斯基說道，危險地用他的喉核嚙着，『你進來不要緊，他們不擾你的。』

她走進來和我們一個一個握手。於是她抱出那小孩來，他在他的尿布裏面撒了些東西。她從一個繡着珠子的大提袋裏拿出一條清潔的布，使那孩子乾淨中看起來。這一來把她最初的窘迫去掉，兩人開始談起話來了。

呂安徒斯基很煩躁，他時時用他突出的眼睛不快地斜望着我們。

時機很好，醫生的巡視已經過了，至多只有那留在這病房裏的一個看護了。所以我們中間的一個就去探察。他回來了，點頭。『一個人也沒有。約翰（Johann）這是你的機會，努力吧！』

兩個人低聲地在一塊講話，那女人臉色泛紅，似乎有點難以為情。我們高興地笑着，做出輕視的姿勢，這有什麼要緊！鬼把規矩全帶走了，那些規矩是用在別處的啊；這兒躺着是木匠約翰呂安徒斯基，一個中彈而成了殘子的兵，那兒是他的妻子；誰知道他什麼時候和她再見？他要佔有她，他應該佔有她好。

兩個人站在門口預防那些看護，準備她們偶而走來的時候，找事情盤住她們。他們答應為他做一刻鐘左右的守衛。

呂安徒斯基只能側着身子躺着，所以我們中間的一個就用兩個枕頭去撐住他的背脊。亞爾伯特抱過那個孩子來，我們大衆掉轉身一點，那黑色的外套消失在被下，我們大聲地劈拍劈拍很響地玩起紙牌來。

一切都順利。我拿到一張金花菜和四張加克，幾乎通吃。在玩的時候我們簡直把呂安徒斯基忘記了。過了一會兒那孩子開始尖叫起來，儘管克拉伯絕望地將他搖來搖去還是沒有用，於是我們聽見一點軋軋和沙沙的聲音，偶而擡起頭來，看見那奶瓶的口已經含在那孩子的嘴裏，回到他們母親那裏去了。事情已經成了。

我們現在覺得我們是一個大的家屬，那個女人已經安靜一點，呂安徒斯基躺在那裏，流着汗，高興得很。他解開那個繡花提袋，拿出了兩三條好香腸；呂安徒斯基一揮地拿起小刀，將香腸割做一片一片。

他對我們做一個很漂亮的手勢——那小女人一個一個走過來，對我們微笑着，送我們香腸，現在她看起來很漂亮。我們

「她媽媽，她很高興，替我們搖鬆我們的枕頭。」

幾個星期以後我每天早晨一定要到按摩房去。我的腿子在那地方配了起來能够移動了。我的臂膀早已醫好了。

新的車輛從前線開到。綳帶已經不是布做的，而是白色的縐紗紙。布綳帶在前線已經很少了。

亞爾伯特的殘肢已經醫好了。傷口幾乎完全合攏。幾個星期以內他必須離開這裏到裝假肢的機關裏去。他依舊不多說，比從前更嚴肅了。他常常話說了一半就不說下去，瞪視着他的前面。如果他不跟我們一起在這裏，他一定早已自殺了。可是他現在已經過了那毀壞的時期，我們玩牌的時候他也常在旁邊看看。

我得到養病的請假證，

我的母親不讓我走。她是這樣地衰弱。病狀比上一次更壞了。

於是我從後方派出，又回到前線去。

和我的朋友亞爾伯特·克拉拍分離是很痛苦的，可是一個人在軍隊裏這些事也就弄慣了。

十一

我們不再計算星期了。我到前線來的時候是冬天，那時候砲彈把凍結的泥塊炸起來，這些泥塊正和砲屑一樣危險。現在砲木又綠了。我們的生活就是宿舍和前線的交替。這個我們差不多已經弄慣了；戰爭是致死的原因，正如毒瘤、肺結核病、流行性感官和赤痢一樣，不過在戰爭裏死亡更多，更各色各樣，更可怕罷了。

我們的思想成了泥土，按着日子的更換而改變形狀；——我們休息的時候它們也很不錯；我們在砲火下面它們就成死了。我們的內外都是砲洞遍地的戰場了。

每一個人都是這樣，不單我們這裏的人——以前存在過的東西現在不再有效，實際上已經沒有人知道它們了。品格，教育都已經差不多塗掉而不再認得出了。有時候它們使人在一種地位上得到好處；——可是它們也連帶着別種的結本，它們會喚起一種必須克服的偏見。似乎從前我們本是省份不同的錢幣；而現在我們都鎔化掉，大家有一樣的印記。要找山舊的區別，那麼金屬本身必須受一次檢驗。最初我們是兵士，而後來我們就由一種奇怪的害羞的經過，又成爲各別的個八了。

這是一種偉大的友愛。是從危險的霧裏；從死的緊張和絕望裏，產生出一種生活的狀態；友愛就在這狀態上加上民歌的真情，罪犯的團結的感覺，和那些判定死刑的人們的相互的絕望的忠信——用一種毫不感傷的方法去尋找得過且過的一時的快樂。如果我們要估量它，那麼可說它是同時又英雄又平凡的——然而誰要估量呢？

就是這個，譬如說，使嘉登在敵人進攻的消息已經報告的時候，非常匆忙地把他的小腿豆湯用匙舀到肚子裏去的，因爲他不能確定一個鐘頭以內他是不是還活在世上。我們曾經詳細討論，這樣辦到底對不對。恰次反對這種行爲，因爲他說我們應該顧到腹部受傷的可能。而那時候充實的胃比一隻空虛的胃要危險得多了。

這些事情乃是真實的問題，它們對我們實在是很嚴重的事情，而且也是不能不嚴重的這裏，在死亡的邊境上面，生活是走着一條非常簡單的路，它只限於那些最必需的事情，其餘一切都埋葬在抑鬱的睡眠之中；——在這裏面躺着我們的過去和殘存。如果我們更仔細地被區別過，我們一定老早發瘋，或者逃亡，或者陣亡。好像是兩極的探險隊一般，生活上每一件事情只是爲了生命的維持，而且完全集中在這一點上面。其它的一切都取消，以免不必要地耗費精力。這是救活我們的唯一的方法。在安靜的時候，舊日的迷惑的回憶好像一面模糊的鏡子把我現存的形狀投射出來，我常常正對着自己坐着，好像在一個陌生人面前一樣，詫異那自稱爲生命的不可名狀的活動的素因，怎麼竟採取了這樣的形態。其它一切的活動全在冬眠了，生活不過是一種防備死的恫嚇的繼續的戒備；——它將我們變成無思想的野獸，使我們有一種本能的武器——它用愚鈍來增加我們的力量，使我們在恐怖之前不至粉碎，這種恐怖如果我們有清楚的自覺就能够壓倒我們；——它在我們心裏喚醒友愛的感覺，使我們逃出孤獨的深淵——它賦與我們野獸的不關心，使我們在任何環境裏面都能見到應該做的事情，而且將它積蓄起來去抵抗空虛的進擊。我們就是這樣生活在局促的艱苦的非常虛浮的生存上面，難得有一件打出一點火星的意外。然而有時候卻有一股愛傷的可怕的渴望的火焰突然燃燒起來。

這是危險的時候。它指示我們適應只是人工的，這不單是休息，而是要求休息的利害的鬭爭。從我們生活的外表看，我們和南非的布西人實在沒有分別；然而他們可以老是這個樣子，因爲他們本來真是這個樣子，而且用他們精神上的力量去努力，還可以進步，而對於我們卻是相反；——我們內在的力量不在努力於再生，而在努力於沈淪。布西人過原始的生活是很自然的，我們過原始的生活卻有一種人工的感覺，而且用了非常的努力。

夜裏從夢裏醒過來，被一羣人的臉所壓倒和困惑，吃驚地覺得支持是怎樣微細，而將他和黑暗隔開的疆界又是怎樣纖薄。我們是微弱的火受脆弱的牆壁所保護，以防備滅亡和瘋狂的暴風雨的打擊，我們在這個牆壁裏面閃爍着，有時候幾乎熄掉。於是交戰的抑悶的轟聲好像一個圓圈一般把我們圍起來，我們爬行進來，用張大的眼睛瞪視着夜，我們的唯一的安慰就是我們睡着的同伴的安穩的呼吸。我們就是這樣等着黎明。

每一天。每一個鐘頭，每個砲彈，和每次的死亡都割裂這個纖薄的支柱，年月迅速地耗費它。我看見它怎樣在我的四周漸漸地塌倒了。

第脫林的瘋狂的故事。

他是一個不和人來往的人。他的不幸是他在花園裏看見一棵櫻桃樹。我們那時剛從前線回來，在靠近我們的新宿舍的轉彎的地方，在清晨曙光之中，這棵櫻桃樹神異地站在我們的面前。樹上沒有葉子，只是一大片花。

晚上我們不見了第脫林。後來他回來了，手裏拿着兩枝櫻桃花。我們拿他開玩笑，問他是不是赴婚禮去。他不答話，只是將那些花放在他的牀上。夜裏我聽見他的響聲，他似乎在打包裏。我覺得出了什麼事，走到他那邊去。他做得沒有什麼事情一般，我對他說道：『不要做什麼事吧，第脫林。』

『呃——我不過有點睡不着——』

『你採櫻花來做什麼？』

『我還要去採幾枝。』他飾辭地回答道——過了一會兒：『我家裏有個大果園，裏面全是櫻桃樹。它們開花的時候，從高高的乾草堆上看去，它們是非常白非常白的一片。現在正是時候了。』

『也許你就可以得到請假證，甚而至於你也許可以回去做農夫。』

他點點頭，可是他的心卻在遠方。這些農夫興奮的時候他們就有一種奇怪的表情，又像牛又像渴慕着的神，又愚蠢，又狂歡。我問他要一片麪包，想使他不再轉這些念頭，他給我一片，毫不咕嚕。這是可疑的，因為他本是一個慳吝的人。所以我警醒了。沒有什麼事情發生；到了早晨他又和平時一樣了。

很明顯地，他已經發現我在觀察他了；——可是第二天早晨他走掉了。我早覺察到，可是我一句話也不說，使他有來得及逃走，也許他可以逃掉的。有許多人已經逃到荷蘭去了。

可是點名的時候缺了他這一個人。一星期以後我們聽見說他被戰地憲兵捉住，就是那些可鄙視的軍隊警察。他向德國

走，這當然是沒有希望的——當然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一樣呆笨的。任何人都知道他的逃亡，不過是起於懷鄉病和一時的精神錯亂。可是離前線幾百哩的後方的軍法議會又知道什麼呢？我們以後就不再聽到關於第脫林的事了。

然而有時候這支持用別的方法爆裂出飛，這危險，這些幽閉的東西，好像從一個過熱的汽鍋裏爆裂出來一樣。我們只要說伯格（Bergon）怎樣了結就夠了。

我們的戰線已經老早炸得粉碎了，我們的戰線是可以伸縮的，所以實際上已經沒有真正的據戰。進攻和反攻的時候，只剩了一道破落的戰線，和地坑之間的猛烈的戰鬪。已經打穿，各處都有小隊的人自己組織着，戰鬪就在一簇一簇的砲洞之間進行着。

我們在一個地坑裏面，英國兵斜斜地攻過來，他們抄過我們的兩翼，從我們後面打來，我們被包圍了。投降也不容易，因為霧和煙把我們遮蔽住，沒有人看得出我們要投降，也許是我們不願投降，一個人在這種時候連自己也不知道，怎麼會想到投降呢？我們聽見手榴彈的爆炸的聲音向我們逼近來。我們的機關鎗掃射着我們前面的半圓。那些使機關鎗發涼的水蒸發起來，我們匆遽地走過那鎗筒，每一個人都把他的小便撒進去，因此我們又有水了，可以繼續開火。可是後面的進攻也在逼近來了。

幾分鐘以後，我們完了。

於是在最近的距離以內，另外一架機關鎗開起來。它放在我們旁邊的一個地坑裏，這是伯格弄來的。這時候反攻從我們的後面過來了；我們已經脫險，和後方遇到了。

事後我們躺在一個還算好的遮蓋下面，一個運送食物的人報告說離大概二百碼遠的地方躺着一條受傷的傳信狗。

『什麼地方？』伯格問道。

另外一個把那地方說明給他聽。伯格走出去，他或者是要把那條狗捉進來，或者是要用鎗打死它。六個月以前他不會關心這些事，而且很明理的。我們設法阻止他。於是他癡惡地走掉了，我們只能說：『你在發瘋，』就由他去了。因為前線瘋狂的

病症，如果我們不能將那人撲倒並且緊緊地按住他，實在是很危險的。伯格有六尺身材，是我們這隊裏最有力的人了。

他絕對瘋了。因為他要到那地方，不得不穿過掩護砲火；可是這落在我們上面某地方的電光卻打中了他，使他精神錯亂。這一下影響了別的人，使他們開始瘋狂起來，逃開去——有一個人竟用手腳和牙齒去掘地，想鑽到裏面去。

自然這樣的事情往往是做作的，可是裝假本身就是一種病徵。伯格本意是要去了結那條狗，結果卻盤骨中傷而擡走了，那些擡他的人中間，有一個頰上吃了一彈。

莫來死了。有人用味立氏光直射進他的胃。他很清醒地又非常痛苦地活了半個鐘頭。

未死以前他把他的袖珍簿提給我，並且把他的靴子遺傳給我——正如他從開末力黑承繼得來一樣。我就穿在腳上，因為它們很合我的腳。我答應過嘉登，說我以後可以得到它們。

我們倒能够把莫來埋起來，可是他似乎不能安靜許多時候。我們的陣線往後退。那邊新來的英國的和美國的隊伍實在太多了。他們有太多的醃牛肉和白色的麥製麪包。太多的新砲。太多的飛機呵。

可是我們卻餓得消瘦起來。我們的食物非常壞，還混雜着許多代替的東西，使我們生起病來。德國的工廠老板富有起來；——赤痢消蝕我們的腸，廁所潭子老是擁擠異常；家鄉的人真應該看看這裏這些灰白的，蒼黃的，可憐的，頹唐的臉，看看這些彎腰曲背的人，他們絞腸絞出血來，他們的嘴唇顫抖着，並且因為痛苦而扭曲着，互相睜視着說道：「褲子再拉起來真沒意思——」

我們的砲隊已經沒用，因為它砲彈太少。而且砲筒已經用壞，所以瞄不準，往各處散佈開去，有時候竟落到我自己這裏來。我們的馬也太少，我們新來的隊伍全是需要休養的貧血的孩子，他們不能背一個背囊，只知道怎樣死。成千成萬的人盡是這樣。他們完全不懂得戰爭，他們只是往前面跑，由砲彈打死他們。他們剛從火車上下來，只要一個飛機手，就可以鬧玩兒地打散他們兩隊人——因為他們連遮蓋這個東西還沒有聽見過呵。

「德國立刻就要空了，」恰次說道。

我們早已不希望有了結的日子。我們從來不想到這樣遠。一個人可以吃一個子彈死掉，他可以受傷，而進了醫院，這又和彈一樣在那個地方，如果他們不截掉他的腿，他遲早總落在一個外科醫生手裏，那醫生的鈕釦上有戰地服務的十字徽。他對他說道：『怎麼，一隻腿短一點嗎？如果你一點膽量也沒有，你就不必在前線上跑。這個人甲等第一，去！』

有一個故事在從瓦斯結斯到法蘭特爾的全個前線上流傳着，恰次將說給我們聽；——有一個讀名單的外科醫生，凡是個人走到他的面前，他看也不看就說道：『甲等第一。我們那邊需要兵士。』後一個有一隻木腿的人走到他的面前，那個科醫生又說甲等第一——『於是，』恰次擡高他的聲音說道，那人對他說道：『我已經有一隻木腿，可是如果我回到前他們把我的頭打掉，那麼我就得到一個木頭，變成一個外科醫生了。』這個回答使我們全大笑著起來。

好的醫生可以有，而且也有不少。然而總是一樣，每一個兵士在他幾百次的檢驗之中，結果總要落在那無數的識英雄的的手裏。他們正以能够盡量將乙等第三和丙等第三的人變成甲等第一而自傲哩。

這樣的故事很多，而且多數是更冷酷的，可是這些故事和叛變或者逃職都沒有關係，它們全是誠實的故事，是什麼就說麼。因為在軍隊裏有許多許多的欺騙，邪惡，和卑鄙。——一隊又一隊，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前線去作更無希望的鬪爭，一次次的進攻逼着這微弱的退卻的潰散的戰線，這難道不算什麼嗎？

本來是水槽的坦克（坦克從前是水槽的意思——譯者）現在卻成爲可怕的兵器了。它們裝起鐵甲來，排了長長的行滾動着，比其它的任何東西都更可怕。

我們看不見轟炸我們的砲，敵人步兵的進攻陣線正是像我們一樣的人，可是這些坦克車卻是機器，它們的環帶牽引車如戰爭一樣不停地滾着，它們是滅亡，它們無情地衝到砲洞裏去，毫不停止又爬了出來，是一隊隆隆的，噴煙的裝甲的，不毀壞的鋼獸，壓爛着死的傷的——我們在它們的面前緊縮着，要去抵抗它們巨大的力量，我們的軍械竟是草莖，我們的溜彈是火柴了。

砲彈，毒氣雲，坦克車隊——擊碎，饑餓，死亡。

赤痢，流行性感冒，奎扶斯——殺戮，燃燒，死亡。

戰壕醫院，公共墓地——不能再有別的東西了。

在一次進攻之中我們的隊司令官契聽克陣亡了。他在前線上實在是一個卓越的軍官，在任何戰爭劇烈的地方他總是最前面。他和我們共事兩年，從來沒有受過傷，因此到底生事了。

我們住在一個地坑裏面，被包圍起來，油的臭氣夾着火藥煤氣吹過來。我們看見兩個人，帶着液火噴射器，一個背一隻洋箱，一個手裏拿着噴火的管子。如果他們走到噴得到我們的地方我們就完了，我們還不能退卻。

我們向他們開鎗。可是他們卻越來越近，情勢危險起來，契聽克和我們一同躺在洞裏。他看見我們既然在猛烈的砲火下一定要盡量利用這個遮蓋，不能逃出去，因此他拿起一根來福鎗，爬出洞去，躺下身子用肘撐持着，他瞄着鎗。他開鎗——時一粒子彈也穿進了他，他們打中他了。可是他還躺着，再瞄着鎗；——他變動一下位置再瞄他的鎗；最後來福鎗喀啦——契聽克讓他的鎗跌下，並且說道：『好，』又滑到洞裏來。兩個噴火的後面一個中彈倒在地上，那管子從另外一個人的手滑出來，火向四周噴射着，那個人燒起來了。

契聽克胸膛受傷。過一會兒一片彈屑撕裂了他的下巴，同樣一片碎屑有裂開李爾的臀部的力量。李爾用臂膀撐着自己身子呻吟着，他的血流得很快，沒有人能幫他的忙。好像一個傾瀉的水管一樣。兩三分鐘以後他癱倒了，從前在學校裏他是這樣一個好算術家，現在對他還有什麼用處呵。

一月一月地過去。一九一八年的夏天是最流血最可怕的了。日子好像天使一般，在金色和藍色的光裏，不可思議地站在亡的圈上。這裏的人全知道我們在戰敗了。關於這件事情沒有說多少話，我們在退卻，這一次大挑戰以後我們不能進攻。我們已經沒有人沒有軍火了。

可是戰役還是繼續着——死亡繼續着——

一九一八年的夏天——微薄的人生在我們看來從來沒有這樣可愛過，——我們營房四周草場上的紅鸞粟花，草葉上

的光滑的甲殼蟲，陰涼的昏暗的房間裏的暖和的黃昏，薄暮中黑暗的神祕的樹木，星星和滾流的水，夢和睡眠——哦，人生，人生！

一九一八年的夏天——當我們又出發到前線去的時候，從來沒有這樣沈默地苦惱過。狂野的磨折的關於休戰與和平的謠言傳佈着。這些謠言抓住我們的心使我們的回到前線去，比以前更難受了。

一九一八年的夏天——轟炸的時候戰線上的生命從來沒有這樣艱苦也從來沒有這樣充滿了恐怖，轉白的臉輪在污泥裏，兩手緊握着，轉着一個念頭：不！不在現在！不願死在最後的一刻呵！

一九一八年的夏天——在燒焦的戰地上掃蕩着的希望的呼息，煩躁的，失望的，死亡的最苦惱的恐怖的狂暴，無知的問題：爲什麼？爲什麼他們不結局？爲什麼結局的謠言卻傳佈着呢？

這裏有許多飛機手，他們非常有把握地追趕着一個一個人，好像追逐兔子一般，因爲英美的飛機至少比德國的飛機多五倍。因爲敵方的新添的健壯的兵也比德國的饑餓的可憐的兵士多五倍。因爲那邊的罐頭牛肉要比德國的軍用麪包多五十倍。我們並不戰敗，因爲講兵士，我們是好一點而且更有經驗一點；我們不過是被太大的兵力所壓倒而趕退罷了。

我們的後面是多雨的星期——灰色的天空，灰色的流質的泥土，灰色的死。我們一出去，雨水頓時就浸濕了我們的大衣和裏面的衣服；——在戰線上我們就老是濕着。我們從來沒有乾燥過，那些仍舊穿着長靴的人將靴口用沙袋紮起來，使爛泥不至流進去得太快。來福鎗被爛泥黏成一塊，制服也黏成一塊，一切東西都是流質而溶解了，泥土是點滴的，浸濕的，油滑的一片，上面是黃色的池潭，流着血水的紅色的螺旋形的溝溪；死的受傷的，和殘餘的人慢慢地沈到這些泥土裏去。

這暴風雨鞭打着我們，在灰色和黃色的混亂之中砲聲好似冰雹一般鞭打出受傷的人的孩子樣的呼號，在夜裏，受傷的人疲乏地對着靜默，呻吟着。

我們的手是泥土，我們的身體是泥土，我們的眼睛是雨水的池潭，我們不知道我們是不是還活着。

於是熱氣好像一個海蜇一般沈重地降到我們的砲洞裏來，潮濕而鬱悶，在這個晚夏，有一天，恰次在運送食物的時候，倒

地了。只有我們兩個人。我把他的傷處包紮起來。他的脛骨似乎打碎了。子彈打中了骨頭。恰次絕望地呻吟着：「最後——」

在最後——」

我安慰他。『誰知道這大混亂還要繼續多久呢？現在你脫險了——』

傷處開始很快地流起血來。我去找擡牀的時候，不能把他剩在這裏。無論如何，我還沒有知道附近有擡牀站呵。

恰次並不十分重；所以我就將他背在背上向醫院出發。

我們休息兩次。他在路上他受苦得利害。我們不多說話。我解開了我外衣的領，深重地呼吸着，我流着汗，我的臉因為拚命背他漲得通紅。可是，我還催促他讓我們再向前跑，因為這個地方很危險。

『我們再向前跑嗎，恰次？』

『一定的，保羅。』

『那麼來。』

我把他扶起來，他用那沒有受傷的腿子站着，靠在一棵樹上。我留神地拿起那受傷的腿子，於是他一蹶，我就把那健全的腿子的膝部也挾在臂下。

趕路更困難了。常常有一個砲彈長嘯過去。我盡力跑快，因為恰次的傷處的血滴到地上來。我們不能夠安全地逃避爆炸；等我們真的躲好，危險早已過去了。

我們躺在一個小砲洞裏休息。我從我的水瓶裏倒些茶給恰次。我們吸一根香煙，『好。恰次。』我憂鬱地說道，『我們終於要分手了。』

他不作聲，望着我。

『你還記得，恰次，我們怎樣徵用那隻鵝嗎？你還記得我還是一個年輕的新兵第一次受傷的時候你怎樣將我從護掩砲火下面救出來嗎？』那時我哭起來了。『恰次，這已經是幾乎三年以前的事情了。』

他點點頭。

我想到孤獨而難受起來。恰次載走以後，我就一個朋友也不剩了。

「恰次，無論怎樣我們一定要再見一次，如果是太平時候，那麼在你回家以前見面吧。」

「我有了這一隻腿子，你想我還會編到甲等第一裏去嗎？」他苦惱地問道。

「只要休養它就會好起來，骨節沒有受傷，也許稍微有一點礙。」

「再給我一根香煙，」他說。

「也許日後我們可以一道做點事情，恰次。」我非常愁苦，這是不可能的，恰次——恰次我的朋友，肩膀垂下，鬍鬚稀疏的恰次，恰次，我所最熟識的人，這幾年來的和我共同生活的人——說也許我不能再和恰次見面真是不可能的呵。

「無論怎樣把你家的住址告訴我，恰次。這是我的，我替你寫下來。」

我將他的住址寫在我的袖珍簿裏，雖然他還坐在我的旁邊，可是我卻已經多麼地絕望呵。我真想自己在我的腳上開一個洞，我可以跟他一道去。

突然恰次咕嚕咕嚕起來，臉色轉成青而黃。「讓我們再向前走。」他訥訥地說道。

我跳起來，切切要幫助他，我將他背上，用慢慢的平穩的腳步開始向前跑着，以免使他的腿子顛得太利害。

我的喉嚨乾燥，每一件東西都在我的眼睛面前紅紅黑黑舞着，我倔強地，冷酷地，向前蹣跚着，終於到了醫院。

我跪倒地上，可是還有力氣倒在恰次那隻好腿的一邊。幾分鐘以後我又振作起來。我的手腳都顫抖着。我費力地找着我水瓶預備大喝一頓。喝的時候我嘴唇都顫抖着。可是我笑着——因為恰次脫險了。

過了一會兒我的耳朵開始從混雜的人聲聽出些話來。

「這個工作你可以省掉的。」一個勤務兵說道。

我望着他，毫不了解。

他點點恰次。「他完全死了。」

我沒有懂得他，「他脛骨受傷，」我說道。

那勤務兵站着不動。「那也一樣。」

我掉轉身來。我的眼睛還是呆滯，汗又湧出來，流過我的眼皮。我把它揩掉，向恰次細看。他躺着不動也不動。「昏過去了。」我很快地說道。

那勤務兵輕輕吹着口哨。「我知道得更詳細一點。他死了。我願意把隨便多少錢賭在這件事上。」我搖搖頭：「不可能的。不過十分鐘以前我還和他說話哩。他昏過去了。」

恰次的手是溫暖的，我將我的臂膀伸到他的肩膀下面去，想用點茶去擦他的太陽穴。我覺得我的手指濕起來。我把手從他的頭後面縮出來，發現手上盡是血。「你看——」那勤務兵又穿過他的牙齒吹着。

在路上，恰次的頭上中了一片砲屑，我卻沒有知道。這不過是一個小洞，這一定是一片很薄的流散的砲屑。可是已經够了。恰次死了。

慢慢地我站起身來。

「你要把他的錢簿和他的東西拿去嗎？」一個下級伍長問我道。

我點點頭，他就把那些東西給了我。

那勤務兵很詭異。「你們不是親屬吧？」

不，我們不是親屬。不，我們不是親屬。

我可是在走路？我還有腳嗎？我擡起我的眼睛四面轉着。我的身子也跟着它們轉着，一個圓圈，一個圓圈，我站在中央。一切都和平常一樣。不過民兵司登尼司老司·恰次辛斯基死掉罷了。

除此以外我便什麼都不知道了。

十二

是秋天了。剩下的老兵已經不多。我是我們這一級裏七個人中最後的一個。

每一個人都在談着和平和休戰。大家都等着。如果這次還是欺哄，他們要破裂了；希望很高，這希望不能毫無大變動就被拿走。如果沒有和平，就有革命。

我有十四天的休息；因為我吞了一點毒氣；在一個小花園裏，我整天坐在太陽裏。現在我也相信休戰來快了。那時候我們就可以回家去了。

我的思想停留在這裏，不再想下去。我所遇到的一切，淹沒我的一切，不過是些情感罷了——貪生，戀家，親人的渴慕，解脫的陶醉。可是沒有目的。

如果我們在一九一六年回家，那麼用我們所受的苦痛和我們所得的經驗的力量，我們可以鬧出一個暴動來。現在，我們如果回去，我們將是疲乏，虛損，焦頭爛額，沒有根基，沒有希望。我們將不再能夠找出我們的路了。

而且人們不會懂得我們——因為我們的前一代的人，雖然他們和我們一同過了這幾年，他們卻已經有一個家和一個職業；現在他們將回去做他們的舊業，戰爭就會忘記了；——我們後一代的人，不認識我們，他們把我們推到一邊去。我們對自己也變成了廢物，我們漸漸老起來，少數的人能適應環境，有的人完全是投降，大多數的人卻困惑着；——一年一年地過去，最後我們便毀滅了。

可是也許我所想的一切不過是憂鬱和頹喪，如果我能再站在白楊下面，聽樹葉瑟瑟的聲音，這些思想就會如灰塵一般飛散了。那些使我們心神不安的渴慕，那些不知的困惑人的將臨的事情，那變化莫測的未來，那書裏和夢裏的甜曲，那些女人的低語和預言，這一切不能已經完結，它們不能在轟炸，在絕望，在妓院裏面就消滅了呵。

這裏樹木顯現出活躍和金色，花紅樹的槩葉在葉子裏透出紅的顏色來，鄉間的路一直通到天邊，軍隊酒店好像蜂巢一般嗡嗡地哼着和平的謠言。

我站起來。

我很安靜。讓年月過來吧，它們並不帶給我什麼東西，它們也不能帶給我什麼東西。我是非常孤獨，非常絕望，所以我能讓他們過來，毫無恐懼。那曾經帶我經過這幾年的生命還在我的手裏和眼睛裏。我不知道我有沒有克服它，可是它還存在的時候它總要它自己的出路，不會顧到我的意志。

• • • • •

他陣亡於一九一八年十月，那一天全線非常平靜，所以軍隊報告只有一句話：西部前線完全平靜。

他是向前倒下的，躺在地上好像睡着一般。將他翻轉來可以看出他一定沒有受苦許多時候。他的臉上有一種安靜的表情，似乎很快樂，因為結局已經到了。